郁達夫文集

第十二卷

郁達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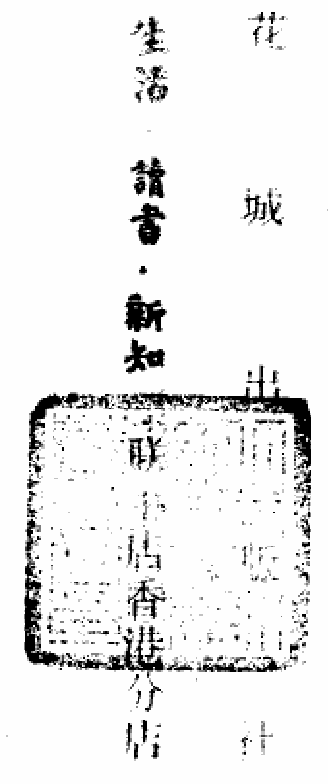
第十二卷：译文、其它











花城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装帧设计　林　墉　刘世仁　尹　文
特约编辑　王自立　陈子善
责任编辑　邝雪林　潘耀明　林振名

郁达夫文集
（国内版）
第十二卷·译文、其它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联合编辑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国内总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海外总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4插页 198,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356　　定价 1.15元

目　　录

译　文

托尔斯泰回忆杂记 …… 2
浮浪者 …… 40
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 …… 55
一个败残的废人 …… 75
阿河的艺术 …… 92
超人的一面
——尼采给Madame O.Luise的七封信 …… 103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 …… 111
两位日本作家的感想 …… 153
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 …… 159
理发匠 …… 196
徒然草 …… 202
中国的出海新路 …… 207
马尔泰岛 …… 215
幽默的谈话 …… 222

其　它

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 …… 230
郁达夫启事 …… 232
《创造日》出版预告 …… 233
《现代评论》出版预告 …… 234
预告《读了〈广州事情〉》 …… 235
达夫启事 …… 236
郁达夫启事 …… 237
郁达夫启事 …… 238
私窃创作原稿者赐鉴 …… 239
《开明英文读本》评语 …… 240
军阀的阴谋　消灭异己的政策 …… 241
寻找鲁迅的启事 …… 242
黄山札要 …… 243
参观吴山聋哑学校题词 …… 251
参观平津书画版画联合展览会题词 …… 252
儿童节题词 …… 253
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 …… 254
祝辞 …… 255
对于鲁迅死的感想 …… 256
题《福建民报·节约运动特刊》 …… 257

厦门馥香堂题词 …… 258
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题词 …… 259
题《救亡日报》 …… 260
《晨星》、《文艺》征稿简约 …… 261
希望于投稿诸君者! …… 262
再告投稿诸君 …… 263
《星焰》周刊发刊祝词 …… 264
编者启事 …… 265
《星洲文艺半月刊》出版预告 …… 266
编者启事 …… 268
文协近讯 …… 269
九一记者节演剧筹赈宣言 …… 270
致重庆国民政府电 …… 271
子和黎公像赞 …… 272
曾公锦棠墓铭 …… 273
编者启事 …… 274
介绍杜迪希 …… 275
邝公恒质像赞 …… 276
再来提倡《马来亚的一日》 …… 277
《马来亚的一日》试征规约 …… 279
《马来亚的一日》的补充 …… 281
关于《一日》的展期 …… 283
《马来亚一日》征稿启事 …… 285

关于《一日》的稿件 …… 286
遗嘱 …… 287

译 文

托尔斯泰回忆杂记

〔苏联〕高尔基作

一

比任何的思想更是频繁而且厉害地苦恼他的，是关于神的思想。实在，有时候，仿佛是并不是关于神的思想似的，他对这问题所讲的话比他所想讲的更少，但他的所想却常常是在这一个问题。这不能够说是老年的征候，死的预感——不是的，我想是从他的那种微妙的为人所难免的傲气上来的，并且，——虽则是只有稍微一点——也是从一种屈辱之感上来的；因为，象莱阿·托尔斯泰这样的人，还不得不将自己的意志屈服于一个“连锁球菌”（Streptococcus）之下，实在是一种屈辱。若他是一位科学家的话，那他一定可以推寻出一种最新奇的假说，而创始些伟大的发明无疑。

二

他的双手是最奇妙也没有的了——并不是美丽，但是满长着涨粗的血管的节瘤，而又满保有一种特异的意昧和创造的能力。或者莱阿那尔陀·达·文济（Leonardo da Vinci）是有那样的手的。有了这样的手，那我们是什么事情也可以做的了。有时候，他一边讲话，一边会伸动他的手指，渐渐地捏拢来捏成一拳，然后，忽而又张开来，发一句很好的，有重量的话语。他是象一位神明（希腊人的），却是一位"坐在黄金色的菩提树底（Golden lime tree）的枫树宝座上"的俄国神明，并不十分庄严；但也许是比另外的任何神明都乖巧一点。

三

他的对待斯枷儿济兹基（Sulerzhizky）用的是象一位妇人般的慈爱。对契诃夫（Chekhov）的他的爱却是父性的爱（Paternal love）——在这爱的里面是含有一个创造者的矜夸之感在那里的。斯勒儿（Suler）却正能挑动他的慈爱，一种似乎使这魔术者也决不会感到困倦的不断的兴趣和喜悦。或者在这情感之中少许有些可笑的地方也说不定；正同一位老独身女之对于一只鹦鹉，一只小洋犬，或一只雄猫所感到的爱一样。斯勒儿是一只从异域的未知之国里来的很可爱的野鸟。象他那样的人有一百个的时候，那是一定能够将一个乡下小城市的表面，同样地也可以将这小城市的灵魂，变换过的。他们会打破这小城市的表面，他们也

会使这小城市的灵魂里充满起带有暴烈辉耀与顽强的野性的热情来。我们很容易欢快地爱上斯勒儿，当我看见许多妇人们如何的在玩而假装正经地接受他的时候，真使我惊异而欲怒。可是在这一个仿佛是玩而假装正经之下，也许有十分谨慎的戒防藏着在那里的。实在斯勒儿是不十分可靠的呀。谁能知道他明天会变得怎样呢？他也许会去投掷炸弹的，他也许会去参加歌舞场中的乐师的一团的。他保有着足与常人的三个人生相抵的精力，他保有着如烧红的铁块似地发散火花的生命之火光。

三A

可是有一次他对斯勒儿却大发了怒。有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莱阿坡耳特（Leopold）常常要热烈地谈论到个性的自由；而莱阿·尼古拉维支老是要嘲笑他的。

我记得，斯勒儿济兹基不知从何处得到了一册公爵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薄薄的小册子，于是他便感到了兴奋，终日间对无论何人只在谈论着无政府主义的妙谛，胡乱瞎闯地在大谈其哲学。

“喂，莱阿夫式加（Liovushka），别说了罢，我听腻了！”莱阿·尼古拉维支很不愿意地说：“你象一只鹦鹉，老在反复那一句话，自由！自由！……那真意可是在什么地方呢？你假使得到了照你所想‘那么’的，依你所说的那么的自由的时候，那又有什么呢？照哲学上看起来，是一个无底的虚空。在生活上，在实践上你将变成一个懒食者，一个寄生虫。假使你是照你所说的意义地自由了的话，那还有什么能把你与生活和人类联系起来呢？的确

——鸟类是自由的，可是无论如何它们还要造它们的巢。你是，我怕你为你自己连一个巢都造不成，怕只是象一只雄狗一样，遇着就是满足满足你的性的感情罢了。你且认真地把那意义想一想！你将看出，你将感到象这样的自由的意义的终究，不过是虚空，是无限。”

他愤怒地蹙紧了眉头，静默了一瞬间，然后又较镇静地加上去说：“基督是自由的，佛陀也是自由的，——可是他俩却承受了全世界所犯的罪，而自发的踏进了这现世生活的牢狱。此外比此更远一点的地方还没有一个人到过，没有一个人。至于你哩？我们哩？我们都只在渴望着对于邻人可以不尽义务的自由，——但是恰是对于这些义务之感，是把我们造成为人的。假如这些感情没有了的话，那我们将同兽类一样地生活下去了。……”

他微笑了起来。

“可是现在我们还是在议论着人类要如何才能比较更善地生活过去。结果虽不能得到多大的利益，可是确也不少。譬如说罢，你在和我争论，而在那样地发怒，甚至你的鼻子都已经变得完全青了，——但你却还没有打我，也还没有骂过我一次！假如你真真地感到完全自由的话，那恐怕你简直要把我杀死了哩！”

他又沉默了一忽，然后又附加着说：“所谓自由者——是一切的一切，大家都和我同意的时候的意思。但是当那个时候我是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我们只在互相冲突与矛盾之中才能意识到我们自己的。”

四

戈勒登伐绥尔（Goldenweiser）演奏了些萧邦（Chopin）

的乐曲，致引出了莱阿·尼古拉维支（托尔斯泰）在底下所讲的这些言辞:“有一位德国的小君主说：‘你若想羁畜奴隶，你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多奏音乐。’这个想头实在是不错，实在是一种真实的观察——音乐是真可以朦缓心灵的。尤其是天主教徒们在实现着这事情；当然，我们的那些教徒们是不愿意在教会堂里与曼兑勒生（Mendelssohn）相融合的。有一位土拉的信徒（A Tula priest）对我确证着说基督不是犹太人，虽则犹太上帝之子，而他的母亲是一位犹太妇人——他对这是承认的，但他却在说:‘那是不可能的。’我问他：‘可是为什么又……’他把肩头一耸说:‘嗳，这对我可正是神秘的地方。’”

五

我想起托尔斯泰他对我讲的话:“一个知识阶级的有理智的人正象古代的那位加里西亚王公符拉迭弥儿珂（The Galician prince Vladimirko）。他远处在十二世纪的古代，竟敢大胆地声言说：‘我们的现代是没有奇迹的。’六百年过去了，各知识阶级的理智者尽在互相努力响应，高叫着说:‘奇迹是没有的，奇迹是没有的。’而百姓们却正同在十二世纪的时候所信仰的一样，在信仰着奇迹的存在。”

六

“少数者觉得有上帝的必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得着了其他的一切东西，多数者觉得有上帝的必要，是因为他们毫没有什么东

西。"这是托尔斯泰的说法；但我的想说的却和他有点不同，多数的信仰上帝者是因他们的卑怯，只有少数人却因灵魂的充实而在信仰上帝。

六A

"你喜欢读安徒生（Andersen）的童话么？"他曾经沉思地问过我。"当马克·伏芜巧克（Mark Wowtschok）的翻译出来的时候，那时我真懂不得那些童话，十年之后重把那本书拿起来诵读了一遍，我忽而很明瞭地感到了安徒生必定是非常感着孤独的！非常！我并不晓得他一生的生活。在我所知道的，只晓得他过的生活很胡闹，旅行得很多；可是这适足以证实我之所感，他是在那里感到孤独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转向了小孩子们，虽则这也是一个错误。他仿佛在想，小孩子们对人是比大人对人更有同情似的。小孩子们是完全没有怜悯之心的，他们是不能感到怜悯的。"

七

他曾劝过我去读读《佛经》。一谈到了佛教和基督，他的谈话总是很感伤的。当他谈到基督的时候，样子总是异样的可怜——也没有热忱，也没有感情在他的言语里，并且也没有真实的火花。我想，他看基督，是把基督当成了单纯的并且是值得我们怜悯般地在看的；并且他虽则也时时赞美基督，但是他却并不爱他。仿佛他是在不安地担忧：假使基督来到了一个俄国乡村里的时候，

怕那些姑娘们要对基督轻笑罢。

八

今天大公爵尼古拉·密开洛维支(Nikolay Mikhailovich)是在托尔斯泰的家里，一见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的举止很谦逊，他不大说话。他有富于同情的双眼并一身优美的姿态，行动是很沉静的。莱阿·尼古拉维支对他漾着爱抚似的微笑，有时讲讲英文，有时讲讲法语。用了俄国话他说："喀兰泽(Karamzin)是专为了皇帝而写，所罗维奥夫(Soloviov)是写得太冗长乏味，而克鲁楷夫斯基(Klutchevsky)却是为了自己的娱乐而写的。克鲁楷夫斯基实在是一位再狡猾也没有的人；当初读的时候，你得到的印象以为在赞美，但读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他是在咒骂。"

有人提到了查毕林(Zabielin)，托尔斯泰的意思是："他是很好的。可以说是一位非本行的收集家(An amateur collector)。随便什么东西，有用的他也收收，没用的他也收在那里。他描写饮食，似乎是他从来没有吃过一餐满足的膳食过的样子；可是他呀，终竟是很，很有趣的。"

九

他要使我联想起那些终生在巡礼的行者，他们一生只提着长长的行杖在地球上行尽数千哩路，从这一个寺院到那一个寺院，从这一个圣者的遗骨到那一个圣者的遗骨，可是终究还是非常的

孤寂，状同无家之犬，无论何人无论何物对他们终是不能亲近的。这世界不适合于他们，上帝也不是为他们而存在的。他们从习惯上虽在向上帝祷告，然而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他们却在对他怀恨——为什么他要驱策他们从这端走到那端的，使他们在地球上飘泊呢？为的是什么？人类是横亘在路上的树的断根残干和石块之类的东西。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会触着他们而跌倒，有时候竟会因他们而受伤。一个人没有他们也尽可以过去，但是有时候一个人以自己的和他不同之点而来惊他一下，将自己的与他特异之处显给他看看，也是一件快活的事情。

十

有一次他说："普鲁士的弗来特列克（Fredorick of Prussia）说得很不错：'每一个人一定要依他个人自己的情形方法救度自己。'他又说：'议论你尽管可以去议论，但是一定要服从。'但是当他垂死的时候却又自认着说：'我是为统御多数奴隶之故而倦歇了。'这些所谓伟人之类都是非常的在自相矛盾；可是这和他们另外的许多愚事在一起都在被原恕之列的。虽然，矛盾并不是愚笨；愚人是很顽固的，他不晓得如何的矛盾自己。是的弗来特列克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在德国人中间他是被称为最好的一个君主的，可是他对德国人总觉得不能忍受；他连对哥德（Goethe）和费兰特（Wieland）都是不喜欢的。"

十一

"浪漫主义是因怕直视真理之眼而来的，"昨天他说到了巴里

茫德（Balmont）的诗说。斯勒儿却不赞成他这话，并且因兴奋之故急得发音也发不清，又很感动似地读了几首其余的诗。

"莱阿夫式加，"他说，"这些并不是诗；它们是些矫揉造作的假东西，无用的长物，如同中世纪的人所说的一样，是一串无意思的文字的联成。诗是没有虚饰的（Poetry is artless），当斐德（Fet）写：

我将歌咏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曾知道。

可只是呀我的歌儿却自然成了。

这几句的时候，他却表示了一种纯粹的，真正的，国民的对于诗的感觉。农夫，他也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位诗人的——呵，噢，啊，与嗳哝——从这里真正的诗歌却会发生出来的，正同鸟儿的歌唱一样，是直从灵魂里发出来的呀。现代的你们那些新诗人都是在那里苦心制造。有许多恳劣的法国货叫作 Articles de Poris 的——这就是啊，这就是你那些诗句串成者所创制的东西啊。涅克拉梭夫(Nekrassov)的困穷的诗也是从头至尾苦心制造出来的东西啊。"

"那么倍兰谢（Bèranger）呢？"斯勒儿问他。

"倍兰谢么——那却不同。法国人和我们中间有什么共通的地方？他们都是肉感主义者；精神生活对他们是并没有同肉欲那么的重要的。对于一位法国人，女人就是一切。他们是一种颓弱的，去了势而带女性的国民。医生说肺病患者都是肉感主义者。"

斯勒儿以他特有的那种直截痛快的论调和他辩论了起来，滔滔不绝地发放了一阵言语的洪流。莱阿·尼古拉维支注视着他开口大笑着对他说："你今天似乎是在撒娇发那种怪脾气，正同一位少女，到了结婚的年龄而还没有找到一个爱人一样地。"

十二

疾病弄得他更是干枯无力，从他的里头将有些事物烧去了。内心的方面他似乎轻快了一点，比前更是澄澈透明，更是大悟谛到了。他的双眼变得更加犀利，视察变得能洞穿一切的样子。他听人说话非常的用心，仿佛是在注意回想起有些被他所遗忘的事物，或者等候着些新奇的，未知的事物似的。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Yasnaya Polyana）我觉得他是一位什么事情都知道而更没有一样事物须学而方知的人物——是一位已经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人物的样子。

十三

他若是一尾鱼，那他一定是只在大洋里游泳的鱼，再也不会到狭窄的海里来游，尤其是不会到平地上河流的浅浊的水里来游的。在他的周围这里那里，或向这边那边，只息着跳着些小鱼之群；他所说的话对小鱼们决不会有趣味，对它们也是没有什么必要的，而他的沉默也那里会惊骇或感动它们？可是他的沉默实在能使人铭感不忘，实在是象一个被这世俗所驱逐出来的真实隐者的沉默，虽则他说话说得很多而对于有些问题他且感得是有说话的义务的，但他的沉默觉得更其伟大。一个人总有许多事情是不能对任何人说出来的。当然他也有些是他所怕的思想在他的脑里的呀。

十四

有人送了他一册很好的基督神子的故事译本。他很喜欢地朗诵给斯勒儿和契诃夫听了——他实在是可惊地诵读得出色。他尤其是爱上了魔鬼们苦弄地主们的一段。在这点我觉得有些不喜欢的地方存在着。他在此总不是不诚实地在戏谑的，但是，假使这是认真的话，那就更不好了。

既而他说：

“这些农夫们做故事真做得好啊。什么都是很简单的，字数很少，而感情又很丰富。真的智慧是用不着许多字的，譬如说罢，‘上帝怜悯我们’(God have mercy on us)。”

但是那故事终久是一篇惨酷的故事。

十五

他对于我的兴趣单是人种学上的兴趣。在他的眼里看来我是属于与他不同不识的一种类里的——只此而已。

十六

我把我的小说《牡牛》(The Bull)读了给他听。他笑了一阵，称赞了我的对于“用言语技巧”的知识。

“但是你的用文字却不大高明，你的那些农夫们说话都说得很聪明。在实际生活上他们所说的是很笨拙而矛盾不联贯的。当你听

一个农夫的说话之初，你简直不能听出他所想说的是什么话来。这是故意做出来的；在他们的言语的笨拙之下老是有一种狡猾藏着在那里，他们想教对手说出自己心里的事情来。一个好的农夫决不愿马上就将他的心事说出来的；这是不利益的事情呀。他晓得大家于接近一个愚人的时候才是直率简明的，这才是他所希冀的事情。你若在他的面前显示了一切，那他马上就可以看出你的全部弱点来了啦。他对一切都是疑惧心很重的；就是对他自己的女人也怕将心底里的事情说出来告诉给她听。但是在你的各小说里的农夫们，却是诸事都显示在那里的：这是智慧者的一个总集会。并且他们都是用了警句在说话；这也是与实际生活不符的事实；在俄国话里警句是不自然的。"

"那么古谚和格言呢？"

"那却不同了。因为古谚和格言并不是现代所创制出来的东西呀。"

"但是你自己也不是常在用警句说话的么？"

"决不。并且还有，你对什么事物都在加以修饰点染，人物和自然一样地——尤其是人物。烈式河夫（Lieskov）也是这样的，这位最爱虚饰造作的作家现在已经没有人去读他了。你切不要受这些作家的任何一位的影响，也不要怕惧任何人，那你就对了。"

十七

在他给我读的日记里，我被他一句奇异的警句"上帝是我之所欲"所惊异了。

今天当我还那本日记给他的时候，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未完了的想头，”他一边缩小了眼睛瞧着这页书上，一边回答说。“我大约是想说：‘上帝是我之所欲知道他的’……不，不是那样……”他笑起来了；将那本日记卷成了一筒，就塞进了他那件宽大的外衣的大口袋里。他和上帝的关系是很不定而可疑的；这些关系有时候要使我想起“在一个洞穴里的两只大熊。”

十八

对于科学他说：“科学是譬如一位假炼金师的铸成的一条金棍。你若想把它单纯化了，使它可以和大家接近；那你不过是铸造了些伪的货币而已。当大家将这些货币的真假发现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感激你的。”

十九

我们在优索坡夫公园（The Yussopov park）内散着步，他很深刻地谈到了墨西哥的贵族阶级的风习。一位硕大的俄国农妇在花坛上做工，身体俯屈到了直角的度数，同象牙似的一双腿是露着的，她的丰隆的十磅重的胸部尽在摇动。他很注意地守视了她一回。

“使那种种的繁华逸乐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正是这些硕大的女像柱（Caryatides）之力呀。不单是由于农夫农妇们的劳作，不单是由于他们所付的租税，实在也是由于她们的实际上的血液的。假如贵族阶级不时时和象这一个女人一样的女骑士们结

合的话，那他们早就要种灭人亡地死绝了。他们要想同我的时代的那些青年们一样浪费了精力而不受一点责罚是不可能的。于是当他们犯了许多野行之后，当然有许多便和农奴的姑娘们结了婚而生出些强壮的种子来。照这一个样子，也就是，可以说农夫们的强力救济了他们。这一种强力在无论什么地方总是很得力的。贵族阶级的一半总不得不把他们的精力为自己而化去，而另外的一半就和入农夫之血里．于是，象这样的就把农夫的血散布开来。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效用的事情啊。”

二十

他很喜欢讲到关于女人的事情，并且也讲得很多，正象一位法国的小说家似的，可是他总免不了一种俄国农夫们通有的猥俗口调。这是在从前老使我感到不快的。今天在亚儿蒙特公园（The Almond Park）里走着，他问安东·契诃夫说：

“你当年青的时候总也弄了不少的女人罢？”

安东·保罗维支（Anton Povlovich）作了一脸困惑的微笑，将他的小胡子拉拉，讲出了些听不到的话来，莱阿·尼古拉维支注视着海而自认着说：

“我当时真是一个百战不败的铁汉呀……”

他的讲这话是很有忏悔的意思的，把这话的末尾一字用了一个农夫们所用的辛盐的俗字。我在此地才头一次注意到了他的用这些字语是如何的简单纯粹的，仿佛是他除此而外并不觉得另外还有更适当的字来说出的样子。从他的须毛丛密的嘴唇里说将出来，这些字语听起来变得非常的单纯自然，将它们的带军人味的

猥俗淫污的地方都化去了。我记起当我初次和他见面及他的讲到"伐连加·奥里梭伐"（Varienka Oliessova）和"廿六个男子与一个女人"(Twenty-six and one)的时候的事情来。依寻常的见地来判断，那他所说的简直是一串很猥亵的字语。我当时很被这事所恼乱，甚至于觉得发气了。我猜想他仿佛是以为我不能懂得另外的一种高尚一点的言语似的。我现在了解了，觉得发气的那件事情，说起来实在是可笑得很愚陋得很。

二十一

他坐在细丝杉树阴下的石椅上，看起来是非常的清瘦弱小，灰老的样子，可是却正象那耶和华上帝（Jehovah Saboath）一样，他是有点疲倦了，在和一只花鸡合了调子吹口笛取乐似的。花鸡尽在树的浓阴黑处叫唱；他朝上看着，缩小了他那双小而且敏的眼睛，同小孩似的将嘴唇尖起在吹着不完全的口笛。

"这真是一只热狂的小鸟啊！它仿佛是在发怒。这是什么鸟儿？"

我告诉了他关于花鸡这一种小鸟的事情与它的特质的嫉妒性。

"全生涯就只一曲唯一的歌，"他说，"且也嫉妒。吾人在心里却怀有千数的歌，可是也为了他的嫉妒而被人骂；这是公平的事情么？"他一边默想着一边在说，仿佛是在自己向自己发问的样子。"有时候一位男子往往要对一位女子说出比她所应该知道的还要多一点的关于他自身的话。他讲了随即忘记了，而她却记在那里的。或者妒嫉是从怕自己的灵魂堕落，怕被轻视嘲弄上来的

么？一个抓住在男子的情欲上的女子倒并不危险，危险的却是抓住着在他的灵魂上的女子呀……”

当我用了他的小说《克罗绰尔，梭那泰》(Kreutzer Sonata)指出在这里面的矛盾的时候，一道急发的微笑的光辉忽在他的胡须上闪过而回答说：

“我并不是一只花鸡。”

晚上在散步的中间，他突然的说：

“人类也曾经过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经过各种灵魂上的苦闷，可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他的最苦痛的悲剧，恐怕要算是——床第间的悲剧了。”

一边讲着这话，一边他很夸喜似的微笑了；他时时有这一种会心的沉静的微笑，这实在是一个人当战胜了些极困难的事情，或当他身上有一种很锐利而且很长久苦恼他的痛苦忽而除去了的时候的微笑。每一种思想，都会同水蛭似的吸入到他的灵魂深处去；他若不是马上将它挖出，总先让它饱吸一场他的血，然后，到了饱满了，它自家就会忽然脱出来了。

他把描写神父赛儿纽斯(Father Sergius)堕落的几场情景念给了斯勒儿和我听——实在是一幅惨酷的情景。斯勒儿突起了嘴唇不自在地抽动起来了。

“怎么着，你不喜欢这一段么？”莱阿·尼古拉维支问他。

“这太惨酷了，仿佛是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y)所写的似的。她是一个卑污龌龊的女子——她的胸部扁平得象两块蛋饼，还有那些另外的描写。为什么不使他和一个美丽的，强壮的女子犯奸呢？”

“那么一来这奸罪将要没有一点可以辩解的正当理由；象写在那里的样子，那就在怜悯这女子之上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了。象她那么的女子有谁愿意要她？”

“我真不能懂得……”

“莱阿夫式加，你所不能懂得的事情多着呢；你并不十分敏捷……”

这时候安特来·里伏维支（Andrey Lvovich）的夫人进来了，一场谈话就此打断。当她和斯勒儿两人走出去之后，莱阿·尼古拉维支对我说：“莱阿坡耳特(Leopold)是我所晓得的人中间的最纯洁的一个，他是象那样的；假使是他做出了些坏事情来的话，那总是因为他怜悯了些别的人才做的。”

二十二

他所讲的，大抵是关于神，关于农夫，关于女人的话。他不大讲到文学上去，仿佛文学和他是没有关系似的。我的意见，觉得他对于女人总是用了不能轻恕的敌意在判断，老爱责难她们的，除非她们是象一位吉谛（Kittie）或娜泰沙·洛斯妥伐（Natasha Rostova）那样的女人，换句话说，就是除非是气度不窄小的女性的时候。这是一位不能从女人那里得到一切凡他所应得的快乐的男子的敌意，或者也可以说是对于“使人堕落的肉的冲动”的敌意，但是这终究是敌意，并且冷酷得同在安娜·喀来尼娜(Anna Karenina)里头的一样。关于“使人堕落的肉的冲动”，他在礼拜天和契诃夫及雅耳派迭夫斯基（Yelpatievsky）所谈的关于卢骚《忏悔录》（Rousseaús Confessions）的一席话里讲得很好。斯

勒儿已将他所讲的话写下来了，但后来，在煮咖啡的时候，又将它在酒精灯上烧掉了。从前已经有一次他把莱阿·尼古拉维支的对于易卜生（Ibsen）的意见记录烧去过了，他并且也把莱阿·尼古拉维支的对于结婚仪式的象征等的很异端式的谈话记录失掉了，这些异端的意见，大抵有一部分是和洛撒诺夫(V.V.Rosanov)的相同的。

二十三

早晨有几位斯东提士教徒（Stundists）从非陀细亚（Feodosia）来到了托尔斯泰那里，今天一天他感到了满心的乐意在谈农夫们的事情。

吃早饭的时候："他们总是这么又强健又肥胖地来的；一个说：'嗯，我们是并没有受招请就来了，'另一个说：'蒙上帝的帮助，我们希望不被打而可以离开此地。'"他就发生同小孩似的哄笑，笑得遍身都在摇动。

吃早饭之后，在露台上："我们怕就要变得完全不懂得一般民众的言语哩。现在我们只晓得说'进步的原则，''个人在历史上的义意，''科学的进化；'而一个农夫却只知道说：'你那能把一只猫头鹰藏匿在袋里；'于是一切的原则理论，历史，进化等等都变得很可怜而又贫弱可笑了。因为它们对一般人是不可解并且也是不必要的。可是农夫是无论如何总比我们强壮；农夫的生命是很坚韧的，我们的运命也许会变得同阿就儿（The Atzurs）种族一样，有一位学者所得到的关于阿就儿人种的事情说：阿就儿人全部都死灭了，但是这里还有一只鹦鹉在，能够懂得几句阿就儿语的。"

二十四

“女人对于她的肉体，是比男子要认真些；但是对于她的心灵，她是要撒谎的。而当她撒谎的时候她是不相信自己的；但卢骚他撒了谎又在信他自己的谎是真实。”

二十五

“陀斯妥耶夫斯基描写他的狂人性格之一，说他的活着是对他自己及他人在报仇，因为他曾经为一个他所不信仰的事因服过苦役的缘故。他所写的那些都是关于他自己的；因为关于他自己他也可以说同样的话的原因。”

二十六

“在教会里用的有些字句实在是十分地不明瞭的，譬如说：‘大地是上帝的和地上的一切’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圣书，这不过是通俗唯物论的科学的一种。”

“但是你在什么地方将这些字句说明过了不是？”斯勒儿说。

“说明过的东西很多，……‘一个说明是不能完全满足到底的’呀！”

于是他作了一脸狡猾的小小的微笑。

二十七

他喜欢将疑难不易答及作弄人的问题来盘问人家：

你想你自己怎么样？

你爱你的女人么？

你想我的儿子，莱阿，是有才能的么？

你喜欢苏斐亚·安特来夫那（Sophie Andreyavna，托尔斯泰的夫人）么？

对他撒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一次他问说："亚力克西·麦克西摩维支（Alexer Maximovitch），你喜不喜欢我？"

这是一种"播轧太"（Bogatyr系俄国传说里的一位人物，勇敢粗暴而自负，象一个小孩）的作弄恶意；伐斯喀·蒲斯拉耶夫（Vaska Buslayev）在他年少的时候也曾玩过正同这一样的把戏来的，真是喜欢恶作剧的家伙。他是老在试验着的，无时无刻不是在准备着战斗似地在探测着的。这虽很有趣。但我却不大喜欢。他是恶魔，而我还只是一个婴孩，他应该不来搅扰我才是道理。

二十八

农夫对他所有的意义，或者不过是一种——恶臭而已。他时常感觉到此，所以不知不觉地就也不得不讲及它。

昨天晚上我对他讲了我和柯儿奈将军的夫人（General Kornet's wife）打架的事情；他笑了甚至于叫了起来，他侧腹部弄得很痛，呻吟了一阵又继续着用很尖的声音在叫：

“用了锄铲！嗳，用了锄铲打在她的下部？正打在下部！那把锄铲是很阔的么？”

停了一会之后，他又很正经地说：“你象那样的打她实在是你的豪侠的大量，另外的一个无论何人为了那件事情怕要打上她的头去。真是大度之至！你当时也知道她在要你么？”

“我却记不起了。大约我怕没有懂得的。”

“是的！不过那是很明显的。当然她在要你。”

“那时候我却并不是为这勾当而在做人的。”

“不管你是为什么在做人，总之是一样的。当然你不是一个拆白的小白脸，但是无论那一个另外的男子在你当时的地位，那他一定可以利用这机会而发了财了，或者将变成了一位大地主而已经生了几个没出息的酒鬼儿子而终世也说不定。”

在沉默了一阵之后：“你真滑稽得很——请不要生气——真滑稽得很。你当应该是怀怨变恶的时候也仍旧是那么善良温和的这件事情，实在是奇怪得很……你真强……那是很好的……”

又隔了一阵沉默之后，他深沉地想着，一边加上去说：“你的心理作用我真不懂——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但是你的心情却是纤敏得很的……是的，是一种易感的心情。”

（注）当我住在喀山（Kazan）的时候，我曾在柯儿奈将军夫人家里做过她的门房兼园丁的仆役。她是一位法国妇人，一位将军的寡妇，年纪很轻，丰肥得很而双脚的纤小竟同一位小女孩的肉脚

差不多。她的眼睛有使人惊异般的美丽，瞳人老是游移不定，老在贪羡似的活动瞟视着的。在她的结婚之前，我想她一定是一个叫卖行商的女贩子或者是一个女厨子，或者也许竟是一个卖淫的女间都说不定。她早晨一早起来就要沉醉在酒里，醉了就只穿着一件有橙黄色的外衣宽罩在那里的贴肉衬衫走到庭前或园里来，脚上总只拖着一双红色麻洛甲皮制的鞑靼拖鞋，头上是一头浓厚的长发。她的头发是不经意地束着的，总披挂在她的红艳的双颊及圆肩之上，真是一个年轻的妖精！她老爱在园里走来走去，哼哼哼着法国的小曲，守视着我的工作，并且时时还要到厨房口去叫：

"保林（Pauline）呀，给我点什么东西哟。"她的"什么东西"总只是一种同样的东西的意思——就是一杯有冰浸在里头的酒而已。

她的房屋的楼下住着三位年轻的公主（Princesses D.G.）。她们的母亲已经死了，父亲是一位兵站部的将军，到别处去了，柯儿奈将军的寡妇嫌恶那几位少女到了极点，老在想法子对她们用了种种追辱的事情想赶她们出去。她本来说俄国话是说不好的，但咒骂起来却咒得很好，真象一位老练的车夫。我对她的那种迫害那三位无邪的少女的态度是十分的不喜欢的——因为她们是忧容满面，并且是胆战心惊，一无凭藉的样子。

有一天的午后，她们中间的两位正在园里走着的时候，突然间那位将军的寡妇出来了，当然是照老式地喝醉了的，她就喧叫起来赶她们走出到园子外面去。她们一声也不响地开始走出去了，但那位将军寡妇却站在园子的出路门口，她的身体同瓶上的软木塞似的将园门塞住了，一边却又用了象一个真正的车夫用的俄国话在咒骂她们。我请求她不要咒骂而让那两位姑娘出去，但

她却叫了起来说：

“你这东西，我是知道你的！晚上你是在爬进她们的窗去的。”

我气极了，就抓住了她的肩膀，将她从门口推开；但她挣脱了身，面朝着了我，马上将内衣解开，举起她的衬衫叫着说：

“我比这些小东西好得多呀。”

我的性子竟按捺不住了。抓住了她的脖子，将她朝了一个转身，用了我的锄铲打上了她背后的下部，于是她就跳出了园门，跑过了庭前的院子，大吃一惊似地“噢！噢！噢！”的叫了三声。

这事情发生之后，我从她的亲信者保林那里——保林当然也是一个醉鬼，不过是一个诡计很多的女人——得到了旅行照会，将我的一捆包裹挟在腋下，就离开了那地方；而那位将军的寡妇呢，手里捏了一块红色的围腰还站在窗口叫着说：

“我不去叫巡警的——没有什么的——听着——你回来罢——不要怕。”

二十九

我问他：“当坡苏尼缀夫（Poznyshiev）（在小说《克洛绰尔·梭那泰》里）说医生们已将千千万万的人害死了而现在还正在害死千千万万的人的时候，你是赞成他的意见的么？”

“你很急急乎想知道这事情么？”

“嗳，很急急乎想。”

“那么我想不告诉你。”

他又作了一脸微笑，玩起他的大拇指头来了。

我想起在他的小说之一里的他的一个乡下假冒兽医与真正医

药师的比较：

"基儿却克（Giltchak）朴欠契尼（Potchetchny）放血（是乡下的假冒兽医对马的疾病所用的名词）之类的名词，不是正和神经，偻麻质斯，有机体等等一样的么。"

而且这是在潜纳尔（Jenner）倍林（Behring）巴斯德(Pasteur）之后所写下来的，实在是一件狂暴的事情。

三十

真是奇怪之至，他竟会这样的喜玩纸牌的。他玩纸牌的时候是很认真，很具热情的。当他拿起纸牌来的时候，他的双手会变得非常之神经质的，正同他所捏着的，并不是无生命的硬纸片儿，而是一只一只的活的小鸟一样。

三十一

"迭更司（Dickens）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生命是在一个一定的了解之下，就是我们应当勇猛地防卫它到底的这一定的了解之下给与我们的。'全体的说起来，他是一个感伤的，闲话很多的，不十分高妙的作家，不过他知道如何的组成一篇小说，这却是没有一个人赶得他上的，自然他要比巴尔札克(Balzac)好得多。有一个人说，'有许多人是每被做书的热情所征服了的，但是没有几个人到后来会对这些作品感到耻辱。'巴尔札克是不以为耻辱的，迭更司也是如此，而他们两人都写了许多不好的作品。可是，巴尔札克也还是一个天才。或者无论如何总是一种你只能叫它作

天才的东西。……”

三十一A

有人拿了一本莱阿·铁诃密罗夫（Leo Tikhomirov）的《为什么我不再做一个革命家》来。莱阿·尼古拉维支将这书从桌上拿起，悬空翻动着说："这书里关于政治的杀人说得很对；在这一个斗争方法里是没有明确的思想作它的根据的。这一位觉悟了的杀人者说，象这样的思想只有在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绝对权里与对世界人类的轻蔑里可以见到。这话很对；可是'无政府主义的'绝对权却是落笔错，应该写作'君主专制的'绝对权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正确的思想，恐怖主义者们遇此全将蹉跌在这里——我当然是指那些正直的人而言。生成嗜杀的人是不会蹉跌的。遇到什么也不会蹉跌。可是实际他也只是一个单纯的杀人者，不过偶尔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而已……”

三十二

有时候他象是很自负西量小的样子，简直同一位伏尔加（Volga）宣教者一样，这事情出在这位我们世界上的洪钟的伟人身上是很可怕的。昨天他对我说：

"我比你更是与农奴（Mouzhik）相近，我觉得我的感情也是更接近于农奴。"

天呀，他总要不以此为夸满才好，他是断不可以的！

三十三

我将我的剧本《下层深处》（The Lower Depths）念了几场给他听；他很注意的听了然后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写那篇戏剧？"

我尽我的最善而解释给他听。

"人常看到你象一只雄鸡对什么东西都会猛烈地跳扑过去。并且——你常要用了你自己的颜色涂满在各种裂痕和缺陷之上。你总记得安徒生（Andersen）所说的那句话罢：'镀在那里的金色将渐剥落，而猪皮底子将永在那里，'正同我们的农夫们所说的一样：'万事万物是要过去的，只有真理可以永在。'你若把你的那些涂饰不摆上去，那就要好得多，因为你自身到了后来怕要失悔着做了这事。同样的又是，你的言语是非常之巧妙，具有各种技巧的秘计在那里——那是不大好的。你应该写得再简朴一点；一般人的说话是很简单的，简直也有矛盾不相连贯的，那就是好呀。

"一个农夫不会象一位有学问的年轻的夫人一样提出下面这样的诘问的：'假如四是常比三多，那么为什么三分之一会比四分之一多呢？'请你再不要用技巧的秘计了罢。"

他说话是很悻悻地在说的；显见得他是很不满意于我所读给他听的东西的。沉默了一会之后，他呆视着我头上的空际，郁郁地说：

"你的老人，是没有同情的，人那里会相信他的好处。那优伶却不错，他是好的。你总晓得《文化之果》（Fruits of Enlightenment）的罢？我在那里所描写的那个厨子是象你的这优

伶。写戏剧是不容易的。但是你所写的卖淫妇却也很成功，她们大约总一定是象那样子的。你总认识得很多罢？”

“嗳，我从前老在和她们接触的。”

“是的，看得出来的。真实总归是自己会显示出来的。你在剧里所说的大部分都系是你自己一个人之所想说的，所以你在那里没有几多不同的独立性格，你的人物全部都是一样的面容。我想你还没有懂得女人；那些女人你还没有写得太成功。人读了之后不会想起她们来……”

这时候安特来·里伏维支的夫人进来了，叫我们去喝茶去，他立了起来，很急速地走出去了，仿佛是他很愿意将这谈话终结似的。

三十四

“你所做的梦中间，以那样的梦为最可怕？”托尔斯泰问我说。

我是不大做梦的，所以也不大记得牢，但是有两个梦却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大约是终我之身也不会忘记的。

我有一次梦见天上是拉拉杂杂的瘰疬很多的，似在腐烂的样子，青不青黄不黄的颜色，星都是既圆且暗，光线全无，也没有油润的光泽，象一个疥癣者的皮肤上的瘢痕。而一条红红的叉状岐裂开的活象一条蛇似的电光慢慢地在这腐烂的天空里滑走，当它触着一颗星的时候，这星就会膨胀起来变成球形，然后就声音也没有地炸破了，破后的地方只遗存一小块烟也似的黑点；然后这黑点也很快的在朦胧腐化得同液体似的半透明的天空里消灭了。象这样地全部的星斗都一个一个的炸破消灭，而天上变得一阵暗

似一阵更可怕起来，最后天空就向上起起涡旋，沸腾得涨起泡沫，再爆裂成一块一块的小块，开始向我头上落起同冰冷的果浆似的东西来，而在各块小块断片的中间空处呢，却露射出一种光耀的黑色来，绝似那铁块的颜色。

莱阿·尼古拉维支说："这是从一本学术的书上来的，你一定是因为读了些关于天文学的东西，然后才有这个恶梦。那么另外的一个梦呢？"

另外的一个梦：一块有雪的大平原，地面平滑得象一张纸；没有小山，没有树林，各处也没有一点灌木之丛，只有——仅仅能看得见的——很少的几根标竿从雪底下突出在那里。横过在这一块死寂的荒原雪地之上，从地平线的这一边到地平线的那一边，只伸延着一线的黄色的差不多是恰恰可以认辨得出来的路线，在路线之上只有一对灰色的毡头靴子——是空的——在那里慢慢的前进。

他举起了他那毛簇簇的变成了狼似的眉毛，深沉地注视着我而沉思了一下。

"那是可怕得很的……你真的做了那个梦么，你总不是凭空造出来的罢？但是在这里也有点仿佛是从书卷上来的样子。"

突然间他似乎发起怒来了，很兴奋地严肃地说，一边却以手指敲着他的膝头，"可是你总不是一个常醉于酒的人罢？你似乎是从不会喝很多的酒的人。但是在这些梦里却有些昏醉的地方在里面。有一位德国作家，霍夫曼（Haffmann）他曾梦见过打牌的桌子在街上跑路和其他的与此相象的事情，但是他却是一个醉鬼——依我们的识文字的车夫之所说，则是一个 Calaholie 空的靴子走路——那是可怕得很的。即使是你造出来的，也是很好。

真可怕呀！

忽而他又露了一大脸微笑，甚至于他的颊骨都放起光来了：“你且假想想看：譬如突然间，在忒物斯喀耶街(Tverskaya street)上有一张曲脚的打牌桌子在走路，桌板是拍拍在响的，桌子过处会有一层百色的灰尘起来，你在那绿色的桌布之上并且还可以见到许多输赢的数目在那里——许多收税的税务员在这桌子之上连续的打了三天三晚的牌——最后这桌子是忍不住了就这么的跑了开去。”

他大笑了，大约是注意到了我的因他之不信用我的梦话而有点生气了的原因罢，于是又说：

“你因为我想你的梦是有点书卷味之故而生了气了么？你且不要因此而恼怒；我晓得，一个人有时候是虚造出了些东西来而不觉到的，有些东西本来是一个人所不能信的，大约也是不能被人所相信的，而他却假想他是梦见了的并不是假造出来的。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一位老地主所讲的，他梦见他自己在森林里走路走出到了一个旷野里了。在这旷野里他看见两堆小山忽而变了一位妇人的胸部，在这胸部小堆之间升出了一张黑脸来，脸上该有眼睛之处却有两个月亮象两点白点似的生在那里。那老人梦见他立在女人的两腿之间，在他的前面有一条深深的黑谷在那里吸收他进去。在这梦之后他的头发开始变起灰白色来，他的双手也颤抖起来了，于是他为要试水浴治疗之故而出国上医士克纳以普(Dr. Kneipp)那里去。但是实际上他一定见过些象这样的事情无疑——他是一个放荡的人呀。”

他拍拍我的肩膀。

“但是你是既非醉鬼又非放荡之人——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梦的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事情，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他叹了口气，缩小了双眼，想了一下，然后又轻轻的加上去说：“我们真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这一天晚上，当我们在散步的中间，他拉住了我的手臂说：

“那双空的靴子在前进——嗳，真可怕呀？完全是空的——搭拉搭拉地——雪在靴下轧轧的响。是的，这是好得很的；但你真很有书卷气，很有。你且不要生气，这可是很不好的，这怕要梗住你的去路阻止你的前进。”

我比他并没有什么过多的衒学的书卷气，当时我也无暇顾及他所讲的那些很好听的细小的辞句，总觉得他是一个惨酷的理性主义者。

三十五

有时候他会给人以一种仿佛是刚从远离的异国到来的印象，在这异国里，一般人之所思所感以及他们的关系言语仿佛是和我们完全不同似的。他倦极了似的灰色的坐在屋的一角里，正象异域的尘土还在他的身上。他对什么事物都很细心的同一位外国人或一个哑了似的在注视。

昨天，在吃饭之前，他正是象这一个样子的把思想散置在远处似地走进了起坐室里来。他在沙发椅上坐下了，经过了一分间的沉默之后，突然间将身子稍稍摇动了一摇动，将手掌向膝头去擦擦，把脸上的皱纹增加了些，说：

"可是那还不是全部——不是全部。"

有一位老是僵硬顽笨得同熨斗一样的人，问他说："你说什么？"

他对他动也不动地注视了一下，然后将身体屈向前，看到了我和医士尼基丁（Dr.Nikitin）及雅耳派迭夫斯基三人坐在那里的露台上来，并且说："你们在讲些什么？"

"在讲Plehve。"

"Plehve……Plehve……"他停了一停之后又沉思着重念了一遍，仿佛他是头一次听到这名字的样子。然后他象一只小鸟似的将身体摇摇，作了一脸轻轻的微笑说：

"今天从一早起，就有一件很愚的笨事回旋在我的脑里；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他在墓地里见了一个象下面那么的墓铭：

'石儿底下，躺息着伊凡·耶戈尔夫那；
业为皮匠，常在把兽皮浸涨。
工儿诚实，心儿良善，但是看哪，
他终死去，只落得买卖经营让妻去管掌。
他还未老，正还可以做工营贩，
可是上帝，将他引入了乐园去消散，
是在复活节前，金曜到土曜之晚——'

"仿佛是象这样的一些东西……"他沉默了，停了一会又点头微笑着加上去说："在人类的无聊愚鲁里，只教不含恶意，却有些很能动人的东西在的，并且是美丽得很……那是一定常常有的。"

有人叫我们进去吃饭了。

三十六

"我并不喜欢喝醉酒的人，但是我晓得有些人在醉后是很有趣的．他们会得到些在不醉的时候于他们是不自然的东西；譬如机智．美丽的思想，敏捷，言语之富等。在这样的时候我却很愿赞美酒德的。"

斯勒儿告诉如何的有一次他和莱阿·尼古拉维支在忒物斯喀耶街上走路时，在远处托尔斯泰看见了两个卫队兵士。他们身上的装饰上的金属在日光里闪射，他们脚上的乘马拍车在丁零响着；他们合了脚步走路的时候两人浑如一人；他们的脸上也有壮健和青年的自负在辉耀。托尔斯泰轻轻地开始讪咒起他们来了："这真是一种妄自尊大的愚劣的表现！象煞是以鞭子教练好的野兽……"

但等卫队兵士走近来到和他并着的时候，他停住了脚，爱抚似的以眼睛追视了他们一程，很热心地说："真美丽呀！象古代的罗马人，暧，莱阿夫忒加，是不是？他们的壮健和美丽！噢，上帝！当一个人是美丽的时候，是如何的有趣呀，是如何的十分有味儿呀！"

三十七

在一天暑热的白天，他在"下低街道"（auf der Unteren Strasse）上追上了我；他骑在一匹矮小驯良的鞑靼马上在向理伐地亚（Livadia）那一方面前进，灰黑的颜色，毛丛丛的脸部．

头上戴着一顶轻而白的菌状的毡帽，看起来真象是童话里的一个小人国人。

他按住了马和我攀谈。我并着他马鞍下的足镫前行，第一便告诉了他，说我接到了一封哥罗伦科（Korolenko）的来信。托尔斯泰愤怒似地摇动着他的髭须。

"他是信仰上帝的么？"

"我不晓得。"

"最重要的事情你却不晓得！他是信仰的，不过他自己怕羞，怕在无神论者的前头招认而已。"

他不平似地不乐似地说了这话怒着闭了闭眼睛。明明可以看出我在搅扰他；但当我想离开他的时候，他又留住了我。

"你想到什么地方去？我的马是慢慢地走着的。"

又接着咕哝地说：

"你的安特莱夫（Andrev）也在对无神论者们怕羞。他可实在是信仰上帝的。他不过对上帝在感着畏惧！"

当大公爵亚力山大·密开洛维支·洛马诺夫（Aleaxuder Michajlowitsch Romanov）的领地的边境之处有三位洛马诺夫家的人紧接在一块立在街道上在那里谈话：是主人的爱托道儿（Ai-todor）自己和乔其（Georgi）并还有一位，——我相信是杜耳白（Djulber）的彼得·尼古拉维支（Peter Nikolajewitsch）；三人都是强有力的身材高大的男子。一乘一只马拖的马车塞住在街道上，街心正中一匹马横住直立在那里，致使莱阿·尼古拉维支不能过去。他对洛马诺夫的三人严厉地要请似地钉视了一眼。可是他们在这之前已经旋转了身子看不见他了。那匹马在那里移动了一下避开了一点儿路让托尔斯泰的马过去了。

他大约沉默着骑了两分钟的样子，然后说：

“他们本来是晓得我来的，那几个蠢东西！”

一分钟之后他又说：

“那匹马倒晓得，晓得托尔斯泰来了应须让路的。”

三十八

“你是必须先为你自己留心保守着，——然后自然有许多也会为他人留剩下来的。”

三十九

“‘知道’这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比方我知道，我是著作者托尔斯泰，我有一位太太，儿子们，灰白的头发，丑恶的脸和一大簇髭须。——这些都明写在旅行券上。但是关于灵魂却在旅行券上什么也没有写着。关于灵魂我只晓得一件事情：就是灵魂只在渴望着接近上帝。但是上帝是什么？那是，我的灵魂的一部分。一切就尽于此。曾经学习过思索的人，是不容易信仰的。可是想在上帝之中得着生活者非由信仰不为功。泰拖良（Tertullian）曾经说过：‘思想是一种罪恶。’”

四十

不管他所宣传的教义是如何的单调，可是这一位仿佛是童话中似的人物却是非常地多方面的。

今天在公园里他和轧斯泊拉的回教神官谈天的时候，他的举止简直象是一位容易信人的单纯的农夫，正感到了他的终焉之日的时间到了的样子。本来是矮小的他，看起来好象又故意缩短了一些，站在那一个强壮有力的粗粗人之旁，相形之下，他真象是心灵上刚第一次想及到存在的意义，和对于灵魂上许多问题是满怀着愁闷的一位老人。惊惶地举起了那副毛簇簇的眉毛，小胆地开闭着那双锐敏的小眼，他的眼睛里的峻严而洞穿一切的火花都消尽了。他的探索什么似的视线动也不动地倾注在那神官的广大的脸上，一双瞳神也消失了它们的本来是要使无论何人都感到不安的锋芒。他对神官提出了许多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灵魂，关于神的极幼稚的问题，很纯熟地将福音书和预言者的书里的言辞摘了出来对答了《可兰经》里的语句。实际上他只是用着伟大的优伶或聪明人所特有的那种可惊叹的巧技在和那神官开玩笑。

四五天前，他曾和塔奈也夫(Tanejev)及斯勒儿谈到了音乐，他自己竟象小孩子一样地为音乐之美所醉倒了。这一种陶醉喜悦——再讲得真切一点是他的还能陶醉的能力——对他自己明明是很欢喜的样子。他曾说关于音乐写得最完善最深刻的是叔本华(Schopenhauer)的文字；随带着曾说到关于斐德的一件滑稽的逸话，又称音乐是灵魂的无声的祈祷。

“怎么——无声的？”斯勒儿问。

“因为音乐是没有言语的。在音声之中灵的分子比在思想里更寄托得多。思想是一个满贮着钱的钱包；音声可是并没有被什么所点污的东西，它的内部是完全纯洁的。”

他彰明较著是很满足地在用了可爱的小孩子的言辞而说话，——而最好的，最优雅可爱的言辞自然而然地落下了他的口中。

最后他突然在胡须里含了微笑，柔和地如爱抚般地说：

“音乐家总都是愚鲁的人。越是富于音乐的天才者越是在他方面愚鲁而不灵。可是音乐家的全部，总是富有宗教心的，这也真是奇怪得很。”

四十一

给契诃夫的电话：

“今天我过了一天很好的日子！我的精神非常之快活；我希望你也是满心的欢喜。这只是你！你是一个很好的好人，很好的！”

四十二

若和他说的事情是对他无趣味的时候，那他简直不来听你也不会相信你的。要而言之，他并不是在问你，他是只在审究。如同一个珍品采集者一样，他所采取的，只是些不致于破坏他的收集品全部的调和的东西。

四十三

一边在检读信件一边他在说：

“世人正在喧嚷正在写着！可是假如我死了一年之后，那他们将问：托尔斯泰——？喔，是那个补补靴子的伯爵么？他的生前仿佛是有过些什么事情的罢？是的，就是那一个！”

四十四

屡次地我曾在他的脸上，他的眼光里看见过那一种狡猾的满足的微笑，如一个人将他自己所藏得不见了的东西忽而不意间终于重寻得了似的那一种微笑。他是自己把这东西藏过的，可是完全忘记了藏入在什么地方。许多时日他在暗暗里忧愁，在追想：我究竟把它藏入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我却是非常之急需着它！一心只在害怕，怕旁人许会看出他的忧心，他的丢失，而加他以一种不快的恶意的袭击。突然间他想起了，而找着了这东西。于是他就不得不满感着喜悦，这喜悦他简直忘记了隐藏，而只在狡猾地向旁人瞥视，仿佛是这样在说的样子？

"你们可不能再奈何我了。"

可是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寻到了什么——他却终于不说。

人对于惊叹他赞美他的这件事情是再也不致有厌倦的日子的。可是常常的和他见面在一道，却有点不大舒服。所以不要说是和他在同一间房里，就是在同一间屋子里我也不能够和他同住。那正象是太阳把一切都燃烧尽了，而现在太阳自身也即将归消失的时候，可又带着暗夜将临的威胁在那里的沙漠中的生活。

附记：上面的那些断片的记录，系当我住在奥利时（Oleise）而莱阿·尼古拉维支（Leo Nikolaevich）住在克利米亚（Crimea）的轧斯泊拉（Gaspra）的时候记下来的。这正当托尔斯泰是在重病与其后的病状回复的期间。这些记录是模模糊糊地偶尔在纸片上散记下来的，并且我一时

以为它们是不见了，但在最近却寻出了这些记录的一部分来。……我在此地且附入了一封当莱阿·尼古拉维支从耶斯那耶·朴利耶那（Yasnaya Polyana）遁走，并当他死去的时候写下来的一封未完的信，我把这信一字也没有改窜地依他写下来当时的形式发表在这里，并且也没有把它写完，因为不晓得怎么的总觉得写完是有点不大可能。

麦克西摩·高尔基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七期

浮　浪　者

〔爱尔兰〕奥弗拉赫德作

有八个贫民在贫民习艺所医院的病愈调养处的院子里。这院子是一块长方形的水门汀地，一面是食堂，一面是一堵红砖的高墙。一头的尽处是一个便所，其他一头是一所小小的柏油漆的木棚，木棚之内是一间浴室和一间洗面室。天气是非常之冷，因为太阳还没有升到那些簇聚在这院子的周围，几乎使这院子不见天日的建筑物上来。时候是一个阴寒的二月的早晨，大约还是八点钟前后的样子。

贫民等是刚吃过了早餐出来，随处在散立着不晓得究竟去干什么好。他们吃过的东西倒只会使他们饥饿，而他们的衣服又是不暖的，只立在那里抖着将外衣袖卷好在作暖手的筒儿。他们的黑色毛织小帽搭在他们的头上，有几个还在咀嚼最后的一口面包，有几个想起了在过去有时候曾经饱食过的念头，就不免蹙紧眉头，恶狠狠的在注视着地面。

米指尔台仰和约翰菲纳德就照例的垂头丧气地溜入了那间洗

面室，背靠住了下水的磁盆漏管台，两脚在死劲地蹬踏地面用以取暖。台仰是很长而很瘦的。他有一张苍白惨伤的面容，并且他的右眼瞳仁四周的那圈虹彩也有点异样，这并不是象另外的一只眼睛似的是蓝色的，却是一种不确定的有点带黄的颜色，这是要使人想他彷佛是一个狡猾，阴险，奸诈的人的，其实这却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印象。他的头发绕着太阳穴的地方是很灰色的，别的地方却都很白。他的手指又非常的细长，他又总老在咬着手指甲，注视着地面，深深地没入在沉思的里面。

“冷极了，”他用了一种很幽弱，而满不留意似的声音说，几乎要听不出来的样子。

“是呀，”菲纳德粗暴地回答，他抖擞了一下发出了一声高声的长叹。“唉——”他刚开口说，却又马上停住了，打了两个喷嚏通了通鼻子，就把他的头垂倒在胸膛的前头。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样子还没有消瘦到怎么坏，胖胖的面孔，混圆而淡红，生着灰色的眼睛，雪白的牙齿。他的黑头发是养得很长的，鬈曲在他的耳朵上面。他的手的圆润，柔软，雪白，真象是一位教书先生的手。

他们俩背靠着磁盆，站着，不耐烦地沉默着在蹬足，这样过了几分钟，前一晚得准进那医院的那位浮浪者就踱到洗面室里来了。他寂寂地现身在那木棚的入口之处，在那里迟疑了一会，用他的细小的蓝眼睛向四周探望了一下，敏锐地却也柔和地，正同一只驯良的野兽在森林的一丛矮树里探望出去的神情一样。他的矮胖的身体，站在那木棚的柏油漆的门柱中间，后面是凝灰土的土墙，上面是灰色的天空，简直是在用了似乎要从他的身体里流出来的活力在威吓的样子。至少在那木棚里的两个垂头丧气无精打

来的贫民的眼里觉得他是如此的。他们用了沉郁恼恨的表情，眼睛里闪着羡慕的眼光，额前蹙深了皱纹，肌肤上起了寒栗，看着这一个浮浪者；因为看到了一个活泼大胆毫无顾忌地过他的流浪生活的粗暴大汉，觉得与他们自己的畏怯成性，对人生是疲倦得难堪的生活状态太不相同了。两个人各自在想，“你且看看那恶毒的浮浪者的红胖的脸儿。且看看他那双盛气凌人的眼睛，会勇猛得同狮子或小孩似的直视上你的脸来，并且又恬不知耻地在背后还有一种温柔的表情映着在哩，仿佛是毫不含恶意似的。看他那一大簇黑胡子，几乎颜面颈项的全部都盖煞了，只留出了一双眼睛，一个鼻头和一条狭红的缝算是嘴罢。啊，我的天啊，看那喉咙头的筋肉，胸口里的长毛，并且在这一个日子里，我是冻都要冻死的了，假如象他那样地把胸膛袒露出来的话！”

他们俩各在这样的想，但两人都不说出来。那浮浪者傻笑了一下——他只略张开了一下他的胡髭，裸出了红的嘴唇和红的牙肉，错落的黑牙齿散列在牙肉的上面，马上就仍旧把他的胡髭闭上了——那两个贫民却不作回答。他们俩是受过教育的人，自然是不屑和这个无礼的污浊的浮浪者结交的，正如他们冷缩在那洗面室里度日，不屑和别的贫民为伍的是一样。

那浮浪者不再注意他们了。他走到了木棚的后部，立在那里，眼睛望着门外在咪嚼烟草。其他两人，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而兴奋了起来，局促不安地满面作了一副窘迫的形容。终于那浮浪者望着台仰而狞笑了起来，摸索他的外套的口袋，摸出了一枝绉缩的烟卷来给台仰，又笑了笑，点了点他的头。但是他不说话。

台仰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香烟吸了。他望着那枝香烟，惊异了一下子，他对于挟在这浮浪者的肼胝泥泞的手的拇指和食指间

的那枝细小，折绉，龌龊的烟卷儿，渴想得脏腑都发起痛来了。然后他扭歪着脸，勉强地咽下了一口气，讷讷地说，“你倒是一个好汉”，便伸出了一只颤抖的手去。三秒钟里，那枝香烟便被点燃起来，他却在吸食那第一口畅快的醉人烟味了。他的脸上辉耀出了一种舒畅的幸福。他的眼睛闪烁着放起光来。他吸了三口后，便想把那枝烟递给他的朋友，这时候那浮浪者却说话了。“不，这枝你自己吸罢，都会里的先生，”他用了平静的和蔼的柔软的口气在说，“我另外给他一枝。”

那两个贫民在吸着烟的中间，他们的无精打采的神情消灭了，却变成了兴致十足而言论滔滔不绝的样子。那两枝香烟把介在他们自己和那浮浪者中间的一道不信托与蔑视的障碍打破了。他的出人意外的宽洪大量的行为，正可以将他的胡髭与衣衫褴褛的情形相消杀。他穿着的不是贫民的制服，却是一条满是补钉的厚绒长脚裤，许多件洋服小背心，与一件五颜六色的破碎得不堪的外套，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地都堆在他的身上，并不用钮子来扣住，只用了一串绳束捆住在他的腰里。他们认他为朋友了。他们开始对他说起话来。

“你是只进来过过夜的吗？”台仰问他。仍旧含有一种屈位下交的自谦的语气。

那浮浪者点点头。几秒钟后，他把烟草从本来含着的嘴角滚转到另一只嘴角去，吐出了一口在地上，束了一束他的长脚裤。

“是的，”他说，“我昨天从屈劳海大走来，我到杜勃林的时候是疲倦得象只狗了。我自己想想，唯一的可去的地方是这里了。我正需要一个可以把身体洗清的浴，一张好的床，一宵安静的睡，而我却只有九个便士，一块排肉，一点儿马铃薯，和一个

洋葱头在身边。如果我买一张床睡，那么，这些东西统都要化费完了，而现在我却已经得到了一夜的好好的睡眠，一个温暖的洗浴了，但我的九个便士和我的伙食仍旧一点也还没有化去。到了十一点钟，我一出这里，马上就又要启程走了，今夜不知将在什么地方下宿之前，也许要走十五英里的路呢。”

“但是你怎么得进这医院房里来的呢？”菲纳德问他，带着一种妒忌的神气对那浮浪者望着。那枝香烟使菲纳德的饥饿感觉得更加厉害了，并且那浮浪者说那天要走十五英里的路然后找一个地方下宿的那种将内衷陈诉的口气，也使他兴奋了。

“我怎么得进来的吗？”浮浪者说，“这是很容易的。近年来我的右腿上生了一种斑肿。这使得我每逢碰到贫民习艺所的时候，总叫我进医院房去的。这是很容易的。”

三人之间又沉默起来了。那浮浪者走到门口去，看那院子。上面的天空仍旧是灰暗萧飒。两个钟头前洗涤那水门汀的院子所浇的水，仍旧是一滴滴的在闪亮，致使一块块的小潭错落的散满在那里。空气里毫无一点热力能使水蒸干。

其他六个贫民，三个扶着杖的老人，两个青年和一个满面瘰疬的少年，都在颤摇地走来走去，神气很疲倦地在讲话，并且贪食地在张望那食堂的窗子，那里面，那个管理食堂的老头儿尼台在预备午饭的面包和牛奶。那浮浪者看完结了这些，便耸了耸他的肩头、走回到那洗面室的里面。

“你在这里多少时候了？”他问台仰。

台仰把他的吸剩的香烟头在他的靴子上触熄了，把那熄灭的烟头放到他的帽子的夹层里去，然后他说，“我在这里六个月了。”

“你是受过教育的人吗？”浮浪者说。台仰点点头。那浮浪者

望着他，走到门口去吐了一口痰，又走回到先前的地位。

“我要说你是个傻瓜，”他非常冷淡地说，“你的相貌并不是象有什么病的。不管你的头发怎样，我敢赌着东道说你决不会比三十五岁年纪更大的。嗳？”

“这正是我的岁数，但是——”

“且慢，”浮浪者说，“你的相儿是自在得象并没有什么的，这是春天的早晨，而你却不到街路上去浮浪，只闲费着光阴在这里，把你的心消磨尽于饥饿和贫苦之中。真是枉为了男子！你是疯的罢了。就是这一点。”他用舌头作出一种好象赶马的噪音，动手拍他自己的袒开的胸膛。他每拍一下胸膛，便有一声沉浊的响音出来，好象是远方的雷音。这声音是非常的响，响得台仰一径不能够说话，直等那浮浪者到停住不拍他的胸膛为止。他站在那里，动着他的嘴唇，瞅着他的右眼，因为听了那浮浪者所说的话在不安兴奋，并且还在妒忌着这人的顽健和耐久，敢在这样冷得要死的天气，竟如此的拍着他的袒露的生满毫毛的胸膛。这种重拍是要把台仰的肋骨都打断，而这种袒露是要使台仰生肺炎的。“你说说自然是很容易，”他不服地咕噜着，随即他便住口不说了，只眼望着那浮浪者。他想，对一个浮浪者去谈个人的私事是很可笑的。但是在那浮浪者的虎视眈眈的目光中，却有些挑衅的，盛气凌人的，并且绝对不动情感的神气在那里，因而就驱散了他那蔑视的感情。台仰因此却感到了他有自己辩护的必要。“你怎么能够了解我呢？”他继续说，“在你所能看到的范围以内，我是不错的。我并没有什么病，不过只在背上生有一点儿小斑肿，这是由于食物不良，饥饿与……与屈辱而生出来的。我的心是有病的。但当然你是不能了解的。”

“对啊，”菲纳德说，他不愉快似地把香烟从鼻孔里喷了出来。“我常常羡慕那些无思想的人。我希望我是一个种田的农夫。”

“嘿。”那浮浪者沉重地高喝了一声，随即他便放声大笑，蹬蹬足，拍拍胸膛。他的黑胡髭笑得发颤了。“慈悲的圣母啊，”他高声叫着说，“你们真使我发笑，你们两个。”

那两个人移动了脚跟局促不安了，咳着，不说一句话。他们忽然觉得他们的那种蔑视这浮浪者的想头是很可羞的，几分钟前这一位浮浪者却是给他们香烟吸的呀。他们忽然觉得了他们是贫民，是潦倒的人，并且因为对于一个同伴是浮浪者的原因而高抬起身价来，便是卑陋得很的人。他们不讲话。那浮浪者收住了笑，也严肃了起来。

“听着，”他对台仰说，“你从前服务任文职的时候是做什么的，这是照人家问军人的说法，你到这里以前是做什么的？”

“噢，最后的职业我是做一个律师的书记的，”台仰喃喃的答，咬着他的指甲。“但那不过是暂时之计罢了，我说不出我有过什么久长的职业。不知怎样我似乎总是在浮动的。我从大学刚出来的时候，我想谋一个外交官职，但是失败了。我便在铁龙尼地方，我的母亲那里，家居了有一年的光景。她是有一点小产业在那里的。然后我便到这儿杜勃林地方来了。实在我在家里闲荡得厌烦了，当时我想无论什么人都在可怜我。我看见无论什么人都结婚了，或者做事情去了，而只有我却在虚度光阴，吃着母亲的老米饭。所以我就出来了。带着两只皮箱和八十一个金镑到了此地。到了这一个五月的十五那便是六年正了。那一天也是一个美好晴朗的日子。”

台仰的悲伤的语声沉寂了，他咬着指甲，望着地面。菲纳德

在试吸他的香烟的最后一口烟。他把他的烟头夹在他的指头间，而尖出了嘴唇，好象在喝滚热的牛奶似的在吸。那浮浪者默默地又给了他一枝香烟，然后回头对台仰说。

“你那八十一个金镑作什么用了的呢？”他说。“你是喝酒喝完了的呢，还是送给了女人？”

菲纳德，正享乐着他刚刚燃着的第二枝香烟，哄笑了一声，说道，“哈，是女人弄完了他的钱。她们实在是许多男人一生的祸根呀。”但台仰忽然跳了起来，他的面色发白了，他的嘴唇颤动了。

“我能够保你相信我，”他说，“我一生从来也不曾接触过女人。”他停住了，好象是在驱逐出被那浮浪者所提出的问题而惹起的他心里的恐怖。“不，我不能说我是把钱喝完了的。我不能说我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情。我不过是做做这样，做做那样，变动不定的做了些事情。不知怎样，我似乎觉得我总不会成大事业的了，随便怎样过日子在我都是不十分要紧的了，横竖我是要潦倒的了。所以也许我一下子也曾喝过一次过度的酒，也许买跑马票输去了几镑金钱，但这些却都是不关紧要的。不，我的沦落实在是因为我似乎是天然的要沦落下去的，我不能振作起来阻止我自己的沦落。我……我在这里已经六个月了……我料想我是要死在这里的了。”

“啊，那真是要命，”浮浪者说。他把两手交叉在他的胸膛里，他的胸膛是随着他的厉害的呼吸而在突出缩进。他守望着台仰，在不绝地点头。菲纳德是听过台仰的身世，早已听过几百次，早已听得详详细细的了，所以他只耸耸肩，嗅动嗅动鼻子，说：“算了罢，这是一个可笑的世界。如果我不为酒色，那得会到这里来

呢。”

“可不是么？”浮浪者说。“你这话又从怎么来的呢？”“岂不是么？我敢赌着咒说，”菲纳德说，说着从他的嘴里却喷出了一口青色的浓烟来。“今天我原得为一个富人了，假若不是为了酒色的话。”他交叉着两脚，装腔作态地背靠着那磁盆的架管，两手伸在前面，右手指轻轻地拍着左手背。他的胖圆的脸，生着笨重的颚骨，是转向着门口的，神气是自私自利，愚蠢，残酷的样子。他笑了，幽声的说，“啊，孩子们，啊，孩子们，当我一想到这个。”他咳了一声，耸耸肩。“你相信吗？”他转向那浮浪者说，“我在最近十二个月里化去了五千金镑的钱。这是事实。我敢以灵魂赌咒，这是事实，我曾经用去的。我诅咒得到这笔款子的那个日子。两年以前，我一迳是个幸福的人，我开设一个最好的学堂在爱尔兰南部。后来，我的一个姑母从美国回来了，便同我的母亲和我自己在一块儿住着。她住了六个月便死掉了，遗下了五千金镑给我母亲。我便从那老妇人的手中弄到了这笔款子，上帝恕我罢，然后是……啊啊，”菲纳德严肃地搔着头，耸起眉毛来，叹了口气。“我不失悔，”他继续着说，斜视着那洗面室的水门汀地上的一个黑斑点。“我当时清醒的日子，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日呀。到现在我却愿以一个月的生命去换一杯茶和一块大面包了。”他蹬足，拍手，又嗄声的大笑了起来。他的粗头颈笑得抖动。然后他又恢复了愁容，说：“希望我有一个便士。打九点钟了。我真饿得快要死了呀。”

“嗳？饿么？”当菲纳德在说话的中间，那浮浪者却陷入于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去了。他跳起来，搔搔他的裸袒的头颈，然后摸索了半天他的上身的衣裳内部，自言自语的在呢哦着。终于他摸

出了一只小袋来，从那小袋里取出了三个便士。他把便士给菲纳德。“买我们三个人的点心罢，”他说。

菲纳德的眼睛闪亮了，他用舌头舐着下嘴唇，然后就不说一句话而溜跑出去了。

在那个贫民习艺所的医院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却生成了一种习惯，便是那个管理食堂的贫民，得从那医院制定的伙食里暗中偷取一点茶汤面包之类，而把这些东西在九点钟的时候再作为额外的食品去卖给其他的贫民，每客一便士。那医院长对于这种偷窃的行为，是佯作不见的，因为他自己的一切伙食，也完全是从贫民医院的开支中偷窃来的，而他的这种行为，那贫民习艺所的所长也是佯作不见的，这又因为那贫民习艺所所长自己也有别种的不法行为在的，所以他不敢叱责他的部下的人员。但菲纳德却并不去管这些事情的。他溜进了食堂，捏着三个便士在老尼台的面前，轻轻地说，“三客。”尼台，一个瘠瘦干绉的老贫民，生着一张极厚的红下嘴唇，仿佛象一个黑奴，站在火炉前，两手交叉在他的龌龊的柳条围胸裙的下面。他数了数那三个便士，呢哦着然后就放到了他的袋里去。在二十年中间，他象这样的已经积蓄了九十三镑的金镑了。他没有亲人族类可以把这笔钱遗赠给他们的，他也并不要化费一个钱出去，而且也不会离开那贫民习艺所的，除非是死了的时候，但是他却还在积蓄着钱。积蓄钱是他生平的唯一的快乐。他每逢积得了一先令的便士，便去掉换银的先令，银的先令积得成了数目，他便去换相当的钞票。

“人家说他是已经有一百金镑了，”菲纳德心里在想，当他看着尼台安放那便士的时候，他却馋得淌起来了。“希望我能知道他那钱是藏在什么地方的。我现在就可以把他在这里勒死，然后

可以去拿了钱来海用一下。有一百金镑呀。我可以去吃，吃，吃、并且可以去喝，喝。”

那浮浪者和台仰没有说一句话，一直到菲纳德回来，他捧着一块白松板，上面载着三碗茶和三块面包。台仰和菲纳德马上便狼吞虎咽的喝起茶，撕起面包来了，但那浮浪者，却只喝了一点茶，然后把他的面包拿起来，撕裂为二，分给了那两个贫民。

“我不饿，”他说。“我的伙食是自己带在身边的，等一走上了那旷野的大道，我马上就可以坐下来烧煮饭吃。今天天气也变成一个真正的春天了。看那太阳啊。”

太阳终究升到砖墙上面来了。照进了院子里，把一切东西都照得光亮。虽然天气还不暖，但能使人感到舒适而有生气。那天空也已经变作洁净的纯蓝色了。

“这岂不是要使你跳起来叫起来的么?”浮浪者叫着，很快乐地蹬起足来。他看见了太阳就兴奋得很了。

“我是宁愿看见我面前有一顿很好的饭餐的，”菲纳德满口含着面包，讷讷地说。

“你说怎么样，都会里的先生?”浮浪者说，站在台仰的面前。“你难道不喜欢现在象这个时候沿着一条山路走去，有一条河在你的脚下山谷里流着，太阳直晒着你的背脊的吗?”

台仰黯然地注视了一下，做梦似的笑了一脸，然后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他喝着茶，一句话也不说。那浮浪者走到木棚的后面去了。一直到了他们吃完面包和茶，无人说一句话。菲纳德收拾起碗盏来。

“我把它们送回去，”他说，“也许他们会要我到那厨房里去要些东西的。”

他一去便不回来了。浮浪者和台仰都陷入到了一种沉思的半醒半睡的状态里去。大家都不说一句话，直到钟打了十点。那浮浪者自己耸耸肩，走向了台仰的身边，拍拍他的手臂。

“我是在想你所说的……所说的你怎样过的你的生活，我心里自己想，‘唉，那个可怜的人说的却是真话，他是一个老实人。看他在这里浪费他的生命，真是可怜的。’这便是我心里对我自己说的话。象另外的那个家伙呢，他是坏东西。他是个说谎的滑头。他或者会仍旧回到他的学堂里，或者也许会到别的什么地方去的。但你我是都不能成为体面的正经市民的，都会里的先生。我们俩是天生成的浮浪者呀。不过你总没有下一番决心的勇气。”

那浮浪者走到门口去吐了口痰。当他在说话的时际，台仰是在疑惑地望着他，现在台仰不安地移动起站立的地方来了，皱紧了额头。

“我不能够跟你的，”他神经过敏地说，张开着嘴正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忽然他又记起了这人是个浮浪者，同他讲道德上的行为是不配的。

“当然你不能够，”浮浪者说，走回了他的先前的地位，然后他把两手插入了袖管，把他的香烟从本来含着的嘴角滚动到还有一只嘴角边去。“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够跟我去的原因。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你信仰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和神父教士及一个后世的天堂。你喜欢被叫作正经面去尽你的义务，你是天生象我自己一样的一个自由人，不过你却没有了勇气……”

“算了罢，喂，”台仰叫唤着说，语气是受惊而带怒的。“不要说那些废话了罢。在——你的——香烟和食物上，你是很可感谢的，但我不许你在我面前诅咒我们的神圣的宗教，真可怕。

哼。”

浮浪者默默地笑着。沉默了几分钟。然后他走到了台仰身边，捉了他的右手狠狠地摇动着他，而又大声的在他的耳边高叫说，“你是我所碰到的人中间的一个最大的大傻瓜呀。”于是他就放声大笑，走回了他本来的位置。台仰开始想那浮浪者不要是疯了的罢，于是气愤便渐渐地平了，不再说一句话。

“听着，”浮浪者说。“我是生来就卑贱的。我的娘是一个渔夫的女儿，我的法律上的父亲是个种田的人，但我的真真的父亲却是一个贵族，这是我十岁时才知道的。这便是使我对人生有一种不信用的偏见的原因。我的父亲把钱给母亲教养我，当然她要我去做一个宣教师。我自己想，什么都不管，世间的事情岂不都是一样的么？但是当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再过两年便可以授职为候补牧师的时候，一个女仆却产生了一个小孩下来，我便被驱逐出来了。她跟着我，但过了六个月我便抛弃了她。她自生了小孩之后样子一点儿也不好看了。从此后我就不曾看过一眼她或那小孩。”他停住了，痴笑着。台仰咬着嘴唇，他的面孔因嫌恶而扭歪了。

“后来我便流浪了，”浮浪者说。“我对我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些什么事情，实在是傻瓜做的把戏，人生只教有得吃，有得睡，享乐享乐那太阳，那大地、那海洋，和雨就对。那是二十二年前了。说起来我可以自傲的，这二十二年中，我从未曾做过一天工作，也从未曾害过一个我们同类的人。这便是我的宗教，并且这也是很好的宗教。象鸟儿般的活着自由自在地。这是一个自由人生活的唯一的方法。向镜子里看看你自己罢。我比你大十岁，而你还看起来老得可以当我的父亲呢。来罢，喂，今天同我去流浪罢。我知道你是个老实家伙，所以我要告诉你些方便

的法门。从今朝起，六个月后，你便将忘掉你曾经是一个贫民或书记了。你说怎么样？”

台仰思考着，在注视着地面。

“不论什么事情总比这浮浪好些，”他讷讷地说。“但是……慈悲的上帝呀，变做一个浮浪者是什么话啊！在这里我还有机会恢复到正经生活去的一日，但一变做了浮浪者后，那我就完了，完结了。”

“完结？你会完结，丧失点什么呢？”

台仰耸了耸肩。

“我总可以有得一职业的希望。总有人会到这里来物色我的。总有人会死掉的。其中总有事情会发生的。但如果我一作浮浪者啊……”他又耸了耸肩。

“所以你宁愿在这里做贫民吗？”浮浪者问他，带着一种傲慢的，一半也是蔑视的冷笑。台仰畏缩了，他忽然觉得他的脑里生出了一种狂热的渴望，渴望着做些疯狂的不顾一切的事情。

“你是一个好家伙，”那浮浪者继续说，“宁愿在这里偷懒，和老人及无用的废物等一同的腐溃下去，不愿出去到自由的空气里去飞翔。你真枉作了一个男子汉呀！振作振作罢！与我和衷共济的一道出去，现在我们一同去恳求释放出去罢。我们可以一同步行到南方去。你说怎么样？”

“天晓得，我想我愿意去的呀！”台仰高叫着说，眼睛里放出了闪光。他兴奋地在那木棚内兜圈子，走到门口去看看天空，又重新走回来望着地面，手足不知所措地尽在抽动。“你想，这是可以的吗？”他还是在继续着问那浮浪者。

“当然是可以的，”浮浪者还是继续着在回答。“和我一同去恳

求医院长释放你出去罢。”

但是台仰却不愿离开那木棚。他对于重要的事情，在一生中从来也不曾能够有过一个决心。

“你想，这是可以的吗？”他还只在继续着不断地说。

“唉，可咒骂者在此，这岂不是一场笑话么？”那浮浪者最后就这样的说，“请你老住在这地方罢，祝你好，再会。我是要去了。”

他走出了那木棚，走过了院子。台仰伸出着手，向前抢上了几步。

“我说——”他刚开口说，马上又停住了。他的脑袋里急旋着碧绿的田野，滚滚的山泉，笼罩在蓝雾里的山冈，与在车前草生满的田上空处的云雀的高歌，但总有点物事在绊住他的腿，使他不能放开两脚，跟上那个浮浪者的后面而追赶上去。

“喂，我说——”他又开始了，但又忽然停住，而他的颜面却颤动了起来，额角头钻出了几粒真珠似的大汗。

他终于不能决下心来。

原载一九二九年二月三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九期

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

〔美〕玛丽·衣·味尔根斯作

午后也已经是向晚的时候了。光线正在昏暗下去。外面院子里的树影也变过了样子了。从远处传来，有些乳牛的鸣声，和小铃儿的丁零摇振之音。农场的小车，有时颠播过去，路上就飞起一阵灰来。几位穿蓝衬衣的农夫，也肩荷着锄铲，慢慢儿拖着笨重的脚步走过去了。在软和的空气里有小队的飞蝇在行人面前上下地飞翔鸣动。事事物物之上，仿佛是正只为了将归沉寂的原因而起了一种幽微的播动——这实在也正是一种沉静寂灭的夜色将临的前兆。

这一种淡淡的日暮的播动，也感染到了露衣莎·霭丽思的身上。她在她的起坐室的窗前和平沉静地缝她的针线已经缝了一个下半日了。现在她很小心地把针儿插入了她的正在缝纫的衣服之中，把这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更和她的顶针和线球剪刀之类一道的安放入了一只手提篮里。露衣莎·霭丽思在她的一生里从没有把这些妇人缝纫用的随身小件乱放遗失过一次，这些随身的用

具，因为使用得很久和长不离手的原因，几几乎是已经变成了她自己的形体的一部分的样子。

露衣莎在胸前腰际缚上了一条绿色的胸围，取出了一顶周围缀着绿色丽绷的平顶宽边的草帽来。然后拿了一只蓝青的粗窑小碗，她为摘取夜点心的莓果而走到了园中。莓果摘取之后，她就坐下在后门台阶的段上，在那里摘下这莓果的茎来，很小心地把摘下的茎干又收聚在胸围斗里，然后她就把这些不要的茎干丢入了鸡笼。她又向台阶边上的草里深沉看视了一番，看她自己究竟有没有把茎干之类遗掉在那里的草间地上。

露衣莎的行动是很慢很沉静的，为准备一餐夜点心，她不得不费许多的工夫。但当准备好了之后，她却总把它安放得齐齐整整，看起来真仿佛她是她自己的一位尊客的样子。那张小方桌正摆在厨房的中心正中的地面，上面盖着一块浆得硬挺挺的麻纱桌布，桌布边沿上有种种的花形在那里放光。露衣莎有一块蔷薇色的绫巾罩在她的茶盘之上，茶盘里排放着一只满贮茶匙的细纹玻璃杯，一个收盛奶油的长银瓶，一只细磁的糖碗，一副淡红细磁的茶托和茶杯。露衣莎每天用的尽是些细致的磁器——这是她和她的左右近邻们绝对不同的一件事情。邻居们关于这一点也在他们自己的中间在幽私地说长道短。因为他们在平时的饭桌上用的都是些平常的粗窑陶器，他们的最好的全副细磁器具，常宝藏在客厅的食器架上的，而露衣莎·霭丽思也并不见得比他们富裕，并不见得比他们更高一等，可是她却老在用那一种细磁的食器。她的晚餐的蔬菜，是一满玻璃盆的糖拌的莓果，一碟小圆烧面包和一碟脆白的饼干。还有一两叶卷心洋萵苣菜的菜叶，是经她切得很细致优美的，也摆在那里。露衣莎最喜欢这洋萵苣菜，在她

那小小的园里，她是把这菜培养得十分完美的。虽然是很少量很文雅的在吃，可是她却吃得很称心；看她那种吃的样子，觉得一堆颇不少的食物竟会消蚀下去的这件事情，简直是一件奇事。

吃完了夜点心之后，她就倒满了一碟烤得很精致的小圆薄面包，拿着走到了后面的院子里头。

“西撒！”她叫着说。“西撒！西撒！”

院子里听得见一种突冲的声音和一条链子的击响，半隐藏在高茎杂草和花枝中间的一间小小的狗舍门口，就现出了一只大的黄白犬来。露衣沙拍拍它的头，把那碟小圆薄面包给了它吃。于是她就回转到屋里，去细心地洗涤茶器，措擦细致杯碟去了。黄昏的黑影深了起来；从开在那里的窗口飞进来的蛙唱的声音，异常的响而且锐。忽而一阵尖锐的长响又侵入了窗来，是一只雨蛙的鸣声。露衣莎脱去了她的绿色棉布的胸围。里面露出了一条红白印花的较短的棉纱胸围来。她点上了洋灯，就又坐下去再去缝她的针线。

约莫半点钟之后，爵·达盖脱走向她的屋里来了。她听见他的沉重的脚步在步道上走，就立了起来脱去了那条红白印花的胸围。在这印花胸围之下另外她还有一条穿在那里——是一条下面用细麻纱镶着滚边的白葛布的胸围；这是当她接待客人的时候才服用的东西。若不是有客人在面前，她总是把那条缝纫时用的棉纱胸围罩在这条白葛布的胸围之上的。她用了一丝不乱地急速的手法把那条红白的胸围折叠得好好，然后又把它收藏在一只桌子的抽斗里面，恰正在这个时候门就开了，爵·达盖脱走了进来。

他一走进来就仿佛是全间屋里都充满了他的行动身体似地打破了这屋里的和平沉静的空气。本来是睡着在南窗前的绿笼里的

一只黄而且小的金丝雀惊醒了转来，在笼里不安似地振翮摇动，把它的两只黄小的翅膀死劲地在向笼丝扑打。这小鸟当爵·达盖脱走进这屋里来的时候总没有一次不是这样的。

“请你的晚安，”露衣莎说。她伸出她的手去，仍保持着一种谨严恳笃的态度。

“请你的晚安，露衣莎，”这男子用了粗大的声音回答她。

她替他摆好了一张椅子，两人就隔住了一张桌子而遥遥相对地坐下了。

他挺身坐在那里，把他那双粗重的脚端端正正地伸着，作了一种适意的谨严的态度在看周围屋里的样子。她虽也坐得很直，可是优婉得可怜，把她那双纤手安放着在白葛布的膝上。

“今天真是一天好天气呀。”达盖脱说。

“暧，天气是真好，”露衣莎柔婉地附和着说。停了一会，她又问他，“你今天在晒干草么？”

“是的，我今天晒了一天的干草，在下面十亩地的大空场里。真是了不得的苦工。”

“可不是么？”

“是啊，是在太阳火里的苦热的工作呀。”

“你母亲今天好么？”

“暧，母亲是很好的。”

“李丽玳儿现在是在她那里罢？”

达盖脱涨红了脸。“是的，她是，在她那里，”他迟迟地回答了一声。

他的年纪已经是不很轻的了，可是在他的那张大脸上却还映着一种小孩子似的神气。露衣莎的年纪并没有他那么大，她的额

面也要比他的白净光洁些，可是看将起来总觉得她似乎要比他老一点的样子。

"我想她一定是很能帮助你母亲的，"她又继续着说。

"我想她是的；母亲若没有了她我怕她老人家将不能够过去哩，"达盖脱说，表示着一种困惑的热情。

"她真象是一位很能干的姑娘。并且她也很好看，"露衣莎说。

"是的，她的相儿是很好看的。"

忽而达盖脱弄起摆在桌子上的书本来了。桌上有一本红方的署写姓名的册子和一本少妇的礼赠之书摆在那里，原系是属于露衣莎的母亲的东西。他一本一本的拿了起来，打开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它们搁下，把那本署写姓名的册子搁上了那本礼赠之书的高头。

露衣莎含了一种柔婉的不安的样子尽在守视着那两本书。最后她终究站了起来，把书本的位置换过，将那本署写姓名的册子换放成了底下的一本。这是这两本书的本来摆在那里的样子。

达盖脱作了一脸稍觉难受的微笑。"把两本书中间的任何一本摆上了高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

露衣莎含着了一脸请求原谅的微笑看了他一眼。"我可是常是那样的把它们摆着的，"她轻轻地说。

"你对无论什么物事总是那么不惮烦地细心的，"达盖脱又装着笑脸说，他的那张大脸却红涨起来了。

他在那里总又坐了一个钟头的光景，然后立起来要走了。正在走出去的中间，他钩跌着了一块炉前的粗毯几乎跌了一跤，把身体撑住复回原来的姿势的时候，却又冲着了放在桌上的露衣莎的提篮，终于把它打翻掉到了地上。

他先看看露衣莎，然后又看看在地上滚动的线球之类，就很笨重的把身体伏了倒去想要把它们来检拾起来，但她却劝阻他可以不必。“不要紧的，”她说，“等你去了之后我会来检拾起来的。”

她说话的时候略带有一种很不易觉察的偏执的样子。或者她是有一点被搅乱得不自在了，或者也许是他的神经兴奋状态感染了她的缘故，故而使她在竭力想慰抚他要他安心的态度中间露出了一点仿佛是勉强的神情。

爵·达盖脱一走到了外面，便深深地吸了一口甜美的夜间的空气而长叹了一声，并且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正同一位无邪而满怀好意的粗暴野汉得不闯大祸而从一家贩卖精细的磁窑器店里退出来的一样。

一面，在露衣莎的方面呢，也感到了一种同样的感觉，正仿佛同一位善心的着急着得很久的贩卖磁器的店主，于那个同野熊似的粗汉退出店后所感到的感觉一样。

她先缚上了那条红白印花的，然后又缚上了那条绿色的胸围，将打翻在地上的各种物事一一细心地检起重把它们放入了原来的手提篮里，更将那块炉前的粗毯铺了一铺平直。她又把洋灯移放到了地板之上，很精细地检视起铺地板的毛绒毯来。她甚至把手指伸出向地板上去擦擦，又举起手指来审视了一回。

“他却踏进了许多灰尘来在这里，”她轻轻地念着说，“我本来就在想他是一定要踏进些来的。”

露衣莎就拿出了一个盛灰的盘和刷子来，很细心地把爵·达盖脱的足印扫了一扫干净。

这事情假若是使他知道了的话，那这又必将增加上些他的困惑与不安无疑，虽然这对于他对她的一片至诚之心原是丝毫也不

会有什么影响的。他每礼拜要来看露衣涉·霭丽思两次，而每次来的时候，坐在她的这间收拾得很精雅而又香又软的屋里，他总觉得身体的四面是仿佛被细致的花边篱笆包围住在那里的样子。他真怕敢动一动，免得他的那双粗手粗足要将这同神话里老有的似的细蛛网儿触破，并且他也老觉着露衣涉也在那里很担心地守着他，怕他真的要闯出这样的祸来。

可是不晓怎么的这种细致的花边网和露衣涉总在强迫着要求他的无条件的尊敬与忍耐和忠诚。在他们的中间是已经经过了一个差不多有十五年之久的特异的求婚情事的，现在是在一个月之内就要结婚了。在这十五年中的十四年间他们俩竟没有见到过一次面，并且两人之间在这十四年中就是来往的信件也是交换得很少很少的。爵在这十四年中就一径住在奥斯屈拉利亚，他到这金矿地去本就为想发财而去的，一去他就住下在那里直到他发到了财为止。若说想发到财非要在那里住五十年不可的话，那他也许会在那里住五十年，等到了衰老得连走路都颠摇不定的时候才回来和露衣涉结婚也说不定，或者简直是死掉在那里再也不回来和露衣涉结婚也说不定。

但是十四年间财是发到了，而他也为想和在这十四年中间一点儿也不起疑惑只在忍耐地等着他的这个女人结婚的原因回到故乡来了。

在他们的定婚之后不久他就把他的想到这新矿地去的计划，和打算在他们结婚之前弄到一宗相当的财产的决心对露衣涉说了。她听了他的话也仍旧不失她的那种优美的沉着的态度对他表示了同意，这一种优美的沉着的态度是永也不会从她的身边失去的，就是当她的爱人要出发就道去试那个前途不定的很远的旅行

的时候，她也仍旧是这样的保持着在那里，至于虽则是被他自己的铁样的决心鼓励得很坚固的爵呢，到了最后的一刹那却有点忍不能忍的颓丧起来了，但是露衣莎仍不过是脸上露了一点微红上前去和他亲了个嘴，好好地和他诀别。

“总之这是不要几年的，”可怜的爵压住了情热嗄声地说；但是这一个“不要几年”却成了十四个年头。

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有许多出乎意想以外的事情发生了。露衣莎的母亲和哥哥都死了，她在这世上就只剩了孤零丁的一个，但是在这些事情中间的最大的一件却是一件微妙渐进的事情，是天性纯朴的他们俩所不能了解的——就是露衣莎的性情趣向走上了另一条路的这事情，这一条路呀，在平静的天地之间原是平坦的一条直道，可是只是直而不曲，一直要到了她的坟墓中间才告终结的一条道路，而且又是很狭，在这一条路上连容一个旁人在她边上的这点余裕都不能够有的。

当爵·达盖脱回来的时候（他是不曾把要回来的事情通知她的）露衣莎最初所感到的是一种惊愕之情，这在她对她自己虽则是不肯承认，而他也是再也梦想不到的事情，但这却是真情。在十五年之前她是的确对他发生过爱情的——至少她想她自己是这样的。正在那个时候，柔和地顺从追随着少女期的自然的春情，她是把将来的结婚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合理的解决与人生的或然的愿望看的。她只以沉静的柔顺听取了她母亲对于这问题的意见。她的母亲是以富有冷静的理性与优美和平的气质见称的人。当爵·达盖脱来求婚的时候她母亲也曾很贤明地和她仔细讲过，所以露衣莎便毫无踌躇地接受了他。他实在是她的开情窦以来的第一个爱人。

她在这样长年的岁月中间对他是再忠诚也没有的了。对于去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这一个想头，就是在梦里她也不曾梦到过。她的生活，尤其是最近的七年间的生活，老是充满着愉快的和平的色彩，对于她的爱人的远离异域她从来还没有感到过不满或难耐的心情；可是她却也老在打算着他的回来而在把两人将来的结婚当作一件事理的必不可免的结果看。但是呀，不晓怎么的她终于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想法，把这一件结婚的事情总看作了将来很远很远的事实，由她看来，仿佛这件事情是非要到今生完毕他生开始的边际到来的时候不会实现的样子。

在十四年间她所盼望着，期待着和他结婚的爵现在如她所盼望着地回来的时候，她倒同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事情的人一样变得惊愕仓皇惘然不知所措了。

至于爵的惊惧震愕呢，在时间上比她的还要来得落后一点。他看看露衣莎，一看就觉得他旧日的那种赞美之情的确还有维护的价值。她比从前真没有变过什么。她仍复还保有着那种美丽的丰度和温柔的雅致，而她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发他以为还是同从前一样的富有牵引力的，在他自己的一方面呢，他的应做的事情是已经做了了，他已可以不再去孜孜于求利求财了，面旧日的那种寻奇猎美之风仍旧和往日一样的甜蜜一样的明朗在他的耳朵里吁吁地吹啸。他在过去在这些风声里所惯的歌声原是露衣莎这一个名字。他直到现在也已经有好久好久还很忠诚地确信着他所听见的仍旧是这一个名字，但到了最后他觉得虽则风声里所唱着的歌总仍旧还是这一个，可是歌声里的人名却有了一个另外的名字了，而在露衣莎的一面呢，觉得这风声从没有比幽幽的微鸣更响一点过；现在可是连这微鸣都衰杀下去了，一切的事物都已经变

成了静默。她半用意识似地静听了一忽儿；然后又很平静地转过了身仍复去缝她自己的嫁衣裳去了。

爵已经把他自己的房子规模很大很华壮地施了一番修改了。这当然仍旧是他那间旧日的农场里的老家；新婚的他们夫妇也非在那里住下去不可，因为爵不愿意抛弃他的老母，她老人家是不肯离去这一间她的老屋的。所以露衣莎就非离去了她自己的那间房子而去和他们同住不行；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在她的那些整洁的处女时代的器具什物及娘家的一切所有物的中间走来走去走走的当儿，她看来看去总感觉得仿佛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亲爱者们的面孔以后怕将看不见了的样子。当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她原可以把这些物事带一部分去的，可是呀，把它们的旧日的情形位置变换之后，那它们简直要不是本来的它们一样地变成一种新样子的。并且此外还有许多在她的这个满足而清静的生活里的特异之处，她大约也非全部舍去了不可。以后比这些娴雅过细的日课更要辛苦的操作，大约也总要丛集上她的身来。一间很大的房子不得不整理；朋友来往的交际不得不应酬；爵的严肃衰弱的老母不得不侍奉；而且农村里的节俭之风是很盛行的，她若用一个以上的使女的时候，那怕又要违反这一乡的习俗。露衣莎在家里有一个小蒸馏器备在那里的，当夏天的节季她老爱把玫瑰，薄荷香草等的芳甘的花露蒸馏出来。但不久之后这蒸馏器也不得不高搁起来了。她的各种花露水原也已经积贮得很多了，可是此后单就为了蒸馏的快乐而去蒸馏的余闲总也要没有了罢。因为否则爵的母亲怕要以这事情为痴傻而笑她；她老人家对这事情况且已经讽示过意见了。露衣莎最喜欢把麻纱布类缝接拢来，并不常是因为有缝接的必要，她不过单是想享受享受在这中间的单纯柔雅的乐趣而

已。只因为想享受享受这重把它们缝接拢来的快乐之故，她曾经几度的把已经缝好的接缝拆开来过了，这事情说出来大约她是总不乐意承认的，可是事实上她却老在那里干这一个玩意儿。在甘美日长的午后，坐在窗前，幽幽雅雅地把针头向纤细的织缝里穿缝过去的她，看起来实在好象是一位象征和平清静这一种情调的女神。但是在将来象这一种说起来原也可笑的寻求快乐的机会大约总也很少了罢。爵的母亲，这一位就是到了老年也专喜欢管人闲事生性不驯的老主妇，或者也竟许是具有烈烈轰轰的男性的粗鲁气质的爵他自己，对这些优美而无意思的老处女式的行为，大约总也要皱起眉头笑着出来劝阻的罢。

露衣莎对于她那间孤寂的住屋的整理与收拾，几几乎抱有一种艺术家的热狂的样子。她看了被她揩擦得亮晶晶同珠玉似地放光的玻璃窗，心里头就会感到一种真正的得意的动悸。对她的整理得清清洁洁，里面的物事件件都折叠得好好，秩序整然而且带有些防虫紫菊花三叶香草和清洁这一件事情本身的气息的箱笼抽斗之类，闲雅地看看，她觉得看一辈子也不会看厌。以后光就是这一件事情还能够这样的存续下去不能，她也觉得很没有把握。她常有许多豫想将来的可怕的幻觉，因为太可怕了，一半她却不得不自责自己的无礼猥亵而努力地在把这些幻觉排除开去，这些幻觉不外乎粗野的男子用的物事，这儿一堆那儿一簇地周围散放着的杂乱情形；和因为一个粗野的男子处在其中的缘故，在幽静雅洁保持着融和的色彩的环境之中必然要起来的那一种灰尘龌龊与凌乱的样子。

在她的种种不安的豫感之中，还有一件并不能说不重大的，是关于西撒的事情。西撒在狗的中间实在可说是一只被幽闭在那

里的禁犬。在它的一生中的大部分它只住在那间不与外界往来的狗舍里过去的，同它的同类的交游当然是断绝了的不必提起，就是各种无邪的狗类的娱乐它也一点儿也不曾有过。西撒从它的幼年初期以来从来也没有过上一匹小白兔的洞穴边去静候捕捉一次的事情；上邻家的厨房门口去拖一块被抛出来的骨头来吃的快乐经验它也从来没有过的。这都因为当它还没有脱出小狗时期的时候犯下了一次罪的缘故。这一只相貌也很柔和，全体的样子也并不邪恶的老犬，对这一次罪恶的悔恨之情，究竟能有几许的深刻，那是谁也不能够知道；不过不管它究竟有没有生到悔恨，总之它却受到了十足的刑法的谴责了。老西撒在怒吠狂叫里举起声来的事情是很少有的；它身体长得很肥，老在作打盹想睡的样子；它的蒙眬的老眼边上有两个黄色的圈纹看起来象煞是它戴在那里的眼镜；但是在一位它的邻人的手上却印着有几个西撒的雪白锋利的幼齿之纹在那里，因此它就不得不被系在一条链子的一头，孤孤单单地在这一间小舍里过它十四年间的独居生活了。被咬的这位邻人因为伤处的剧痛与怒恼的结果，要求或者将西撒来击毙或者将它完全放逐出去。所以狗的属主的露衣莎的哥哥就替它造成了一间狗舍把它吊系了进去，这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了，在它的幼年活泼的浓兴之中它犯下了那一口可纪念的毒咬，以后除了在它的主人或露衣莎的严重监视之下以链子的一头为度，试过几次短短的游行之外，这一只老狗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监狱里的囚犯了。本来就没有多大野心的它对于这件事情究竟是否在感到无上的荣耀的，却是一个疑问，但是事实上它的身上居然也因此而担负着有一点不值钱的名誉。村里的许多大人和一般的小孩都在把它当作了一只狞猛的野兽在看。从恶名声的方面说来，

怕露衣莎·蔼丽思的这只老黄狗的名声并不在被圣乔治所屠斩的那条毒龙的名声之下的。母亲们老在用了严重的叮嘱告诫她们的子女，教大家都不要太走近这一只狗的身边，小孩们听了自然最乐意相信，被一种恐怖的快乐所迷引，他们于轻脚轻手地偷跑过露衣莎的房子的时候，对这一只可怕的老犬总不免抛几眼偷视或回头来看它一阵。假若偶然间它作一声嘎声的怒吼，那周围就要起大恐怖了。行路的旅人偶尔到露衣莎的院子里来的，总满怀了敬意对它看看，并且要寻问一声那链子究竟是坚牢的不是。西撒假如是照寻常的样子被放着的时候，那它也不过是一只极平常的狗罢了，决不会引起人家的什么注意解释的；但是一被链子来锁起，它的恶名就加上了声势到它的身上，而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就因而失掉，看起来就变得阴暗朦胧异常的硕大了。不过有宽大的理性和粗暴的气质的爵·达盖脱，对它却还能看出它的本来的面目来。他毫不会把露衣莎的婉转的警告摆在心上，敢大胆地直走上它的身边，去拍拍它的头，或者竟想试放它出来恢复它的自由。但因为露衣莎惊骇得太厉害了他才不敢下手，不过关于这事情他在这中间却总时时在很坚决地宣述他的意见。“在这里镇上怕再也没有一只比它性情更好的狗了，”他总是这样的在说，“把它象那样的在那儿系锁起来实在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将来总有一天我要把它释放出来。”

将来他们的财产所有不得不完全并合在一起的时候，露衣莎怕他总有一天要实行这计划的。她一个人会想象起西撒在这一个清静而无守备的村子里头乱暴狂跳的样子来，她在想象里看见无辜的小孩们在路上遇着了它被它咬得血涔涔滴了。她自身呢，对这只老狗原是非常之痛爱的，因为它是属于她已死的哥哥的遗物，

而它对她也老是很柔顺驯服的；但是她对于它的那种狞恶的野性，仍旧是抱有绝大的恐怖，坚信它是不会失去的。她老在告诫人家，教他们不要太走近它的身边去。她喂它的时候用的总是些玉蜀黍粉糊与小薄烧面包等制欲的食料，决不用那些由肉类与骨头弄成的有刺激与残忍性的食品去激起它的危险野性来的。露衣莎守视着这老狗在咀嚼它那份单纯的食料，一边想起了她自己的就要到来的婚期，竟不觉惊愕了起来身体上起了颤栗。可是将代那种香甜的和平融洽的情调而起的乱杂与纷扰的预感，西撒的狂乱怒闯的兆头，与夫她那只小黄金丝雀的乱扑乱跳的事实等都不能给她以一点稍有变换的口实。爵·达盖脱却从来是就爱她的，他为了她并且是去苦劳了这些个年头了。不管它将来事情要变得怎么样，在她的一方而，总不能对他变作不忠不实而使他伤心失望的。她只在很优美地一针一针的细缝她的嫁时衣类，时间已经过去了，直到了去她的婚期只有一礼拜的日期之前。那是一天礼拜二的晚上，他们的婚期原是定在下礼拜三的日里的。

那是一天满月之夜的晚上。差不多九点钟的时候，露衣莎从村道上向下散了一程步。村道两旁都是成熟的稻田，是以矮矮的石墙作界的。石墙之旁生长着些丰盛的矮树之丛，中间也杂有些野樱桃老苹果等很高的杂树在那里。不多一忽露衣莎在石墙上坐下了，含了一种微微地悲哀沉思之情在向左右前后眺望。高高的乌果树丛与金莲花薮和悬钩于藤刀豆枝等结合交连在一处把她四边围住了。她在这些枝藤矮树之间占得了小小的一席空地。在村道的一面和她相对的一方，是一排延长的树列。月亮射在这些树枝的中间。树叶闪烁，都返射出了一层银色的光辉。路上在那里交互闪动的是美丽的银色和黑影相交的斑点。空气里充满着一种

神秘的蜜腻香甜。“这难道是野葡萄么？”露衣莎轻轻地自对自的说。她在那里坐了好久的一会。正想立起来走的时候，她却听见了些脚步声音和轻轻的谈话之声。于是她就不得不静止着不动了。这本来是一个僻静的地方，她倒有点觉得胆小起来了。她想她应该在树影里静静地躲着，让这几个人，不管他们是谁，从她那里走过去才行。

但是当他们正要走到而还没有到她那里的时候，话声停止了，脚步声也同时地不再听得出来。她才知道这些话声脚步声的主人总也在石墙上坐下了；她正在想或者她可以不被他们觉察而轻轻地偷跑开他们，但正在这个时候话声又把静默打破了。这是爵·达盖脱的声音。她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

说话开始之前先来了一声高声的叹息，这叹声同说话的声音一样是她所听惯的音调。“噢，”达盖脱说，“那么，我想，你总已经下了决心了罢！”

“是的，”另外的一种声音说：“我想到了后天就走。”

“那是李丽玳儿的声音，”露衣莎自己一个人在想。这话声连它的主人的形体都在她的心里唤醒过来了。她看见了一个高高的，身体长得很丰满的女孩，颜面是很有决心很细白的，在月亮光里看起来更觉得坚决更觉得洁白了，她的很浓厚的一头金发是编成一个紧紧的结拖在后面的。是一个满保着那种乡间女子特有的镇静强壮和丰润的女孩，她那种机灵的样子就是在一位公主的身上也是很配的。李丽玳儿是为村中大家所崇拜的一个宠儿；她却巧正具备着那种可以挑动人家的赞美的特质。她是一个又善良又美丽又聪明的女子。露衣莎听见人家赞美她的话语也已经不只一次两次了。

“嗳，”达盖脱说，“我也没有一句什么话好说。”

“我也不晓得你将怎么的说，”李丽玳儿回答他说。

“真也没有一句话可以说得，”达盖脱重复着说，把话声沉重地拖得很长。于是就来了片时的沉默。“我想那也是很好的，我并没有什么悔恨之情，”到了最后他又开始着说，“就是昨天居然那么的说出了——总之无论如何我们是把我们中间互相感到的感情说出了。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明明知道的。当然我是没有法子把事情少许变动一点的。我不得不就这样的下去到下礼拜就和她去结婚。我那能够把一个已经等了我十四年的女人舍去，而使她伤心失望的呢。”

“假如你明天要这样的薄情欺她的话，那我就不要你了，”那女孩忽然含了热情大胆地辩护着说。

“嗳，当然我不会这样的给你这一个不要我的机会的，”他说，“不过我也不相信你真会不要我的。”

“你瞧着我可真会的。男子汉大丈夫，名誉正义那能够不顾着的呢。假如有一位男子为了我或另外无论那一个女孩而把这些名誉正义都弃抛了的话，那我将一点儿也瞧他不起哩；爵·达盖脱，你瞧着罢，往后你才知道我的厉害。”

“嗳，你马上就可以看到我将不为了你或另外无论那一个女孩而把名誉正义等全都置之于度外，”他回答说。他们俩的话声，简直仿佛是两人各含了怒气互相在那里争论答辩的样子。露衣莎尖起了耳朵在听着。

“你觉得你非走不可的这一件事情我是很在替你痛心的，”爵说，“不过我也想不出法子，或者这是最善的一法罢。”

“这当然是最善的一法。我希望你和我都能够有充分的常识

才行。"

"嗳，我想你倒是不错的。"爵的声音忽而变了一种柔和慰抚的低调。"喂，李丽，"他说，"我是总可以马虎过去的，但我真不忍想到——你总不至于为此而烦闷伤心罢？"

"我想你总不至于看到我将为了一个已和他人结过婚的男子而烦闷伤心。"

"嗳，我真希望你能如此，——李丽，我真希望你能如此。我的心只有上帝知道。并且——我希望——将来你总有一天——或者你会——遇到一个另外的人，——"

"我想我也没有必不会的理由。"忽而她的话声调子变了。以后她就用了一种甘美清彻的声音，说得格外的响，就连在大道之外都可以听到她的话声。"不，爵·达盖脱，"她说，"我这一生中是再也不想和另外一个人结婚了。我是有彻底的常识的，我那会故意去摧断我自已的肝肠忍心去做一个大傻瓜呢；我可是再也不想结婚了，这一点可以保证你的。我并不是那样的女子，可以把这事情重来一遍的。"

露衣莎在矮树丛的背后听到了一声深沉的感叹和一种温软的动摇。然后李丽又开始说——这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她已经立起来在那里的样子。"这下回可不能再来的了，非加以制止不行，"她说，"我们在这里耽搁得也太久了，回去罢。"

露衣莎在那里坐着呆住了，一边却在听着他们走回去的脚步声音。停了一会她也站了起来轻轻地溜回了家中。第二天她把家里的事情仍旧很有秩序地做了；这是同呼吸一样地有一定的程序的事情；但是嫁时穿着的衣裳她却不再缝了。她坐在窗边尽在那里沉思默想。到晚上爵又来了。露衣莎·爾丽思从来不晓得她自

己是有应付事情的外交手段的，但那一天晚上正要用它的时候她却也居然自己在她的仅少的女性的自卫武器之中发见了，虽则这原不过是一种性质很柔和的武器。就是到了现在她也几几乎不能自信她所听到的是真的不错的，她还在疑惑不决，假如她把她的婚约的解除的时候究竟会不会给与爵一个很大的打击的，她非要暂时把她自己的关于这事情的意思隐瞒一下，先来探探他的意思看不可。她的这外交术居然成功了，最后他们俩竟达到了互相了解的程度；不过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也和她一样的在害怕，生怕他自己的心迹要破露出来。

她并不提起李丽耶儿的名字。她单只是说，她对他也并没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不过她象这样的一个人已经住得很久了，真怕把她的这一个生活样式来改变一下。

“嗳，露衣莎，我是决不怕的，”达盖脱说。“我若老老实实地说，那我想或者这样倒也比较得好些；不过假如你若愿意守约嫁我的话，那我到死为止决不会有二意的。我想这一点你总明白的罢。”

“是的，我是明白的，”她说。

那一天晚上她和爵分手的时候觉得比在往日还要恩爱，他们俩有好久好久不曾感到这样的温存慰贴过了。两人各握着了手，立在门口，悲哀的记忆的最后一阵大浪各打动了他们两人的哀心。

“嗳，这却不象诸事已经终了的样子如我们所想的一样，露衣莎，是不是？”爵说。

她只摇了摇她的头。在她的沉静的脸上却露现了一阵小小的痉挛。

“我若能帮助你替你做些事情的地方，尽管请你来叫我，”他

说，“我是永也不会忘记你的，露衣莎。”于是他就和她亲了一个嘴，沿着村道走下去了。

露衣莎，在那一天晚上只剩了她孤零丁一个人的时候，也稍稍流了一阵眼泪，她却不晓得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当醒转来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正同一位怕把江山失掉的女皇得到了确实的保证的时候一样。

现在是高茎的杂草可以尽管在西撒的那间幽居的小舍周围丛生起来，雪也可以继续不断地落上它的这间小舍的屋顶上来，而它却决不会到无守备的村子里去狂暴作乱了。现在那个小金丝雀夜夜可以尽管由它去滚成一个和平的小黄圆毬而安眠，不致被恐怖惊醒转来而将它的翅膀打扑上笼丝去了。露衣莎可以由她己心之所欲，尽量的去缝接麻纱，蒸馏蔷薇，打扫揩擦与整整齐齐的折叠衣类去了。那一天下午她在窗前缝着针线，觉得完全是沉浸在和平的空气里的样子。高高的，挺直的，艳丽的李丽珖儿从窗前走了过去；可是露衣莎却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难受。即使说露衣莎·霭丽思在不晓得的中间因图一时的安易而将她的永久的权利卖去了的话，那也是无伤的，这一时的安易的滋味实在是鲜美得很，并且到如今为止在这样长的岁月里，这实在是她的唯一的慰安满足的源泉。和平的静肃与狭隘的安宁在她实在是同永久的权利一样地适合的。她邈想着一长列的未来的日子，看到了这些日子都是圆滑无疵纯洁得同一串念佛珠上的珠子一样每一天总同其他的日子相象，她的衷心就不觉充满了感谢之情而高涨了起来。屋外头是炎热的夏天的午后；空气里散满着繁忙的收获期里的人和鸟与蜜蜂的声音，有喂喂的叫声，有金属器具冲击的声音，有甜蜜的嘤嘤鸟鸣之声，有冗长的蜜蜂的哼声。露衣莎坐在那里，

心里头满贮着祈祷的时候的虔敬之念在细数她的未来的日子，真象是一位不入庵院的清静的尼姑。

原载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奔流》第二卷第一期

一个败残的废人

〔芬兰〕约翰尼·阿河作

去年夏天，我们——我的朋友一位画家和我自己——住在北萨佛拉克斯上部的一处农场里过夏。这农场去吉许道儿夫约莫有大半英里的间隔，座落在一条狭隘的半岛当中的一区风景很好的地方。我那位朋友的到此，原是为画自然的风景而来；而我呢，却只往各处去走走，将光阴在无为的幻梦之中消度过去罢了；手里头捏了一本书我在他的旁边会直挺挺躺睡下去，并且有时候在那些丰肥的野草上躺着也竟会朦胧地睡一忽儿的。

我们过的真是一种幸福的不顾前后的艺术家的生活，各自都在欣喜，欣喜我们会这样的富有这么些个特异的天赋思想，各自又都很有确信，确信我们是十分具有把这些思想表现具体化出来的能力。

农场的上下又尽是些活泼天真，很多兴趣的人，农场的主人最喜欢说话，实在也有点瞎吹瞎说的地方，可是他的心却是很好很善的；农场里的女孩子们也都机灵喜乐，很会说话，主妇是一

位容貌娴丽有才干而又很柔和的萨佛拉克斯的女性。在家里差不多是不大看得见她的，而实际上却似乎是她在那里指挥管理农场里的一切。洗过澡，吃过晚饭，或在那间很大的吸烟室里，或在前室的台阶之上，我们和农场里的家族全部坐着谈着，兴高采烈，每有到了半夜还不停息的时候。

在这农场里可是还有一位人物住着，这位人物当我们全体在一道作闲谈的时候，从来也不曾来参加过，而实际上也似乎并不是属于这家族中的一位族人，是一个中年的瘦长的男子，颜色是黝黑的，两眼深陷在额下，浓厚的一头头发老是乱蓬蓬地披着，似乎是从不加以梳刷的样子。吃饭的时候他原也和主人在一张桌子上吃，吃的面包也是和主人的一样的；不过他用的白塔油盆和牛奶罐却是有他自己的一份的。假如我们都坐在吃烟室里呢，那他就伏处在前室的台阶之上；假如我们走到了前室里去呢，那他就走转了身爬上扶梯去了，从那里望出去，他牙齿咬着了烟斗，差不多是可以看得见水面的。他老在哼吸着烟，当一筒烟还没有吸了的时候，他就要把残烬从烟斗里抓出，另装一筒，重新点火，再吸起来，除此而外，别的事情他什么也不做的。大家从来也没有教他去做过工，田里也不曾教他去过，林里也不曾教他去过。可是拿着了他的钓鱼竿他却能几个钟头的痴坐在水边，有些时候，他兴致到了，也时时会补缀那些鱼网鱼篮之类的捕鱼器具。一礼拜中他要去吉许道儿夫两次，从那边的商人那里去接取些新闻纸类来，去一趟他总大抵要把那一天的时间整天的费了才回来。好容易终于走回来了，那他的牙齿之间总老有一枝短短的嚼烂的烟卷尾巴含着，这烟卷尾巴他总要再把它装到烟斗里去重吸起来。新闻纸类他总老是在路上的水濠边上读的，我们有时候出去散

步，往往会遇见他在那里耽读他的新闻记事，好象是完全被这些新闻纸上的文章吸收住的样子。

起初他总老是避开我们，当我们从他那里经过的时候，他总要把头掉转，朝向别的一方面去。但是后来他也把我们的新闻纸类一并拿取了来，而我们也常常以枝把烟卷送给他吸以后，他却和我们有点接近起来了。爱吸烟卷大约是他的一个弱点。有时候即使他已经把淡巴菰在烟斗里装好了的时候，他也会马上仍复把烟斗收起，而很热心地点起那枝你送给他的烟卷来吸。

往后过了一晌，假如我们在一块稻田，一处草地或一所有树林的山坡上安顿驻下的时候，那他也会跟近前来，起初总是很注意而保持着一段相当的距离，然后可是终要渐渐地走近，近到他从一石一树段上站着能够看出我们的画为止的地步。到了这里他就会将注意全部深注在画上，甚而至于可以把他的烟斗都完全忘掉。我在边上私下仔细地守视着他；老看得见他那张平时是那样地死气颓唐的脸上忽然会现出十分紧张的神气来，当他在忙着移动他的双眼，很有趣似地把野外的风景本身和画上的风景对比的时候。

“您是农场主人一族的族人么？”有一次当他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得好久之后，我这样地问他。

“不是的，”他匆匆不经意似地回答了一声。

“您当然总也不是在那里帮工的农奴罢？”

“农奴？——不是。”

我可不能再追问下去了：“那么你究竟是什么呢？”因为他并不来妨碍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也落得不去管他的闲事，并且此外他还自动的肯替我们拿拿画具之类。

从他的用钱俭约方面推想起来，我们猜想他或许是主人的一位亲戚而又是头脑不正有点神经病症的。

有一次遇着了偶然的机会，我们就想从主人那里探听出这事情的前后关系来。

“他的头脑是并没有什么病的，而他也不是我的什么亲戚，他的出身原也是很高贵的；不过他却自己不习上。他的哥哥，系在首都的一位官吏，带他上这里来，把他安置在我们这里作一个寄住的常客；现在他寄住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五年了。他的老母，对于他的住宿每月付我十个马克（五元）；这钱是由邮局直接寄给我的。对于他自己她们却只给他几毛钱聊作他的买烟草及衣服之用。可是他得到了钱，总一下子就去喝酒用完，于是他就不得不吸食我们的杂草当烟，不得不穿着我们农夫的粗衣服了。我们曾受有最严厉的嘱托，教我们除咖啡之外，切不可将酒类及其他的物事给他。”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呢，您知道么？”

“那我们却不知道；在他的教会证书上面也并没有什么写在那里。有一次喝醉了酒后，他似乎曾在女孩子们面前大吹过的，说他从前可了不得哩．哪里是象现在那么的呢？各地各处他都相当的走过的，好多国的皇居首都他都是去看了来的，要是不遇着打击的话，那他早就可以成一个有名的大人物了。喝醉酒后我们觉得他实在太难。可是等酒精一消散后，那他就马上会沉静下去不喜欢多说话的。因此我们让他这样的住在这里，也觉得并没有什么不惯。”

“他平常做点什么事情的么？”

“正经的事情是什么也不做的，除了在夏天去钓钓鱼，在冬天

用罥索去捉捉野兔之外。有时候当大风雪的正中他却会把皮衣着上，跑出去上外面那堆柴堆的边上去劈生火炉的燃料或到牛栏马房的后面去砍细柴去的。这大约是他觉得很有趣味的一件玩意儿，因为我们这里却并没有谁在强迫他干这事情啊。”

我们又问，他此外的时间究竟是怎么样的消度过去的？

“在冬天他老上租借图书处去拿了书籍来读。书读完了呢，那他就会整天的歪倒了头坐在那里，拚命的吸他的烟，如你们所看见的那么地。他不爱说什么话，他在想的事情从来也没有说过一言半语。在起先有一次他曾从那位商人那里去买了些纸来，用了铅笔在纸上画了些房屋呀树木呀人物之类，”——这是正当那时候走到了我们在谈话的地方来的主妇说的话。

“呵呵，那些真是无聊极的东西，”主人毫不经意地说。

我的朋友的好奇心却被挑动了，所以问说，可不可以使他看看这些画的东西。

“我们可全没有把它们收藏起来。不过或者也许是在女孩子们的抽斗里放着的。在他的得意喜欢的一个时间里他曾把这些画送给过小女孩子们，并且还吹着说，他是把价值几百马克的作品送给了她们了。那当然不过是一个疯子的瞎说。”

主妇可是仍旧教女孩子们去找去了，教向各抽斗里一只一只的找寻过去，她们终于也寻出了几张样子不同的纸片来，在这些纸上有很有力的黑色墨线画在那里，画的是一间房间的内部和窗边上的一架织机的速写。伏在机上的那个女人，极象农场主人的长女的样子，系从后面看过去的。另外的一张纸上画的是一匹马，正在开始从一只井水钓桶里饮水，一个农奴用了脚在把钓桶从井的木栏里推滑出来。第三张画不过是一幅极简快的速写，可

是看画的人已经可以看出作画者在想画一个牛栏里面有几只牝牛浮现在熏蚊蚋的烟阵里的。

“这家伙倒是一位艺术家！”我的朋友叫着说。“你瞧，这少女真是典型地被画出在那里，而这马又是画得很正确的！这速写真写得好极。我现在却开始瞭解起他来了！”

渐渐地我们明白起这一位有画趣的奇人来了。他对我朋友的作品时把画与自然比较的那一种眼光我也能够了解了。我当时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兴味，想把关于他的事情再知道一点，关于他的生涯身世再详细晓得一点。

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虽则我那位朋友在农场附近的岸边又开始在画一张新的大画，我们想等着他来而他却不再来了。他正去捉了鱼回来，可是等他看见了我们在岸边的时候，他却把小船不摇到往常靠岸的埠头来上岸，而又老远的摇了出去，在半岛的极远的地方走上了陆地，于走回农场来之先，又向野田里去绕了一个大圈。

那一天有一整天他没有和我们见面；到后来我们和他在台阶上遇见的时候，他也避开了我们的视线而几几乎没有理会我们对他所说的寒暄套话。直到过了几时，我们才听见说，女孩子们把我们曾看了他的木炭画的事情告诉他了，他就马上把那些画要了回去，将它们烧毁了。

若不是一个全完偶然的机会将这秘密暴露了的话，那我们对这一位在只使我们的好奇心增长起来的奇人，也许会另外更详细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知道而就和那农场别去的。

夏至那一天的前晚，我们在农场后面的高山上用了一只买来

的烟脂艇和一只主人送给我们的旧烟脂桶点起了火来。因为这一天也正是我那朋友的生日，所以我们就招请年长者来饮郭老格酒，年青的来喝啤酒，妇人及女孩子们来吃柠檬水和烧制的饼果。当我们正在忙碌准备的当中，我们的那位怪友却不走开去而仍在农场里徘徊着，这一天他似乎比往日不同，对我们有点减少了怕惧恐怖的样子。大家一道洗完了澡，结成了队伍要从农场出发的时候，因为他也正站在边上，所以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们一道走上山去，同我们去喝一杯郭老格酒。

他虽然有点迟疑和畏缩，但很显然的表示了最高兴的样子对我谢了一番，并且自动的愿意帮助着小孩子们将啤酒箱等搬上山去。当我们到了目的地点，在山坡上的一块平坦的大石上将各种酒类陈设好的时候，他开始和青年们一道去拖拢生火的树枝柴朵来了。肩上担着了枞树的枝条，他时时从我们的身边走过，搬到了，就用力把这些树枝向地上一掷，掷得地面锵然有声，然后为再去多采的原因他便再从原路走回到树林里去。可是当我们招请了他一声，请他自己来调制饮用郭老格酒的时候，他也就在我们的中间留下了，我们的一团，就是农场的主人和另外的几个住在左近的农场所有者们，本系与我及我的那位朋友围成了一个小圈，团坐在那里的。

当他将水注入酒杯里去的时候，他的手是显见得在那里发抖；他在盛糖块的盘里检括起糖来的当中，手指头是在痉挛状的钩曲着的；费了好大的气力他才能把几块糖弄进了水去。

大约他自从最后的一回调制饮用郭老格酒之后，到这时为止，总有好久好久不饮这酒了。我们劝旁人同时也劝他干杯，并且同大家杂谈了些天气风向与农作收割的话，并不特别的去搅乱

他的精神，监视他的动作。他很兴奋地在饮酒吸烟，一枝烟卷直要吸到了尾巴上有一块木棉卷在那里的地方才肯抛掉，并且人家并不请他吸第二枝他就马上把新的一枝点上了。

但是他忽而突然的问我们说，“山上的火不是应该点燃起来了么？”

他很自在地直视着我们，他的沉郁僵硬的脸色变得带起活泼的神气来了。脸上的神气表露着似乎是充满了难得遇到的怠倦之后的喜悦的样子，平时的畏缩恐惧的地方，踪迹也没有地消失掉了。等我们对青年们叫着，教他们去点燃起火来的时候，真想不到他又忽而兴高采烈地举起了杯来说：“大家许我为祝先生们的健康喝一杯酒么？……我们原没有相互的绍介过。……我的名字是福斯白耳格。”

我们谢了一番，他慢慢地吮吸着竟把大杯里的酒干了一半。

我们为参加点火的原因大家爬上了山。他劝告青年们说，点火的时候，要在几方面边上同时点上才行。

“注意，看这火在烧起来了！”他说。

我们围立在那丛熊熊在燃的火焰的周围，火焰霍霍哚哚地响着，从各面燃起，火头尽在向那枝枞树顶点的上面集中飞舞，这枞树原是当作一堆柴堆的尖顶被插在那堆燃料之上的。火焰烧到了那里，拍拍几声就集成了一团，变作了许多绯红的长舌，在向软空气里伸吐吮吸。

少年们高声叫着万岁，接连着在把枞树枝条的捆把投入火焰中去因以助长火势。

当这中间我正在细心地观察立在我旁边的福斯白耳格，他只目不转睛的在凝视着火焰。

他伸直了脚很神气地立在那里，两手是插入在裤脚袋里的，帽子歪在一边的耳朵高头，一枝快要烧完的烟卷尾巴含在口角的边上。他的眼睛里闪烁出了一种热情的研究的视线，这种注视闪烁的视线只有画家们当发见了一个画画的对象题目的时候才能有的。忽而他伸出了手来，指示着天空和火堆周围的轮廓对我说：“这一个绘画上的神韵真是伟大得很的呀！”

“不错真是，”我稍稍感到了一点惊异回答他说。

“那一边的天——你瞧，岂不是象黑曜石那么的黑的么？然后在远一点的地方又是那一种淡明的变化；您看那些小姑娘们的红红的脸和蓝色的胸围，这颜色辉映得多么鲜艳啊，这真华丽极了——是不是？——那边远处又全是天光的领域了。”

“是的不错，您说得真不错，”我对他说，在这一瞬间我实在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可是到了此刻我也不能自禁了，所以就问他：“您也是画家罢？”

“是的，我也曾经画过的。”

别的话他也不再说什么，可是照他立在那里的姿势他动也不动地又鹄守了一阵。他的脸上不断地在起奇异的痉挛，我觉得他似乎是在那里全身发抖的样子。大约是郭老格酒已经在起作用了罢。

“我们大家来干一杯祝贺的酒罢——喝罢，喝罢，小姑娘们，少年的朋友诸君，喝，喝啤酒，吃柠檬水——然后再来跳舞！”我的那位朋友叫着说。

一群人分散成了几组小组，有些是在左右颠摇着的，有些就跳舞起来了。农场所有者们拿了酒杯移近了火堆的旁边，我们三人却在我们自己的酒杯旁边坐下了。因为我们邀了他一声，福斯白耳格就马上来和我们成了一起。

当我们调制好了新的郭老格酒以后，我的那位朋友问着说：“我听见说您也曾经画过画的。”我们的这位客人对于这酒的调制混合饮喝的工作是很热心紧张的，不待糖块的溶解，就从杯里长饮了一口，酒的中间还有一半是纯粹的白兰地精哩。

“啊啊，我是好几年来没有画过画了。”

“但是你还是在画炭画的罢？”

他并不回答，但又重新喝了一口酒，并且把烟卷的烟深深地吸食了一口进他的肺腑中去。

“在海耳寻格福尔斯艺术院内有两张画挂在那里的福斯白耳格先生就是阁下罢？”

“是的，在那儿是有两张的，但是那两张是一点儿也没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请问一声，您先生是不是曾在提由塞耳道儿夫学过画的？”

“不是的，我不是在那里的，我只在巴黎学了一晌。”

“是的，从您的自然解取的方面就可以看出来的……现在大约总谁也是往这一方面去的了……可是有一个时候在提由塞耳道儿夫却也很可以画的哩……霍儿姆白耳格就是在那儿画的。”

“您是认识他的么？”

“还要问我认不认识他？哈哈，我们是每天晚上在俱乐部里一道厮混着的。一个精力充盈的人，”他叫着说，仿佛是感到了一种内部的冲动，想把他压制住的感情的堤防一时冲破来似的，“不不，你们这些时髦的年青的巴黎画家，你们那里有同他一样的学力，你们还不能同他一样地了解自然哩……你们是没有理想的，——理想你们是没有的，可是艺术所要求的却是理想！”

“你且看一看这一个夏天的晚上……”

"可是你自已为什么不再画画了呢？"我那朋友有点带讥讽似的说。

"我并不在说我自已，也不在说您老人家……我只在说大者远者……个个的个人所想望的是什么东西？……个人是要死去的，艺术是永在的……艺术万岁！——艺术是神圣的，伟大的！芬兰的艺术万岁！"

他用了蛮武有力的姿势把他的酒杯在摇舞着。全身的血似乎渐渐奔注上了他的头部，两眼闪烁起来了，额部的皮色也和他的思想言语一样，变成了清澄洁化的样子。

我们都感到了奇异在注视着他。

"您还有淡巴菇么？""谢谢！请您恕我，可是今天真喜欢得我要死，我真喜欢遇见了同志……为什么您不上提由塞耳道儿夫去学呢？……啊啊，在我，仿佛觉得我们是旧相识的似的！……和我同在那神仙之境！……唉，嘿，关于我自已可是还有什么可以说呢，——我是一只难破的船，一个败残的废人！"

"凭什么您就这样坚确地晓得自已是败残了呢——您真是一个大大的悲观者。"

"我也不晓得是凭什么理由，并且另外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晓得的，不过总之是有一天感觉到了这样，往后就继续着说，如此如此完全是完了……一只难破的船……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原是系于天命的……您老人家今天真功利得很——可是我又要说一句：我还可以显点本领给您看看……请您明天给我点颜料和画布，诸位……"

"好，万分的愿意！"

"嗳嗳，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一套，好，万分的愿意……

您的技巧真好！……这就是我的弱点，可是技巧并不是一切，……霍儿姆白耳格说我有特异的色彩感觉……请恕我的自赞自称……艺术院里的那两张画是些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些粪土罢了，我是晓得的……我可是有一个绝妙的想头抱得很久很久了，本来是两个……这样的一个澄明的夏天晚上，火在熊熊地燃着……于是：'围在死葬积薪边上的人们'……'火与白夜的战斗'……您懂么？……唉嘿，您懂得什么，您是不懂的，而我也不能够说出……算了罢，再见什么的鬼！诸位先生，我祝你们的幸福！"

他似乎是变得很懊恼的样子；可是当我那位朋友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想头的时候，他的那种柔和的态度又回复了。眼睛里充满了眼泪，他渐渐的开始自己对自己的说起独语来了。

"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晚上，这样的一个北国的，伟大的夏天晚上！何等的美丽——如何的美丽呀！为什么大家不画这样的画呢？上一面展开着芦苇之林……在另一边的海岸立着一间草舍……浓雾包围着海岸的一带……一个渔夫鹄立在芦苇的边上……牛羊的铃声在响……但是这也许并不是属于这里的……可是又为什么这是不能属于这里的呢？……这画一定要画得这样细腻，使人相信能够听得见牛羊的铃声和其他的声音才对……许多其他的声音——如托配留斯的关于北国夏夜的澄明之所说：'您在天上的无论那一处地方都把太阳和月亮的效果画出了——在天上——是的——可是这夏夜的透明，这全无阴影的澄明，这光线自来自——我想不起来了——我没有精力——没有技巧。——'"

他从杯里喝了一口酒，想把他那摇动错乱的思想集中起来，可是依旧显然的不能够说出他所想说的意思来。

"否否……嗳，万岁！我不——能够——再——"

“您何以知道呢？只教您想好好的干，那仍旧是很好的。”

“您说什么？否否，这完全是不对的……您明明是知道的，我从您的眼光里就看得出来，您的所以要这样的说不过是算对我的客气……我可是不十分愿意承受人家的同情的……纵使我是变了半文钱也不值的时候——您只在那里苦我！……您还有白兰地酒么？再给我些！”

农场的主人这时候正为重新来混合调制郭老格酒而走了拢来，他一半也是说着玩似的回答说：“这可不行，他可不能再喝了！”

这些极端不同的许多感情情愫如何的在这一位老画家的面上交互变换着的样子，实在是一件再奇妙也没有的事情。本来是在系服着他的精神的铁链渐渐地解脱了；他得到了放胆直说的勇气；当然他是正想把在胸中郁积得好久的一切倾吐出来的。

艺术家的冲动终于又回复崛起在他的心灵里了。希望从厚层的冰堆下溶解了出来，他差不多含着了眼泪说述了他的最深的思想。在极短的一瞬间中他又得到了对自己的自信，可是不久一忽马上就又陷入了昏乱。自信消失了，这自信却变成了一种痛恨懊恼之情。农场主人来的时候却正在这一个最不凑巧的瞬间，一言道破又使他感到了幻灭的现实。他的眼睛里就同电光似的闪出了一道最惨恶的毒视，他的嘴也极猛烈地抽动得歪了。

“你是来干什么的？滚你妈的蛋罢！”他大声叫着说。

“可是，可是，我岂不也是被招请来的客人么？……假如，万一要是先生们不愿意……”

“不，不，绝对的不是的，您请坐下罢。这儿地方很宽，我们大家的座儿也尽有着哩！”

"农场主人，我对你说你跑将拢来，把我们的话头打断，是极无礼的事情，你晓得么？我的喝不喝酒，与你又有什么相干？"

"那原是一点儿不与我相干的，福斯白耳格，说一句笑话你要这门的发气干什么？"

"那并不是笑话……你是一个最卑劣的坏东西。你这家伙同侦探似的只在窥伺我的行动……村子里到处去打听，打听我到那里去过没有，去喝过酒没有，还要对那些商人和上吉许道儿夫去伪造出许多谣言来……你难道是我的保护人么？我倒要请教请教！"

"这是谁对你说的？……你且问问先生们看，问他们究竟听见过我说你什么……"

"呔，我难道会不晓得么？你在各处走着说着……你这无知的，龌龊的东西……你这卑劣的——"

"他老是象这样的来寻吵闹的，现在先生们可自己能够看明白了罢，看他喝醉了酒之后就……他从前可真是一位很上等的大先生！哼，实在恐怕只是一个过去的乞儿荣华梦罢了。"

"你才是一个不中用的贱材……我真在瞧你不起哩，象你这一种东西，我看都不要看，只配将屁股来朝着你！"

"呵，这真是一件奇事，象你这么尊贵的一位狗大人倒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一桌儿的来吃饭。"

"我在这儿吃饭住宿是出钱的！"

"是你出的钱么？恐怕不是的罢，你吃的东西，是另外的人付的钱！……你是得到一个钱就喝一个在肚里的。"

"你的不喝酒是因为你太鄙吝贪污的缘故。"

依这样的可悲的样子他们俩尽在继续着吵闹过去，这中间四

边的人都走拢来站满了。福斯白耳格一边吵着一边还用白兰地斟满了他的酒杯，尽在连续不断地喝那种不和糖与水的纯粹的酒。

他酒一天一天的喝多来，因而和人家争吵的事情也一场一场的加多了，结果就弄得没有人同他来往，他的日常的交际范围就愈趋而愈下。所受的教养痕迹一点儿也没有了，他的语言举动每要使人想起一个无聊的放荡败落的下流文丐来。我们听他的骂詈听得厌了，所以就要求他，请他和我们一道儿走下山去。但是这么一来他的怒气就迁向上我们身上来了。他用了一个败落才子所有的全部的怨恨恶毒来开始攻击我那位朋友："是的，你们是很好，有你们亲人族类的绝好的同党，保护，与奖学的基金。但是谁来管那些穷人的子弟呢！……"随后他又把这贫穷的问题忘掉，开始诅咒起天和地和他自己来了。

"可是，喂——朋友！"

"别来管我！……你们走你们的罢！你们这些大先生，这些蠢家伙！我是一只难破的船……一个败残的废人，可是我对全世界还要报我的仇哩……他妈的滚上地狱里去！"

他把那只空杯狠命的向一块石上一掷，弄得这一只杯子打成了许多破片。

可是当他正要将另外的杯子也同样地要打碎来的时候，农奴们就赶上去把他捉住了，于是就演成了一场正式的武剧。

他是完全连吐气都不容易吐，因精神的亢奋而疲劳极了，所以受了几下突击之后，就颠摇了起来，全身跌倒，躺下了地面。

他不能再立起来了，空空的试想起来了几回终于没有结果，他就在那里，陷入了酣睡。

我们很为他的不幸而悲，可是看到了那些青年们的环立在他

的身旁，摇撼他取笑他的举动，心里又感到了深沉的不快。衣服——这是说他所穿着在那里的仅少的衣服——是上下翻乱的，消瘦的胸膛露出在外面，秃顶的扁平的一个头，帽子早已滚入杜松丛里去了，嘴角活象一个死人，软弱地弛张着在那里，全体是象这一个样子的他面朝了天重重地呼吸着气酣睡着在地上。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夏至之日的初阳光线投下地来就照出了这一幅可伤的惨景。

他原也是有过他的梦想，努过他的力的，正象一颗从黑暗的阴郁的天空里照出来的明星一样，我们也正只见到了一痕他的过去的痕迹。

"我每当看见这样的败残的艺术家的时候，"我的那位朋友很悲哀的说，"心里总要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苦痛。假如境遇好一点的话，那他的前程进境又谁能够说得，并且假如使他处在和我自己及其他许多画家的同一环境之下，那或者他的成就要比我们的更大更远也是说不定的。你或者还记得起他的两张画罢，是我有一次指给你看的。那两张画是明明在表现着特异独创的思想的，虽则缺点也是很多，这在他那不明瞭的谈话里原也自己在那里承认。"

我们把在他周围闲散着的许多粗野的青年赶了一赶开，其他众人也各自为回家而走散了。然后我那朋友拿了一件外衣来打开，把它遮盖在他的身上，使他得免为朝晨的寒气所侵袭。

"让他睡着罢——明天我们可以接他来和我们在一道；或者他是还有可以造就的地方留存着在的哩。"

可是到了下一天和再下一天，我们都没有见到他，直到了第三天他才走回农场里来，轻轻绕屋后一溜，他就走上他睡觉的那

间浴室间里去睡了。他的身上只剩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他的帽子和我那朋友的一件外衣，直到后来我们才听见人说，说是在吉许道儿夫的那家密卖私酒的店里当掉换了酒喝了。

原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奔流》第二卷第五期

阿河的艺术

〔德〕菲力克斯·璞本白耳格作

在北国的清冷岑寂里，我老觉得有两种相对的情调感动得我最深。

从狭湾里穿浮过去的广长的航路，真象是在地府的水面上的旅行，周围只是为风雨所蚀的灰黑的巨岩绝壁，重重高压在那里；船只是从初一个峡谷底里往次一个峡谷底里的在爬航。忽然间狭处开朗起来，一面辉耀的明镜就张开在面前，同无边无际的海也似的，岸边会后退下去，直退到老远的地方，才遥遥与地平线相连接。正同从黑夜的恐怖里解救出来的一样，到此，我们才好宽松地吐一口安闲的气。在北欧传说里的冰天雪地的古国，连山崛起的岸边，从低处的绿色丛中，会有一个笑容可掬的淡门的村场显露出来。红色的屋脊在那里放光，浅水边头有许多颜色鲜明的海水浴场排着，岸边浮着的，是游移不定的北国的轻舟。静静地安闲地这田园的诗境稳躺在一个海湾的怀抱里，而教会堂的高塔如对人迎礼似的峙出在这一区小小的教区部落的高头。一只

小艇解缆前来，赍送到我们的船上来的，是邮信等件，因为这一只笨重的怪物已身是不能移近前去和这小小的世界相接触的。

这一个小小的世界的神气，看起来实在是在示人以安息，自由，与和平，几几乎可以把一切的渴念都教销尽的，可是这却仍不是完全休止的时候。这一个幸福的小岛人们只能从远处去凭眺。钟铃一响，渐远渐遥，便又是无穷尽的飘泊旅程的开始了。

一种另外的，完全各异的情调，是常在陆地上感得的，是在那些与世隔绝，四围俱被天样的高山遮住的小小的狭湾港地上等候着载渡我们远去的轮船的时候感得的。在这些地方，那一种沉重的岑寂会压上心来。世界仿佛是被狱室的高墙完全遮断了似的，四面一条出路也没有。阴郁的海水只是静寂地深沉地汙息在那里。可是偶尔当一天早晨忽然有一只黑船到来，躺息在平坦的水面之上，便好象是从远处的世界差来的一位使者。不多一忽，尖锐的钟铃，向岩壁绝叫一声，轮机呻吟鸣轧，这一个巨物就开始蠢动，慢慢的从湾里航行出去，在岩角的湾头就消灭得踪影全无。

于是一切便仍归了死灭，沉寂得连一点儿生气也没有。留住在港边陆地上者，忽然会感得一种绝大的被遗弃的悲怀笼罩上身来，仿佛是觉得一切都已完了，现在是完全绝望了的样子。

这两种情调，很奇异的，我新来又由一本最近因译成德文而被我们获得的芬兰小说家约翰尼·阿河的书«爱丽的结婚»（Ellis Ehe）里感到了。（注：此书之德译者为Ernst Brausewetter。系由柏林的 Verlag von Schuster & Loeffler 发行的。）

这一本书从它的事实材料上讲起来简直是没有什么内容事实的。它所讲的故事，是关于青年奥拉夫·喀儿姆（Olaf Kalm）的事情，他曾经见过了世界，从巴黎回来，回到了那个小小的海

岸教区，在他的少年朋友牧师亚阿儿完（Aarnio）那里住下。牧师夫人爱丽本来是奥拉夫的少日的游侣。大了之后两人的生活就把她们分开了。他走了开去。而她也接受了一位另外的男人，是一位善心的粗野的好好先生，他在无意识的中间老会把她的纤敏的柔情触犯损坏的。

在这一位客人和爱丽之间，于是就若隐若现地结起种种游丝似的关系来了。在他的一方面有假期里的优游闲适的舒懒之性在那里起作用；现在是无拘无束的精神里又引起了旧时记忆的复活；并且他对凡冲到他的身边来的女性，都一例的会感到好奇心的，这是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了。在她的一方面且起了比此更强的反响。这一位到他们的狭小的世界里来的优雅高尚的男子，却正具有着凡她所在私心渴慕着的一切的东西，广大的世界，光明的快乐，和该博的经验。他在这短时期里把这一切都带到她的这沉寂的一角里来了。她自然要热烈地对他起欢欣的共鸣，于是她就不得不属于他的了。可是她却并没有那种夺取幸福征服幸福的才能；要想将这幸福久长地捉住尤其不是她之所能；所以他终于走了。这一出中间插入的短剧使他感到起无聊来了，因为他所想摘取的果实并没有坠到他的膝上来的缘故。

这一篇小说的魔力并不是在它的心理描写的高头。

当然它的心理描写是精细真实的，在心理的升降变化的进展级度上面并无半点不自然的调子，可是这些精细的描写却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并不能给与我们些从来所没有读到过的新奇的东西。

这一本书的魔力，是在它的实在可使我们惊叹的艺术高头，

是在把书里的人物情感完全和自然的风景融化成了一起而描写出来的那一种艺术的高头。

对于常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的那位不可知的上帝，用了强烈热迫的感情，向自然的风物和它们的生长上来追求，并且想在这里重新发见自己的精神的这种现代的泛神论的自然感觉，在造形艺术与诗的自然风景描写上开出了一条真是值得惊异地深厚的大道。而这一种显征是一般文化民族间共通的现象；不过甲地的民族对此奇迹或觉醒得较早一点，乙地的民族对此或觉醒得较迟一点，有这一层区别而已；假使把日耳曼民族和罗马民族的对自然的感情的区别来寻讨起来，怕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哩。

灵魂的共鸣的反响，深沉的内部的体验是日耳曼民族所固有的倾向，在这中间尤其是以斯干狄那维亚人和英国人为最显著。乔治・慕亚（George Moore）拉特耶特・克朴林（Rudyard Kipling）这两个名字；瑞典的风景画类，雅各孚生（Jacobsen）可奴脱・汉崇（Kunt Hamsun）的《森林牧畜之神》（Pan）就明明的在那里证明。

实在是因为北国的天地对这一种自然观能给与以最丰富的养料的缘故。

深沉的岑寂，暗默的寡言，向一个与世间迥异的自然环境之内的移植，自然会使人倾向到内部的沉思与深刻偏畸的变化上去。和宽广的外界完全隔断，只独居在这些极僻远的岸边的人们，自然只能深深地更深一层地陷入于自己的内部沉思里去。周围的事物，对他们于是乎就都带有着人性的意义，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内部生活，自己的精神灵性付给了周围的事物。

芬兰作家阿河的书——纵使它没有和《森林牧畜之神》一书

般的那种最迷人的颂赞森林美趣的音乐高调——却实在是把那种现代的自然情感的北方特有的阴影色调表现得最明确最出色的作品。

尤其是我在冒头上写过的我自己所感到的那两种情调，这小说完全系来回摇曳在这两种情调之中的。

在奥拉夫身上所表现的就是那种不安定的旅客之情，他只在船上很热情的向一个幸福的小岛，一个和平的住处在羡望。深深藏在湾里的教会堂的红建筑物在碧绿的播了种的田里向你窥视。这建筑物的白色的窗格子在广大的港湾上照耀。牧师居处教会堂所在之一角是远离港场，远离尘世的大市街，远离熙攘往来的人群之流的。在岩壁的底下，是海水浴的小舍，是系艇的埠头，是游泳的场所。"那间小小的游泳场附有一条白色的小台阶，系引向下面的沙际去的，淡蓝的小艇，整齐地静躺在它的光滑的轮转器上，稻田之内附着有田塍的小路，农场角落满长着覆盆子丛，在这些野田之中更有些好好的庭园——一切的一切，都象是由一双纤华的妇人之手所造成的样子。"所以假使有一个旅人，把他的望远镜头朝这面一看，实在也应该能够起这一种念头的："这一处地方，看起来真是何等的和平清静呀，这正是人生可以快乐安居的地方。"

可是阿河也看出了这自然环境的另外的一种精神，就是向这自然环境之内深深感入，胸怀里饱满着生命的热望，但终于为这周围自然的太无生气，太落寞的静息所系缚住而不得动的那一种精神。在这一面的世界里，周围的雰围气就突然变成完全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郁闷煞人的晚上，阴森森要使人起恐怖之心的沉寂，单声单调只能唤起愁心的海浪之音，白杨树叶的萧索的振颤。

在这大沉默里只时或看得见一扇室门的自启。听得见一重篱笆栅门的鸣轧咿呀，或一只母牛的哀鸣长叹。否则就是沉默，无生，死灭的境界，周围的死灭可以沉寂到这样的地步，甚至"一只胆子最小的野鸭都敢和它的小鸭子们在一起游，近上有小艇停系在那里的海岸旁边，郭公野鸟，也敢飞翔上前，停在庭园的篱笆围栏的一条柱上。"在这样的晚上，空气里浮着的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悲哀之感，是一种深沉的无可奈何的懊丧，是一种向永远的绝望怀抱着隐隐的忧伤。带着尖响的轮音忽而鸣噪着飞掠过水平线而出现的轮船，到此就不得不被视作为一种残酷的命运的化身。爱丽的所感就是如此的。当她在地岬的顶头岩石深处坐下，背着了枝条长出的白桦树干，朝着前面展开的大海望去时，一直老远的守视守视着海上的汽船的航路，这就是她之所谓去"看看世间"的这一回事情。这在她就是把她和远处的广大的世界连接起来的唯一的一刹那。这一个外间的世界就是那个被许多另外的人所占有的奇怪不可思议的世界，就是那个"当他还是小姑娘的时代已经在那里梦想过，后来曾在书上读过，而且她更相信在那里的人所过的生活都是富裕，盈丰，幸福的"世界。

同在易卜生的《海洋夫人》里的状态一样，从海上的绝望，寂寥，和沉思的梦想里，终于会发生出一种迷信的幻象来，相信一种不可捉摸的远处的幸福，一种可以把各种希望都使满足的东西，一定也会同海浪一道总有一次会流到这偏僻的海岸来的。

同在起初，当汽船在水平线的远处显出来的时候，在她以为是一切她所希望的东西和花团锦簇的未来的化身出现了一样，到了末了，当奥拉夫和那一团自首都里来接他的快活的朋友一道，仍复回到他的首都的家去而出发的时候，在她便以为这是残酷的

毫不宽假的命运的摄理，这命运就永久的将她的一切剥夺去了，而把她只无依无救地剩落在寂寥与落寞的当中。生命的热流现在又只远远地，永久也捉摸不到地，从她的身外远处流过了："汽船大约是永久的只从这里一航而过去的，外间的世界大约将永久的只把荒凉的绝望与生命的空虚歌唱给她听的。"

象这样地各种的情调感觉都系从周围的自然环境里迸流而出，再反过来，一切的精神上的现象起落又都会循环反射到周围的自然环境里去的。

那一种和平舒泰的隐默的幸福之感，当奥拉夫和爱丽初次同时在心坎里深深印证的时候："在他仿佛是觉得他俩是已经结过了婚，现在是正在享受和平的同居之乐的样子。那是一天非常清静而又半透明的夏天的早晨，那时候天空正在慢慢的开朗起来，很谨慎地而又静默无风地，眼睛并不能看见也不容易使你感到的朝雾在渐渐地稀薄下去，往上一步一步的升发上去，到了高空就消失了，正象是由田里发出来的气息似的。在日轮的边沿被你看得出来，日轮的一片开始照耀得温暖之先，先就已有了各种影子的出现，这些影子原是被日轮的初光所照射出来的。就是日轮开始出现之后，海面也仍旧是静寂无波。树叶也仍旧是毫末不动的。天颜和地面同时在各向各的惊异互视，各在对手的眼睛里看出了自己形象。云堆是静立在那里不动的，和立在天上的大理石像一样，硬是兀的不会变动一变动它们的形状。"

到了绵绵的长雨整日整夜的落降下来；共同的园圃工作不得不一时休止，农园里贮满了一块块的水沼，阴湿愁人，一层灰色的障幕常常遮张在农场与树林之间，朦胧的雾网遮住了教会区间，使人看起来觉得分外的狭小的时候，到了这时候，爱情也就

沉滞停留起来了，而在爱丽觉得是“生活仿佛又回归到了只局促在低低的可恨的两岸之间的那条旧道上去的样子。”

象这样地，差不多是照统计的概括简单般的，这些自然的环境，气候的变换，周围的空气，与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纠葛仿佛是在相互地起组合的作用。无论何人，凡自己在身内体验到过下述诸情形者，就是在北方因那种广漠的岑寂，神秘的夏天的白夜，长而无底的冬天的夜间，与夫大自然的压人的巨大的轮廓之故，人们竟变得如何的更强人一倍地只陷入于自己个人一己的沉思，如何的更深刻颤栗地感入到了那些把他们自己和大地联结起来的根线底里去，又如何的他们把这些外界的一切都投射入了他们的内部生活之内，总之无论何人，凡自己在身内体验到过这些情形者，总该从这一本书里受到些很惊异的感动。

奥拉夫有一次曾说出了这一种自然环境与人性之间的神秘关系的全部精要：

“我到后来关于这事情常常费过思索，想想出它的说明理由来——我相信这是从下面这种原因而来的，因为在这些单调的地方，一切物事都须有了太阳才有生气，太阳一消逝，一切就要感到无穷的伤失，就没有生活了，那种追求幸福的渴念，也就要这样的没有制御地强烈崛生出来。并且那种包围在人的周围的沉默，又能使这一种渴念一无阻碍地尽它的力量发展起来，正同在晚上的阴影一样，尽它去生长，更因为大家晓得那幸福是同夏夜一般地短而易逝的，所以大家同时又觉得把幸福捉住这一件事情，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在德国还不能常常读到的这一位芬兰作家约翰尼·阿

河，是一位雅静的，纤美的抒情诗人，是一位富有那一种隐隐的抒情诗味的诗人，就是能把他的描写里饱和着一种游漾的情调色彩，是用了空里的游丝来把言语的雰围气和事件的风土气候同一个夏夜的短梦似地织造出来的诗人。小小的简净的一种情调气分的描写，在他是最为出色。在《女人》(Frau)里我有一次曾读到过一段短短的《还乡记》(Heimfahrt)，是一对刚结过婚的夫妇坐在冰车上于夜间通过了那冬夜的森林，回到他们的教区里去的旅行记述。在这里真奇妙，借用了这样粗枝大叶的单纯的文字之力，竟能够达到那样的成功，竟能够在读者的心里唤起一种音乐的感觉来。他所描写的这旅行，是在树林里的月光之下经过了有雪压在那里的路标和雪耙而前去的。这中间"车上的铃声，在为这周围全部的自然景色唱着诱睡的儿歌。这铃儿的音调是轻幽柔和到恰好的地步，恰好可以使悬在四面的树枝上的轻雪不被震掉下来，"假使前面的马一步一步的慢步走起来，那这铃声就几几乎不大听得出来了，"只轻幽得同在远处的一条森林里的小溪的流水声音那么的样子。"

这一种达到了散文诗的最高点的纤美的艺术，若在一部外部取材稍大的小说，如《爱丽的结婚》之类的书里，则未免有点要使叙述陷入于单调的危险。用了象这一种材料所形成的艺术，要想建筑起范围稍大的楼阁来，是有点负担不起的。一种可爱的细事的描写，这是只能和道旁的一枝细草一样，只可以优越地表示出一件唯一的细事的精心热爱的阿河是不能赢得许多读者之爱的，他只能使那些感情纤美的人的心弦之能和他起共鸣者们感到无上的喜悦而已。

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命运起落的故事的创造者，他不能够使许

多人物在他所造的舞台上出演。他也不是有那种疾风雷雨般的性质的人，并不是那种狂放的热情的感得者和描写者。他所描写的人物里都浮漾着一种秋晚的愁情与颓败的哀感。他的特质，在描写生活中的华美的一段中间插话和短短的充满着欢乐气分与阳光的一瞬间的幸福上，表示得最为适合显著，可是在这些幸福快乐的瞬间里已经有盛筵难再的无常的阴影在浮动了，真是短短的只有同心脏鼓动一次那么长久的一个就要过去的瞬间。

在《还乡记》里的那一幕情景就是如此的，当外面的四周音响也没有地静悄悄的被雪遮没在那里的中间，这一对夫妇到了家了。他们不声不响地就在苍白的月光里溜进了中庭。一个人也没有人听见他们。马自然而然的自己在角上转了湾，在角窗窗上的花和窗帷显露出来了。于是到了这里，这一位新婚的年轻主妇看见了浸在深沉的静默和深夜的寂寥里的她的新的老家，就一时把系念忧心抛弃了，将她的身体投入了他的怀里。"这一瞬间，这在我们自己所有的中庭的静寂里的短短的一瞬间——或者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最欢喜的瞬间罢。这一瞬间只有在我们能听得它出提得它住的中间那么一点点长。因为在这一霎时中那只马就振动了它的颈圈鞍索之类，屋里的人就醒转来了，窗子上现露出了灯光，我们就从冰车上走了下来。"

在阿河的小说里，象这样柔美这样深婉动人的间在人生戏剧中间的一幕情景，原也是很多很多的。

在灰白微明的静寂里渐渐微弱下去的凄清的孤橹的鸣声，牛羊群项下的铃儿，一个一个不谐和地在摇振，慢慢行驶的汽船轮机同在远岛上的巨虫似地在哼哼鸣动，这些是夏天晚上的各种情景。冬天晚上又不同了，寂静的冬天晚上，除了食堂墙上的滴答

的钟声和外面时时响着的井栏辘轤的咿呀以外，是什么响动也没有的。银灰色的月光在空间从这一个窗到那一个窗地在游行来去。从屋里走出，到了外面，就着了雪靴在冰雪之上游行，一层轻雪阴森森地同鬼也似的会吹起在它的前头。

大海被阳光照得通明，从海滨的树枝之间在散着千万道金光而窥视，田里头正是镰刀响着在忙于收割的盛夏时候。晚上又是晚上的样子，跳舞场头嘻嘻挤满的是正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的村里的青年，一到早晨，肩上背负着鸟枪就上荒野去打野鸭去了。

在这些充满着现实力，充满着火花灿烂的空气和辽阔的远空的描写里，我可以感出强烈的几几乎要使人失神的大自然的气息来；充满着了不可思议的微明与无限的憧憬，我仿佛是又置身在北国的夏天的白夜里的样子。

一九二九年冬译

原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奔流》第二卷第五期

超人的一面

——尼采给Madame O. Luise的七封信

第一信

（罢在耳，一八七六年八月三十日。）

我的亲爱的欧夫人：

当你离去罢洛衣脱（Bayreuth）的时候，我的周围变成了黑暗的世界了，仿佛是被谁将光明从我身边剥夺了去似的。我先就不得不振作起来恢复我自己，这事情可已被我做到了，而你也可以安着心接受我此信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固守着那使我们得以结合的精神的纯洁，我们将极尽最善而互守着相对的贞诚。

我用了这样的一种同胞姊弟之情在这里怀念着你，甚至于你的男人我也能够爱他，因为他是你的男人的缘故。我在一天之内总要想起你那小马赛儿（Ihr Kleiner Marcel）到十几次之多，

这事情你可能相信。

你愿意要我的那三篇《不时的观察》的论文么？也许你应该知道知道，我的信念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生存在这世上的。

请你常作我的好友而帮助着我，帮助我来完成我的天赋的使命。

在纯粹的意义上的你的

弗里特里希·尼采

Basel, 30. August 1876.

第二信

（罢在耳，一八七六年九月。）

亲爱的好朋友，

第一，有好些日子我就不能够写信，因为他们替我医眼病已经医得好久了——而现在我也还仍旧不可以写，怕要等到很久很久之后才行哩！可是不管它怎样——我却把你的两封来信再三再四的读了，我几乎想你那两封来信我是读了太多，次数读了太多了。可是这一回的新结的友谊真有点象新的醇酒，非常之有味，但也许有一点危险。

至少对我却是如此的。

但对你或许也是一样的，当我一想到你所遇着的是怎么的一个无神论者的时候！他是一个每日只在想把那可以使人得到慰安的信仰丢弃了的男子，他是只在这逐日增加大来的精神解放上求他的幸福而得到的人。或者我是在想成一个比我自己实际上所能

变成的还要厉害一点的无神论者！

那么现在将怎么办呢？——来一个没有摩绰儿脱（Mozart）的音乐的，信仰上的《后宫诱逸》么？

你曾读过买才婆姑（Meysenbug）小姐的自叙传《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手记》否？

可怜的小马赛儿的牙齿怎么样了？当我们真正的学习咬嚼之先，不问是物理的或是道德的，我们总之大家都得受一番苦楚。——当然的，咬嚼是为了营养我们自己，并不是单为咬嚼的咬嚼！

那一位美丽的，金发的女太太有没有一张很好的相片（可以给我）？

八日之后的礼拜天我将出发往意大利去，将在那里长住些时。到那里之后你就可以接到我的消息，但写上我在罢在耳的住址（Schuetzen-graben 45）的信却总能够送得到的。

衷心充满着姊弟之爱的你的

Dr. Friedrich Nietzsche.

礼拜五于罢在耳。

〔注〕《后宫诱逸》Die Entfuerung aus dem Serail是于一七五二年七月十日初次在维也纳上演的歌剧。Fraeulein von Meysenburg的自叙传名Memoiren einer Idealistin.买才婆姑小姐，也是尼采的朋友，他的书简集里给她的信也有几封。

第三信

（所能脱，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虽则我这样长久地没有将我的淹留住处和健康状态等一一详

细报告给你，但我所最敬爱的朋友哟，我却在私心祝祷你的起居万福。而且对于我的全部朋友（我都没有信给他们）只同我之对于你一样，实在我也没有别的法子。我的痛得不能耐的头痛，对于这我是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药方的，这难耐的头痛，就强迫我对于朋友的通信往来不得不全抛置于一种沉默的放弃之中。就是今天我也只在这里例外的出了一次轨，并且还在怕惧，怕我不得不因此而致受相当的苦楚。可是我却是十二分的在希望能听到你的消息的，顶好是很详细的消息，——请你千万能给我以这一个圣诞节的快乐。我的关于华格奈（P.Wagner）的论文的法文译本就快寄出在中途了，希望在圣诞节的前后可以寄递到你的那边——那也是同这信一样，总算是要强迫你写几行字——否否，要你写许多行字给我的一件新的小小的逼胁你的东西。

在我们的小小的团聚之中，是有许多的沉思熟虑，友谊交情，工夫计划，希望祈求，简而言之是有一部全部的幸福会合在一处的，这事情是不管它有许多的苦痛与夫将来的我的健康状态的没有好望我也在感到。或者在这世上另外还有一点比此更大的幸福存在着也说不定，但是现在一时我却从衷心的只愿世人全体，都能够象我们，象我个人一样的过去就对了，他们能如此就已经可以满足了。

最近我忽而想到，你，我的好友，假若能写一卷小小的小说给我读，那是多么好的事情啊！人很容易美化了看过，人之所有的是什么，人之所望于生者是什么，而且于此决不会感到比实际更大的不幸——这就是艺术的功效。总之人会变得比较聪明一点。这或者是一个很愚陋的提议罢；若系如此，那就请你告诉我，说你为此竟笑了我一场；我也是很愿意听到这事情的。

从心里问询着你的起居，你的朋友

F. N.

Sorrent pres de Naples, 16 dècembre（1876），Villa Rubinacci.

第四信

（Rosenlauibad，一八七七年八月廿九。）

亲爱的，亲爱的女友，

我于离去这山中的寂寞之前，却不得不再用信来向你述说一次，说出我的对你是如何的亲爱喜欢。将这事来再说，再写，实在是一件无聊而可以不必的事情，是不是？但是我的对一个无论何人所感得的浓情好意是象钩刺一般的要钩扎着人的，而有时候也要象钩刺一样的使人受累，人被钩着了且还不容易摆脱。所以只能请你好好的接受着这一封小小的，大可以不必的，要使你受累的信。

我听见人说，你，——嗳，你在期待着，盼望着，愿望着；我用着深切的同情听取了这一段消息，并且我的愿望期待也正和你的一样。生出一个新的，好的，美的人来在这世上，这是有意义的，大大地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绝对不愿意把你自己流传永生在小说作品之中，你却这样的在这里可以不朽了；我们大家不得不为此而对你表示感谢的热忱（尤其是，我听见人说，这是比写小说还更困难受苦的一件事情）。

最近我忽而在黑暗之中看见了你的那双眼睛。“为什么竟没

有一个人用了这样的眼睛看我呢!”我愤怒地绝叫了出来。噢,这真正是可怕得很!

你知道么?我虽则已经听见接近过了各种有名的妇女的音容,但其间却从没有一个女性的声气曾给过我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却相信,在这世上总有一种声气专为我而存在着在那里,我正在寻找。这声气可是在什么地方呢?

别了别了,希望各个的善灵仙魄都和你在一道。

你的忠心的

弗里特里希·尼采

罗成老衣罢特,八月廿九(啊啊 后天又不得不走了!不得不再回到那老的罢在耳去了!)。

第五信

(罢在耳,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廿三。)

亲爱的女友!

请你接受我自衷心底里流出的最深沉的祝意,感谢和颂祷,虽则是这些全部我只能以最少的字数来说出。我的健康状态坏得很,脑袋和眼睛都不能听我的命令,比从前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如;是以我可不得不口授他人,托人家来写了。但是给你的信我却决不愿意口授他人而由他来写。

对你和你的孩子满抱着好望,忠贞服从的你的

F. N.

Basel den 28, Nov.1817.

第六信

（Naumbury a,/S.,一八八二年九月。）

最敬爱的女友，

或者在过了六年之后的现在我是不该用这一种写法了罢？

在这中间我是与其说与生还不如说与死来得更近般地存活在世上，所以似乎太象煞变成了一个高士，或者可以说圣人了……

可是，这些或者是医得好的！因为我又对生命、对人类，对巴黎，并且还对我自己本身抱起信念来了——在不久之后我想我们可以再见。我的最近的一部著书名叫：《欢乐的智慧》。（Die Froehliche Vissenschaft.）

巴黎的天空能比这里更爽朗么？你能不能偶然的为我找出一间适合于我的住房？这间住房必须是同死一般的清静，十分简单的才行。而还须去你那里不太远的，我的亲爱的夫人……

或者你将劝我不要到巴黎来么？那是一个不适合于隐居生活者的地方，对于那些将静静地从事于他们的平生的著作而对于政治及现在不很留意的人们或者是不适合的。

你是永存在我的亲爱的怀忆之中的！

衷心爱慕着你的，

教授F.尼采　博士

第七信

（诺姆婆儿希，一八八二年九月。）

噢，我的尊敬的女友，我正在刚刚告诉你说“我要来了”之后，却不得不再通知你说，我还须隔着好久不得来哩，——还须隔两三个月都说不定。

我若是来了，那就得久住！——并且我若不能住在巴黎的中心，那或者须住上圣克罗或圣及曼（St. Cloud oder St. Germain）去，在那里一个隐者与沉没在思考里的人或者可以比较得好过他的清静的生活。

满心在感谢你的

弗里特里希·尼采

礼拜三的早晨。

原载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一、二号合大号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

〔法〕卢骚作

第一漫步

现在的我么，简直是，在地球上只孤伶仃的一个，已经是没有弟兄，没有邻舍，没有亲友，没有社会，除了我自己之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了。人类之中尤其是最爱社交，最可以爱人而受人爱的我，竟被共同一致地排除放斥了。凭藉了他们憎恶我的重重经验与洗练，他们曾经研求探索尽了要如何才能使我这易感的灵心得受到最惨酷的苦闷的方法。他们竟乱暴地将可以把我和他们联系起来的种种关节都截断了。但是不管他们是怎样地对付了我，我可曾经不能自已地爱过了他们这些人类；除出了他们是不做人类以外，他们是从未能脱出过我的满心情爱之外的。因为老早他们就已在期望着如此，所以现在他们终于对我是成了陌生的

路人，完全不相识的人，和我是痛痒不关的人了。可是我呢，从他们和他们的全部隔绝了的我呢，我自己究竟还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余下来应该研求的地方。但是不幸得很，这一个研求不得不权时按向后边，在此之先，对于我自己的地位处境，却不得不先加以回顾的一瞥；这是为想到达我自己之故必然不得不经过的一个心的过程。

我的处身在这一个奇异的境遇之中，已经有十五年以上的岁月了，就是现在，我也还觉着仿佛是在梦中的样子。我时常自己在幻想着，想是一种消化不良在苦绞着我，所以我的睡眠不能安稳，想我是大约就快从这些恶梦里清醒转来了。种种苦恼脱离得干干净净，而我将仍旧置身在许多知心的友朋之中。是的，这是毫无疑问，一定是如此的，在不知不觉之间，我竟作了一次跳跃，一次从清醒到睡梦，或者是从生到死的跳跃。我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晓怎么的竟被拖拉出了凡百事物的秩序常规，而坠落陷入了一个什么也完全辨认不清，不可解明的混沌界里；是以我越想我现在的境地状态，反越是不能明白我现在究竟是身居何处。

可是，在那里伏候着我的这不可避免的运命，又那里是我所能豫想得到的呢？就是目下，就是我还在这里受它的压迫的现在，我又如何能够把它懂得呢？以我的平明的头脑来想，我又那里能够梦想得到会有一天，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我，而现在也仍旧还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我，竟忽而会变得仿佛是，被人都视作是，一个怪物，一个毒药谋害者，一个暗杀杀人犯的呢。我又那里能梦想得到忽而会变作人类社会的恐怖的对象，暴徒大众的玩弄的器物；甚而至于我从各个路过之人处所受的敬礼就只是他们

的涕唾我面；前后一代的人，都在以打倒我使我活着也等于死了为唯一的乐事，凡此种种，以我的平明的常识来想，我又那里能够梦想得到的呢？当这一个奇异的剧变初起之时，我简直是惊惶失措极端的呆骇倒了。我的激昂，我的愤恨，使我陷入了一种失神昏乱的状态，这失神昏乱的平抚镇压足足费去了我十载的光阴。在这中间，一错再错，一误再误，从这一件愚事到那一件愚事地，说来哩原也是我自己的不谨慎之过，我竟对于那些我的运命的支配者们供给了以十足的材料把柄，他们也很巧妙地运用了这些竟把我的运命永久不能变易地造成决定了。

我是已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猛烈地，可也终于无益地抵抗力争过来的。不施狡计，不用术数，不事虚伪，不运深思，正直地，公开地，气急地，顺了我自己的一时的意气，我的奋斗的结果，却终于成了更加紧了我自己的束缚羁囚，与更连续地给了敌人一些新的攻击我的把柄，对于这些攻击的材料的获取，他们是原在用心候着，不肯放松一着的。最后，感到了我的全部的努力都是无用无益的空图，不过是在苦我自己而促致我的完全的灭亡，我才采取了这个到此是已经成了我的可取的唯一的手段，就是决心服从顺受着我的运命，对于不可避免的必然不再空事反抗的这一回事情。在这一个完全绝望的断念之中我却寻出了对我过去所受的一切苦恼的补报，就是因这断念而得来的恬静沉着的心境，这心的恬静沉着和那苦痛的，并且同时也是无益的不断的反抗奋斗，原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东西。

所以使我能得到这一个心的宁静的原由，另外是还有一件事情在的。在他们对我的全部洗练精究过的仇视疾恶之中，我的迫害者们却把一件事情忘却了，这原系是他们对我的深恶痛疾的敌

意使他们忘记了的；就是他们应该再巧妙一点，把对我的仇恨的效果适当地分点渐次加浓的程序出来，应该时常加我以些新的打击，而得常使我不断地感到新的悲痛的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他们竟忘记了做了。假如他们能够再乖巧一点，巧妙地留给我以一线希望的出路的话，那他们就只在此也尽可以擒捉羁系住我了。他们尽可以用着些假的诱饵来玩弄我，使我因为我自己所属望的期待幻灭了的原因而感到新的苦闷，因以再使我的肝肠寸裂的。但是他们太没有耐心了，在起始，老早就把他们自己所有的种种手段耗用得干干净净，正因为他们把什么都从我这里剥夺了去，不再留剩一点点的希望之类的东西给我之故，结果就等于他们对他们自身所有的一切也都夺去了是一个样子。他们所投盖上我的身来的诽谤，嘲弄，压迫，侮辱，已经到了一个使我不能感觉到增加或减轻的程度了，我们两方面是同样的失掉了能力——他们的一方面呢，不能再加恶我的处境，我的一方面呢，当然也不能够将此身脱出这一个状态。他们因太急躁了，竟将使我苦恼的不幸罗致到了极度，终至于以全部的人力，即使再加以下界的全部诡计，也不能再加上以些什么更狠的东西。就是肉体的痛苦，也不能够再增添加大我的苦恼，倒反而可以成一种散心的慰安。绞榨着我，使我不得不放声哭喊的这一件事情，或者可以免了我的苦闷的呻吟，而我的肉体的拷敲绞榨却正是可以使心灵的拷敲绞榨得一时暂停的一个方便法门。

到了一切已被他们做尽做绝的现在，我还有什么要再怕他们呢？不能够再使我的境遇变得更恶了的他们，那里还能够再引起我的其他什么的怕惧呢？他们已经永久地将我从不安与恐怖这两件灾难里救度出来了；这在我常是一种无上的慰安。真真的灾难

是不大能够苦我的了；我所经验身受的灾难，却是常能克服忍受的，可是将来而未来的恐怖中的灾难，我却不能够耐受。我的饱受惊怖过的想象，会将这些灾难联合起来，翻旋转来，伸引扩张开来，把它们增加到很大的地步。恐怕它们到来的那一种期待，实在是比这些灾难的实际的临头还百倍的难受，这一种将来而未来的威胁，实在是比实际的打击还更其可怕。等这些灾难一旦临头，则实际的事件就将一切想象中的事情马上消去，倒反会把它们减归到它们的真正的实价上去。于是，我觉得它们本身，倒比我所想象中的它们，来得更轻；所以就是当我正在受难的当中，我倒也反无时不感到身心的轻快。在象这样的状态之中，免除了各种新的恐怖，摆脱了不安与希望之后，对于一个无论什么也不能够再使它恶化的境遇，一天一天的反使它易于捱忍过去的，就只须一个习惯便万事都足了；而阅时既久感情日渐地消退下去，这些灾难就也渐渐的消失了它们的唤醒感情来的手段。我的迫害者们因无限地放尽了他们对我的仇恨的毒箭之故，在这里倒反给与了我一点唯一的好处。他们已经把他们自己对我的一切权利剥夺尽了，所以以后倒是我反可以翻过来嘲弄他们的。

自从绝对完全的安宁恬静在我的心里重行恢复以来，到现在还没有两个足月的样子。过去已经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早已不再怕惧什么了，可是我终还怀抱着有一缕的希望；而这一缕有时觉得可以固信，有时觉得完全断绝的希望，却成了激动起我的千万种热情的罗网。当一件空前未见的悲惨的事件起来之后这一缕希望的微光也终于从我的心里消失了，而使我终于看到了今后在这世上怎么也不会变更的我的运命的决定。从这一个时候起，我就毫无疑义地将已身完全寄交了断念的绝望之中，而重复获得了和

平的心境。

当我一看穿了这事情的范围全部之后，我马上就永久的想在我生之前把大众再唤回和我在一起的念头消失了；而且就是这一个大众的来归，早已经不是两面相互的事情，所以这在今后可以说是完全无益的事情了。人类也许会再回到我这一边来的，可是他们即使回到了我这一边，他们也是不能再寻出我来的了。因他们已在我的心里惹起了轻恶嫌弃之情，再和他们去夹在一道实在是一件无聊而且累赘的事情；我的一个人的沉浸在孤独里，却比再能和他们去处在一道，更是百倍的幸福。他们已经从我的心里将社交的一切乐趣尽行篡夺了去了，这些乐趣，在我的一代之中，是再也不能发芽成长的了；时机已过，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让他们去，不管他们对我是为善为恶；凡是他们的一方面的事情，在我都是不关痛痒的，无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我的同时代的大众对我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的，就只如风马牛的相关而已。

可是我从前对于未来仍旧是还没有绝望的，从前我仍在盼望着后来的一代，以为他们对于这一代的人所加于我的判断是非，想更能比较明白地辨悉得清楚，而这后来的一代的对我的行为处置，或者是容易和那些前代者所行施的谲诈诡计成一个显然的区别，而最后或者也能看出真正的我的为人来的。正因为是有了这一个希望，它终使我写成了我的《对话录》，更使我想出了千万的愚策来想把这《对话录》可使留传至于后世。这一个希望，虽则是很遥远的这一个希望，却激动起了我的心灵的兴奋，和当时我还想在这一个时代里寻出一个真实的心的共鸣者来时所激动的兴奋一样；而我的寄托在很遥远的未来的这些希望并且也同样的成了使我变作现代众人的玩弄物的原因。我在我的《对话录》里曾经

说明了我之所以要有此期待的种种理由。可是我却是错了。但幸喜我及早发见了这着，还可有十足的时间寻出一个完全安静与绝对休息的中隔期间来在我的毕命之前。这一个中隔期间的开始，就是我现在正在说述的时代，并且我还有理由可以相信，相信这期间是往后再也不会得中断的了。

新的回想使我确信了我的还在盼望着大众的回到我这一边来，即使是异代的大众，也是如何的一种错误的想头；这一个新的回想的对于我的错误的唤醒，去现在还只不多几日的事情；因为关于我的事情，另外的时代的向导者们原系是一般常在不断地使他们自身更新化入在憎恶我的团体中的人，被这一般向导者们所引导的另外的时代，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个个的个人是要死的，但是团体的集团是不会死的。和以前一样的情感会永久地继续下去，和吹煽这憎恶之情在他们中间的恶魔一样，他们的热烈的憎恶我的感情永也不会消灭，将永久地一样的在继续活动的。我的特殊的个个的敌人虽则会死，但是那些医生们和奥拉多良（Oratolians）教徒们却仍旧是活着下去的；当我的其他的迫害者们已经没有，只剩了这两个团体的敌人的时候，我一定知道他们在我的死后对于我的回忆也决不会与以和平的，正将同在我的生前他们不给与我的身体以一点和平一样。或者，经过了时间的间隔，那些实际上我所得罪过的医生们，也许会和平下去；但是那些我所热爱的，尊敬的，曾经予以全部的信赖而从来也不曾加以侮辱过的奥拉多良教徒们，恐怕是不会的；这些教会中人，也是半僧侣的奥拉多良教徒们想是永也不能谅解我的；造成我的罪状的，原系是他们自身的不公平的私心，然而他们的自负心却永也不会使他们饶恕我这本系由他们的私心所造成之罪；还有世人大

众哩，这些他们在竭力地鼓吹起对我的敌意且在使这敌意永不消灭的世人大众，大约总也是不会和平下去的了。

在这世上我是什么也完结了；无论何人，现在对我还能再行什么善什么恶呢？我在这世上，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希望，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再可以怕惧，现在沉入了深渊之底我却落得个沉静清闲，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不幸的人，然而我却泰然不动心了，简直可以同上帝一样，荣辱升沉，毁誉褒贬，都不能激动我了。

凡是我身外之物，外界之物，今后与我是毫不相干的了。我在这世上也没有邻人，也没有族类，也没有相亲相爱的弟兄们。我的寄生在这地球之上，仿佛是从一个我所住惯的游星里掉落下来，掉在这一个完全不识的游星上面的样子。若在我的周围我还见认到些什么东西的话，那这除非是些摇撼我的心恼乱我的意的对象而已；我不睁开眼看则已，我若一睁开眼睛，则与我接触，绕在我周围的，总没有一件不是使我恼怒的侮蔑的物事，或使我悲痛的伤心的种子。所以，权让我将这些无益而又悲伤地和我周旋得很久的惨痛的对象移开罢，权让我将这些对象全部从我的心灵里迁出罢。我的余生只想清清静静一个人孤独地来过，因为我只在我自身之内才寻得到慰安希望与和平，我不该再，也不愿意再和别的相周旋了，除了我自己自身之外。正是在这一个境状里我现在在着手著述那一部真率严格的著作的续篇，那一部著作就是曾经叫它作我的《忏悔录》者是。我想将我的晚年供献在我自己的研究之中，打算不得不将我自身付给出来的总账预先来准备清算它一下。让我完全将我自身沉酣在和我自己灵魂对话的禅悦里罢，因为只有这一着，只有这一个灵魂是他人不能来剥夺我去的东西。假如，因对于我的内部倾向的考察，面得将这些内部倾向

理一理整齐，若其中有不是之处，得因此而更一更正，那我的沉思默考或者也未始不是完全无用的东西，并且虽则我在这世上已经是无用之人了，可是我的晚年也得因此而不致于完全成为空费。我在我的每日闲步的中间，每有快乐的默想涌上心来，但可惜这些记忆是就要消失的。我现在想将这些今后还能来我心头的默想录下；每次将它们来重读的时候，想来一定总能给我以新的快乐无疑。梦想想我的心灵所应得的真价的报酬，大约是可以把我所受的愁苦，我的迫害者们，我的不名誉之类的事情忘去的。

正确的说来，这些记录，不过是我的沉思的一种无形式的日记。这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关于我自身的问题，因为一个沉思默想的孤独者，必然地他之所想总是以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为多。此外，凡在我的漫步之中经过我脑里的各种无论什么思想，都想也同样的在此地录下。我将把从我脑里经过的想头一点儿也不变易地照它来的原样在此地写出，并且各种思想的联络也许有不甚紧接之处，不能如平常一样地昨日的思想观念一定会和次日的衔接联系着的。但是结果，从现在在这一个奇异的境况之中的我的灵魂每日所寄托的感情和思想的知识里，至少也可以看出我的天性和情趣来，对我的天性和情趣至少也可以发生一个新的了解。所以这些原稿也可以当作我的《忏悔录》的补遗看的，可是我却不以这一个名字付给它们，因为我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事情可说了。我的心已经在艰难的熔炉里锻炼得纯洁清虚，就是仔细地测量搜寻起来，我觉得也不见得再寻得出一点尚可非难的倾向存留在那里。这世上的各种情爱都已被剥夺毁尽了的我，更还有什么可以忏悔呢？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颂赞，也没有什么可以谴责。今后我在众人之中只等于一个无，等于一个“什么也没

有”，这就是我的一切，和他们众人已经是没有一点实际的关系，没有一点真正的交谊存在着了。偶行一善也终会变恶，不动则已一动就要伤及他人或害及自己的我还有什么，就只有禁止我自己的行动无为过去而已，这就是我的唯一的义务，而我也想就这义务之所在而竭尽我的力量去奋勉躬行。可是，身体虽则在这无为的不动之中，但我的灵魂却仍在活动的；它可仍在继续着生出感情和思想来的，并且因为地上的现世的一切关系都断绝了的原因，这内部的精神的生活，反而是更加增加了活力的样子。我的肉体对我只是一种累赘，一种麻烦的障碍，我将及早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先把我自己解脱开来。

象这样奇特的一种境遇，的确是值得研究，值得描写的，我将我晚年的闲日月想全部奉献出来的，就是对这一个研究的事情。要想把这事情做得好好，就非先按顺序方式的依次前进不可；但这一件工作却是我所不能做的，而且这也是与对我自己想把我灵魂的变化和变化的连续记录下来的目的不附，若要那么做去的话，那简直要把我弄得远离开我的本来的目的。物理学者为想知道每日的空气状态之故对空气所施的实验，我将对我自己到一个一定的程度为止来施行见看。我将对我自己的灵魂装置一个测验气压的晴雨计表，这些实验只教运行得好，长时间内反翻地多试几回，我想总也可以得到和科学上的实验一样地正确的结果的。可是我的计划也并不想扩张到这一个地步。我只教把我的实验记录下来就满足了，我并不想把这些实验归纳起来作成一个系统。我将实行同蒙泰纽 Montaigne 一样的计划，但是目的将完全和他的相反，因为他是不为他人就不写他的文章的，而我将我的沉思写下来却完全只是为了我侬自己。假使，到了我的衰极之

年，临死之前，万一天从人愿，我还能保持着现在那么的情绪，那么把这些沉思的记录拿来一读，必能将当我写下它们来的时候的快感重唤回来，这样岂不是我的过去的日子的再现么？换一句话说，岂不是我的生活的二倍化么？不管世人大众的如何，我于是还能享受一次社交的乐趣，我虽则是衰老龙钟但还可以和另一时代的我自己欢聚在一道，这正如和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在一道是一个样子。

当我从前写我的《忏悔录》和我的《对话录》的时候，我是在一个不断的忧念之中的，这忧念就是为了若可能的话想将它们传交给后代的子孙之故，因此务须想出要如何方能从我的迫害者们的贪暴的手里把它们争夺过来的方法。可是关于这一部著作，这同样的不安却不再苦我了；我晓得这一种不安忧念是不中用的；在众人之中要被人家大家更晓得一点的这一种欲望已经在我的心里消失了，关于大约是已经永久地全被消毁了的，我的真实的著作和证明我的无辜的证物作品之类的运命，在我的心里只留存着一种极深的漠不相关之感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了。让他们来侦察我的行动，让他们去为这些沉思的记录之故而劳心，让他们来将这些记录原稿擒抢了去，让他们去压迫销毁，伪造涂改，总之今后是无论什么对我都是一样的。我不想把它们来藏匿，我也不想把它们来公表。假如它们在我的生前被人家夺去了的话，那我的已经把它们写下来了的这乐趣人家总不能来夺去的，关于它们的内容的记忆总也是夺不去的，那些孤独的沉思默想总也是夺我不去的，这原稿本就是这些沉思默想所结的果实，而这些沉思的根本源泉却是永也不会消灭的，除非要和我的灵魂一道消灭才可以。若是，当我的第一次的祸难临头的时候，我并不向我的运命

施行反抗，早就采取了我今日所取的手段而安处入如今日那么的境遇里的话，那他们众人的全部的努力，他们的全部的可怕的阴谋诡计，将成了对我一点儿也不生效力的东西；那么他们即使用了他们的全部的计划也不能够搅扰我的平安的，正如今后不管他们有千千万万的成功也不能够再来搅乱我的和平一样。让他们去满心的欢喜来享乐我的不名誉罢，他们可再也不能够来阻挠我的享乐我自己的无辜洁白了，不怕他们是大众全部的，他们可也不能够再来阻挠我得在和平里以终尽我的天年了。

第二漫步

这样的，已经定下了想把在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奇特的境遇里的，我的灵魂的平素状态叙述出来的计划之后，我觉得要实行此计划除了将我的孤独的漫步和在这中间的沉思默想忠实地记录下来之外，再要简单确实的方法，另外是没有的了。在这样的时候里，我的头脑完全是无拘无碍，让我的思想观念一点儿也没阻挠一点儿也没有困难地在顺着它们的径路走去的。一天之内只有这几个孤独和默想的钟头，完全是恢复我自己，隶属我自己的时间，没有丝毫外界的牵引，没有半点任何的阻障，只有在这里，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说，我才是造物所造的自然的我。

不久之后我马上就感到这计划的实行实在已经是稽延得太久了。我的想象力，已不如从前的富有生气，当想到了使它活跃的对象的时候，也不如从前一样的能燃烧兴奋了。我在冥思默想的幻梦里沉醉的事情，也已经比从前减少得多；在现在的想象力所

产生的东西里，只是回想的一方面的来得多，创造的一方面的来得少。微温的疲劳，弱尽了我的全部的能力。生命的精神也在我的身内渐渐地在消失，我的灵魂要想从它的狭隘的樊围里跳跃出来除非要苦斗一番才行，并且，对于觉得我正有权利所应得的那一种状态的希望之情也已经完全没有，总之现在的我的存在，除了在过去的回忆里活着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了。象这样的，所以，为想在我的衰徂之前来把我自己静观一下的原因，至少也就非回溯到几年以前的时候去不可。就是应该回溯到正当我失去了在这世上的一切希望，而在这地上是已经不能够再寻出可以养我的心灵的食料，渐渐地我在自家练习惯来把它自己的本质来作它的养料，而试在我的己身之内寻出它的全部食物来的那时候去才行。

这个方法，我虽则是寻见得太迟了一点，但却已变得这样的丰硕，致使它马上就足够补偿我的一切而有余。没入在自己一己之内的这一种习惯终于使我忘失了感情，甚至使我对于过去的灾苦患难的记忆都一并失掉。象这样的我以自身的经验终学知了些下述的事情，就是真真的幸福之源是在我们自身之内的，对于一个知道如何地愿望幸福的人，则旁人即使想使他不幸也是办不到的。四五年来我竟不断地尝到了这些内心的喜悦，这些只有可爱的柔雅的灵魂在默想里所能得到的内心的喜悦。象这样的我在独步之中时时得到的这些欢愉，这些狂喜，实在可说是我的迫害者们所赐予我的悦乐，假使是没有他们的话，那大约我是决不能得到也决不能晓得这些怀在我己身之内的宝藏的。处身在这样大量的富裕的境里，如何能记下一个忠实的记录来呢？在试回想起这许多甘美的沉思梦想之时，我却不能够把它们来写出而又重新没入

到这些沉思梦想中去了。这原系是对于过去的回忆所驯致的一种状态，而也系一个人若完全把感觉这一件事情停止则马上将不能了解的一种状态。

这一个结果是在我当决定了想写我的《忏悔录》续篇的计划之后而在试行许多次的漫步的中间实际感到的，尤其是在一次我底下正要说及的漫步之中，在这一次的漫步里一件万想不到的事变出来了，终于将我的思想的线路打了一个断，在相当的时间之内却给与了我的思想以一个另外的方向。

在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礼拜四的午后，吃过了中饭，我沿了大街走到了须曼物爱儿街（Rue du Chemin-Vert）上，从这里又走上了美尼儿蒙旦（M'enilmontant）的高冈；更从那里经过了许多通过葡萄园及草地等的小道，我一直顺着了在微笑似的风景而到了夏隆内（Charonne），这微笑似的风景系界在两村之间而在作它们的襟带的；然后我又择取了另外的一条道路，打算绕一个圈再回到那些原来的草地上去。我满怀着了凡风景佳处所常给予我的快乐与兴趣在这些草场之上徘徊游乐，有时候且还要停下来将草中间的植物来辨认研究它们一番。这中间我却认出了两种在巴黎附近是很少看见，而在这地方一带却是很多的植物来。一种是属于菊类的辟克利斯·歇爱拉可候特斯（Picris hieracoides），一种是属于伞形科的色泊留刘姆·法儿喀丢姆（Bupleurum falcatum）。这一个发见使我快乐高兴了好久，而落后终于又寻出了一种更奇异的，尤其是在高地上所少有的植物，那就是开拉斯丢姆·亚夸的寇姆（Cerastium aquaticum)。这一株植物虽则经过了在这同一天之内所飞临到我身上来的奇祸，但后来我却又在一本当时在我口袋里的书中寻了出

来，收入在我的植物的标本册子之中。

详详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其他的许多我看见还在开花的植物之后，这些植物的状态与类别原是我所熟悉的东西，可是对我也还是很有趣味的，是以详细地观察了一番这许多植物之后，最后，我就渐渐的中止了这些琐碎的观察，想把我自身没入到一样的有趣但是更觉得动人的，由那风景全部所给与我的印象中去。在数日之前，葡萄的收割也已经完了了；从城里来的漫步者们也都已经回去了家里，到冬天的劳作期为止田野里的农夫也没有在那里工作的了。一乡的原野，虽仍还是绿色缤纷同在那里作微笑一样，可是有几部分却也已经凋落了树叶，而并且几几乎连人影都一个也没有，无论那里都在呈示出景象的寂寥与严冬的逼近。从这一乡的野景而生的印象，是一种悲哀与甘美混合在一处的东西，实在和我的年纪我的命运太相象了，不得不使我把它来应用到我自己的身世上去。我看到了自己的已在凋落期中的洁白无辜坎坷不幸的一生；灵魂里虽还是充满着泼剌的情感，精神上虽还有些鲜花装载在那里，可是忧患频来，悲怀难遣，我的一生也已经是干枯到将行萎谢的地步了。影单形只，为众所弃，我已经感到了令人起栗的初冰的寒冷。我的日就衰落的想象，也已经不能再从心所欲地来创制些人物以慰我的孤苦了。一声长叹，我只自己对自己说："我在这地上究竟是做了些什么？"我是为生之故而被创造出来的，可是生也还没有生着，而已在渐渐地死下去了。归根结蒂这也不是我的罪愆，因世人之不许，我虽则终于做不出良好的工作出来，然而对于创制我的造物之主，我至少也可以带回下列诸贡品去奉献给他，就是一心的善良而被阻抑尽的意志，一腔健全而终被弄得不曾有结果的情感，与夫对于众人的轻

侮蔑视有以捱忍过去的一种忍耐的坚心。回想到此我真不觉涕泗之潸然；重行反省，我又把自少年期以后的灵魂的经历回顾了一场，想起了壮年当日，我的不得不与人类社会相隔绝的种种，和在这垂老的暮年，也还不得不长期韬晦以终我的余日。我满怀了快乐回省起了我心里的一切的情衷，回省起了非常柔美但又非常盲目的心的一切的牵爱，回省起了数年之间曾作过我的精神的养料的，与其说是悲哀毋宁说是慰抚的种种观念与思潮，并且我还打算能够感着和我将自己沉酣在它们中间的时候一样地满心快乐而充分十足把它们一切都回想出来来供我的叙述。我的这天午后是在这些和平的默想里过去的，而我也正抱了我对这一天所感到的满足在回去的途中，忽而，在我的沉思的正中心里，竟被下面就将记述的这件事变推挤了出来。

当六点钟的光景，我正从美尼儿蒙旦，差不多正对着了伽蓝·贾儿弟尼爱（Galant Jardinier）在走下来的中间，忽而有几个走在我前面的行人突然间避开了路，我看见了一只丹麦大犬在一辆马车的前头用了全部速力在向着了我飞奔前来，当它看见我时它已经没有制止自己的速力或转向道旁去的余裕了。我想这时我的可以避免被冲倒在地上的唯一方法只有用力纵身向上的试一大跳了，因为跳起之后我在空中的时候那只大犬就可以在我的底下经过的。这一个在危急之前的最后的想头，来得比电光还要迅速，我也竟没有以理性来判断或把它来实行的时间，事变就起来了。直到重省人事回复了意识的一瞬间为止，我对于这一次的打击，骤然的颠仆，和其后接续起来的种种事情，简直一点儿也不曾感到点什么。

我回复意识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晚上了。醒了转来感到我

自己正躺在三四个青年的手里；这几个人就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了我一个详细。那只丹麦狗因自己不能制住它的突进之势所以就冲上了我的两脚，以它的身体和速力的冲击我就头翻朝下被冲倒在地上了。载着我的全身之重的上颚，打上了非常不平的石砌地道，而且因为这路是下山之路，而我的头比我的脚还要跌倒在底下的原因，所以倾仆的势头来得格外的大。那只狗所属的马车就紧跟在它的后面的，若不是那御车的马夫在这一瞬间立刻将马制住的话，那这马车可真已经从我的身上辗过去了。

这是我从几个救我起来而当我回复意识的时候还扶抱我在手里的人的口里听来的一切。我在那一瞬间里感觉到的自己的状态，实在是太奇妙不过了，就想在底下把它来叙述一下。

夜已经深了。我辨认出了一湾天，几颗星，和一点儿绿色的草来。这最初的感觉却是愉快的一瞬间。我在由它们这几件物事而来的感觉之外便什么也没有感到。我在那一瞬间之内又得着了重生的生命了，并且我觉得似乎以我的渺小的生存把我所辨认出来的对象全部都充塞满了的样子。完全置身在这目前的一刻之中，我无论什么的记忆都没有了；关于我的自我个性我也没有了明晰的观念，在我自己的身上究竟出了怎么样的事变我也一点儿想头都想不出来；我不晓得我自己究竟是谁，也不晓得我究竟在什么地方，灾难，恐怖，不安等感我也没有感觉到一些些儿。我看见了自己的血在流仿佛是同看见了一条小河在流一样，连这些血是似乎该属于我的那一种观念都一点儿也不曾发生。我只在我的全身之内感到了一种消魂的狂喜，每想到此，我觉得我在我所知道的一切快乐的活动之内是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与这一种消魂的狂喜来相比拟的。

他们问我是住在什么地方的；对此问语我简直不能够回答。我问他们我是在什么地方；他们说是在奥都波儿纳（Haute-Borne）的高崖之上；这仿佛等于他们对我说我是在亚脱拉山上（On Mount Atlas）一样。我不得不继续问他们我是在那一乡那一镇那一区的地方；可是这还不足以使我清醒而想起我自己来；为记起我的住所和名氏之故我还不得不再经过一歇从那里走起直走到大道上为止的全段路程的时间。真亲切地陪我走了一歇的一位我所不识的先生，听到了我的住在这样远处的住址之后，就忠告我，劝我还是在汤泊儿（Temple）叫一乘马车坐了回家去的好。虽则我口里接连着在吐出一口一口的血来，然而走路却已经很轻松地可以走了，我并不感到痛楚与创伤。但是身上起了一阵冰冷的颤栗，致使我的松动的牙齿很不舒服地尽在轧轹鸣击。走到了汤泊儿的时候，我想我的走路是并没有什么不便的，与其坐在马车里头而将身体去冒受足以致死的寒冷的话，倒还不如继续着步行回去的好些。于是乎我竟毫无不便，避去了来往的混杂和车马，同在完全健康时候一样地择取了去路，安然走尽了界在汤泊儿与泊拉屈利爱儿街（Rue platriére）之间的五六里地的路程。我到了家了。开了装置在街门上的锁，我就在黑暗之中走上了楼梯，终于除了我的倾跌和其后继起的事情等之外，另外也并不发生什么别的事变而竟安然地到了家中，关于这倾跌和其后继起的事情之类我就是在那时候也还不曾感到点什么。

我的女人于见我之后放出来的许多叫唤才使我觉到我的受伤比我之所想的伤势还要来得重大。这一晚上我既不晓得也不感到我的不幸事变就一夜过去了。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我才晓得这事情，感到这伤势的。我的上嘴唇的内部直裂到鼻孔为止破裂开

了；外部因为有皮肤较好地保护在那里之故，所以嘴唇还没有全部分裂开来；上颚有四个牙齿曲向到里面去了，面上包在上颚外面的皮肤全部却肿得非常伤得很重。右手拇指打得粉碎肿得很大，左手拇指割裂伤得很深，右臂压破，左膝也肿得很高，而且因受了很重很痛的创伤之故完全伸屈都不能够了。可是，虽受了这样的灾难打击，但一处也没有折损的地方，就是牙齿也没有打落一个；在象这样的倾跌之中而能得到这么的结果，实在可说是一宗同奇迹似的幸运。

这是很忠实的我的这次遭遇奇祸的记事。不多几天，这故事就改头换面的传遍了巴黎了，内容的改窜改到了这一个地步，甚至于连这故事的本来面目都一点儿也再不能够辨认出来。本来对于这事实的变形捏造我也是应该预先计量到的；但是附加上去的奇突的事情来得这么的多，暧昧的说话与附随着的仿佛是不敢全部吐露的隐语来得实在太多了，终至于人家对我谈到这事情的时候也带着了一种含着微笑的慎重的神气，这一切的不可思议的秘密倒弄得我不安起来了。黑暗的秘密之类本来就是我所深恶痛恨的东西；因为这些黑暗的秘密自然要引起我的恐怖来的缘故，这一种恐怖就令我有了世人在这许多年中尽将秘密黑暗包围在我的周围的经验也是不能够轻减几分的。在这一个时期里的一切奇怪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中我只教将其中的事件报告一件出来，就尽够用以推测其他的种种了。

我和他向来是没有关系的某氏，为寻问我这一次的事情，竟差了他的秘书来到了我的地方，并且还恳切地说出了他的愿为我而效力，他的这些自愿效劳的好意在当时的状态之下对于我的恢复慰藉，我实在觉得并不是十分有用的。他的秘书殷殷恳笃，硬

的要我接受这某氏的好意，并且甚至于说到了我若不信任他那我可以直接写信去问某氏的极端的话。他的这种非常恳切之情和与此附结在一块的确信的态度使我想到了这事情的底下大约一定伏着有些秘密在那里，但这秘密究竟系伏在何处我却终于捉摸不出来。要使我发生恐怖惊疑是并不必要怎么样的大动干戈的，尤其是当我的不幸事变之后，身上正因此而在发热，头脑是正在兴奋混乱中的这个时候。我就把己身没入了千千万万的不安与伤痛的推测之中，于是在我周围所起的一切动静事件都成了促我说出许多解释来的原因，这些解释言语简直是为热病所催昏了的人所说出来的梦话，并不是一个头脑冷静对什么都不感到兴趣的人的谈吐。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起来之后，我的心境的平静就完全被搅乱了。好几年来某夫人就已经在寻着我了，我真不能猜出她的究竟是为了什么。许许多多的琐碎的赠品，常常来谒的屡次的访问，也没有理由也并不快乐的这些赠品与访问，在这里面想必有一个秘密的目的在那里，但她却并不对我说出这目的究竟是在何处。她说起了她为献给女皇之故想写的一本小说，我说出了我对于女流作家的意见。她又告诉我说这一个计划，是以回复她的运命为目的的，对此她实在是在需要保护；对于这点我就没有回答她一句什么话。随后她又说，因为她不能得到接近女皇的机会，所以她已经决定把她的书去发表给大众了。她并没有来向我请教什么，当然我也没有给她以忠告的理由，并且正因如此，即使我自荐地忠告了她，她也一定是不会听我的。她说她在出版之前想将原稿来给我看一下，我请她不要做这种事情，后来她就也没有拿来。

当我正在恢复期间的有一天晴朗的日里，我接到了她的这一本完全印刷好，并且也装订好的书，在这书的序文上一看，我看见了那些实在是粗野过度的对我的称赞，这些赞辞真真是非常笨拙地故意骄矜地表现在那里，致使我吃了一惊之外还感到了不快。使人容易感到的卑野的谄谀决不会和仁爱的厚谊联在一道的；在这一点上我的心是决不至于再被欺骗的了。

数日之后，这一位某夫人和她的女儿一道来看我了。她告诉我她的那本书因为有了一段惹人注意的解释在那里之故正在引起大家的注目；我当时只飞快地把那本书读了一下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解释。等某夫人走后，我就把它来重读了一遍；细细参究了一回它的辞句里的幽意；我觉得她的屡次的访问，她的谄谀，她的序文里的卑野过实的颂赞的动机都被我寻出了。我断定这一切的一切，另外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不过是想向世间的人表示出这解释是我做的，结果，关于这小说的出版的事情之类万一社会上对于作者若有非难的时候，那这责任也就可以推诿在我的身上。

我没有方法来破坏这种由她所造成的风说和由这风说而生的印象；我的所能做到的全部不过是想以后不再给这风说以有力的支持，不再让这某夫人和她的女儿继续那些虚饰的用以夸示于人的频繁来访而已。为此之故，我写给那母亲的短简是象下面那么的一条：

"卢骚，对于无论哪一位著作家的来访都是不接待的，谨谢谢某夫人的好意，并请她以后再不要锡以赐谒的光荣。"

她的对我的一封复信在形式上虽然是很郑重的，但是里面的辞意却和无论何人在这样的同一状态之下写给我的书简是一样的

东西。总算是我野蛮之至，这么的竟把一柄短剑刺入了她的多感的柔心里去了，而由她信中的语气看来，则对我是抱有那样挚热那样诚实的感情的她，对于这一次的绝交，似乎是非要经过一番同死也似的苦闷才能忍受得下去。在这一个世界上，对于各种事情的直截坦白公明正大原是与可怕的犯罪行为毫无出入的样子；而我也因为不能合污同流地同世人一样的装作虚伪假义之故，所以虽则并不犯有什么罪恶，但在我的同时代者的眼里却终是一个凶险狠毒的恶人。

我已经出外去走了多次了，并且还常走到铁由璃(Tuileries)去散步，当我看到了许多遇见我的人的惊异的脸色之时，我就晓得另外总还有些我所不晓得的关于我的消息流布在那里。后来我却终于听到了，知道一般的人在说的风说，是说我已经为倾跌之故而死去了；这一个风说并且还传布得这样的快这样的坚确，到了我听到之后的半个多月宫廷里还在当作一件实际的事情而在谈论。据有一个人费了心写给我的信之所说，则亚未吟的报知（The Courier of Avignon）新闻报在这一个好机会里竟想率先的报道出那些凌辱与侮蔑来，这些凌辱与侮蔑原是预备于我的死后为纪念我之用取一个送葬哀辞的形式来发表的。

与这一个消息附带着的还有一件事情，更是奇怪了，这事情我不过是偶然知道的，所以它的详细的一切终于不能够晓得。这就是同时有人在开始预约集款，说是打算来印行我的大约是在我的屋里将被找出来的未刊行的稿子之类的。从这事情一看我才悟到了他们总已经有一大部分假作的稿子收集在那里，专预备于我的死后来发表说是我做的；因为实际上假如从我这里找出了真真的原稿来，果真去忠实地替我付印的这一件事情，只有失掉了理

性的疯人才肯干的愚事，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必没有人会干，我的十五年来的经验却是确确实实地在作保证。

周到深沉地一件一件的做下来的这些注意，另外还有许多同这些一样地令人惊异的事情并合到了一气，把我的自己以为是衰竭了的想象力可也惊醒转来了；并且这些一步也不肯放松只在我的周围再三增加上去的黑暗的谣诼，重新把它们当然要在我的心里唤起的恐怖全部催唤了起来。我为想把这些事情完全予以种种的解释，与想将他们故意弄得使我不解的秘密分析看取之故，简直是弄得我自己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这种种猜不透的哑谜的唯一不变的结论，就只有一个，就是使我更确实信服了从前我所下的全部结论的这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了我自身的运命与我的名誉永远地经现代一代的人的全场一致把它们决定了，在我的一方面是无论如何的挣扎也不能够逃避掉这些的了，因为要想把一件文件纪录不经过这一个时代的全部只在想把它抹杀来的人的手而传到后代去的这一件事情，在我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我可更不对了，这许多意外的事情堆积到了一起，我的最惨酷的敌人又全部兴聚成了一道，总之，执政当局的诸人，左右舆论的诸人，从公服务的诸人，特从对我怀有私仇密怨的最厉害的人中间选出的享有信用的诸人，全部聚集了拢来，合作组成了这一个对我的共同计划，说起来大约总只可以说是由于运命的了；这一个全体大合作的共同一致实在是太异乎寻常了，无论如何总不能说它是出于偶然的。

只教单有一个人能够不参加在这大阴谋里，只教单有一件事情能够是与此相反，只教单有一宗不意的事变能给予这计划以一个阻障，那就尽够足以破坏这企图而有余的。但是全部的意志，

全部的宿命，运命，全部的运行都只巩固了这人群的工作；几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伟业的这一个可惊异的大合同简直要使我确信它的大成功是写在上帝的永远的决议文上的。不管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许许多多的特殊观察的结果，只使我确实信定了这样的一个意见，就是今后我对于这上述的工作无论如何只能当它作一件天的秘密来看，而不是人的理性所能了解的，对于这同一的工作，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这样的看法，还只在当它作人群的恶意的果实来看的哩。

这一个观念，对我却完全不是一个惨酷的削心的观念，反而倒是安慰我，镇抚我，助我把希望割断使我安心乐命的东西。我可并不同圣奥格斯丁(St. Augustine)一样，他是只教是上帝的意志的话，那就是被罚到地狱里去也是安心的。我的安心乐命却是从一条老实说虽然不免有点利害打算，但可是纯洁的源泉里流出的，照我的意见说来，则我这安心乐命倒要比他的更应是为我所崇拜的完全的"存在"所喜悦的东西。

上帝是公正的，我的应当受苦是他的意志，而他也晓得我是洁白无辜的。我的信念的动机就在这里；我的心我的理性在叫喊着说，这信念是决不会欺骗我的。让群众和运命尽他们的力量去摆布罢；让我们不放怨声地去学习受苦罢；一切的一切到头来终于要回复到秩序上去的，或迟或早我的序次总归是会轮到的。

第 三 漫 步

"我在常是不断地学着的中间一年年的老了"。

所龙Solon到了他的老年时代这一句诗是常在反复讽诵的。在有一种意义上我在我的晚年也可以把这一句话来说着；可是二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得到的这一个知识，实在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知识；在这一点倒反还是无知不识的更可欣羡。当然，艰难不幸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可是这一位老师的功课的教授之资实在取得很贵，每使一个人从这些功课里得来的益处不能和牺牲的代价相抵偿。并且还有，在由这样迟迟的功课而来的益处全部得到之前，一个人可以把它们拿来使用的适当时机却早已就过去了。青年时代是学求智慧的时代；老年时代是实地行使智慧的时代。经验是常在予我们以教训的，这事情我也承认；但是除非当一个人在未来的前面，还有相当的时间的时候，那经验在这一段时间里当然是有用的，否则经验又那能够给一个人以益处呢？

到了一个人不得不死的时候，这时候难道还是一个人的去学在过去应当如何生的时候么？

啊啊！这样迟迟其来而又这样惨痛地在我的运命，在它的结果就是我的运命的他人情绪之上得来的这智识，到头来对我终竟有点什么益处呢？我之所以了解认识他们得越清者，正因为他们所摆布陷害我的悲惨的感情感到得越切的缘故；这一个认识，虽在暴露着他们所设的一切的陷阱，但终不能使我避去了这些陷阱的危害。使我在这许多年数之内封围在他们的全部阴谋策略之中而决不发生一点疑念，使我在这许多年数之内成了我的许多友人们的牺牲和玩具的这一种愚极但也很安适的确信，我为什么就不永久地保持着它而沉酣在这确信里的呢？我实际上是他们的玩物和牺牲，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我当时却相信他们是在爱我，我的心曾在他们对我所引起的友谊里欢欣跳跃过，而对他们亦曾

施引以同样的深情。这些甘美的幻象现在是被破坏了。在使我感到我的不幸之中，时间和理性所显示给我的那伤心的事实，令我看透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的事情，除了安心绝望之外我是什么出路也没有的了。象这样的所以到我这一个年纪为止的这些个年岁的经验全部，对于在这样状态中的我，是现在也没有一点用处，将来也没有一点儿益处的。

我们当一生下来就踏进入竞争之场，直到死的时候方才走出。到了我们的一生将终的末日，再学知了我们如何能够较善地立身处世，那更还有什么用处呢？到了这时候，除了我们将如何地脱出此生之外，另外是没有什么可以思考的。对于一个老年人，若他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他的研究就只是关于死的学习；可是正是这一着却是在我那样的年纪的一般人所不做的事情；人每会思虑到另外的种种事情而总不肯想及到这一着的高头去。全体的老人总比小孩子们还更固执着生，而去这世的时候，总比青年还更带着难堪的神气。这是因为，他们的勤辛工作的全部都系是为了此生之物，到了九九归源他们就看到他们的辛苦终归乌有了。他们的一切的营求，他们的一切的财产，他们的由苦战恶斗而得来的一切的果实，当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是要抛弃的。他们在生存中的时候从不曾梦想到过获得些临死时可以带去的东西。

我的说出这些是在正是应当说的时候全部说过的；纵使我不曾更好好地知道了如何才能从我的思考里得着益处，但这却并不是因为我不能及时反省，与不能十分把这些思考反省融化之故。从儿时的幼年，就被卷入在人世的旋涡之中，我老早就从实际经验上晓得了我并不是为生活在这世上而被创造出来的，我老早就

晓得了我的心之所欲的那一种境遇状态是得不到的。所以把我觉得终于是寻不到的幸福停止不再向人世中去追求之后，我的热烈的想象力就超越过了生命的空间，宛如从一块和我完全不相识的土地而来似地，勉强飞渡到了一处我能将自己安定下来的平静的地方去求安息。

为从孩提时期起的教育所熏陶，又为我的充盈着悲惨和不幸的长续的一生所强化的这感情，终使我变成了无论何时比无论何人更热心更注意地只在努力解剖分析我己身的性质和运命的一种习惯。我及身曾见到过许多比我更饱学的从事于哲学的人，可是他们的哲学，简洁地说起来，与他们却是风马牛不相关的。只在打算比他人更博学一点，他们的研究宇宙的存在配列，正同为纯粹的好奇心所动，譬如当他们看到了些奇异的机械之后而去研究这机械是一个样子。他们的所以要去研究人性者为的是可以去贤明地说出其所以然，并不是为了想知道他们自己；他们是为了想教别人而在努力的，并不是为了想从内部的启发他们自己。他们中间的一大部分除去只在想写着一册书而外是什么也不顾到的，只教这一册书著出来能够受欢迎，那其他便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当他们自己的书著成了出版之后，那除了去运动他人将这书来引用赞许，与被攻击的时候为这书作一番辩护之外，这书的内容是和他们却全无关系的；此外，则只教不被人家非难，那他们是自己也不想从这书里取些对自身的特别的用处，甚至于内容所说的为真为伪都一概不问的。至于我自己哩，那当我想学得些东西的时候，却只是为了想知道知道我侬自己并不是为想去衒学教人；我是常是抱有这一种信念的，就是去教他人之先，总要先为自己己身十分知道明白了才好说话，在我的平生与众人相处之间试做

过的种种研究之中的任何一种研究，我想即使我处在一个无人的孤岛之上，即使我处到了一个不得不禁锢在那里孤独地送我的残生的孤岛之上，那我也一定同样地做了无疑。我们之所做大半是系于我们之所信的；而在一切凡不系属于自然的第一要求的事情之中则我们的意见便是我们行为的规定。依照了这一个主义，这原系常是我的主义，依照了这一个主义，我为了处理我自已的平生事业之故，曾常常也很久地为探求了解人生的真目的而努过力，但是其后不久我就感到了这一个的目的探求是不必要的，因此对于我自已的不善处于斯世的才能缺乏也就被慰抚了下去不再有所悲恨了。

生落在遵守着风纪和信仰的一家旧家的家庭，其后又在富有智慧和宗教心的一位牧师之家柔和地被抚育而成人的我，从小时很早就接受了许多主义，箴言——旁人或者要说是偏见——之类的东西，这些主义与箴言从没有过完完全全地离我而去的一回事情。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被弃而成了孤独，为爱抚所沉醉，为虚荣所诱惑，为希望所欺倒，为必要所逼迫，我成了罗马加特力克教的教徒，可是我却常是一个基督教的信者；不久之后，为习惯所克服，我的衷心就很纯真地归依了我那新的宗教。伐兰夫人Madame de Warens的教导和榜样使我巩固了这归依爱着的心。我的如花的青年时代在那里过去的乡村田野的寂寞，我满心倾倒日夜耽读的许多好书的研钻，更在她之旁坚固助长了我的自然的天性与挚热的感情而使我变成了一个几乎象飞奴龙Fenelon那么的宗教笃信家。在隐僻之处的沉思默想，自然的研究，宇宙的考察等事，终于驱使得一个孤独者不断地趋向着万物的创造之主，怀抱着一腔愉乐的不安而去探求他所见到的一切的终局与所感到

的一切的原因。当我的运命把我抛入了这浊世的洪流的时候，我在这世上竟不曾找到过一件可以娱我心意到一时半刻的东西。我对甘美的闲居时代的悼惜回思处处追随了我，在我的周围所及的一切物事之上都投上了无趣与可憎的外观，就是可以使我幸福与光荣的事情，我也觉得毫无意义而要讨起嫌来。对于我的不安定的欲望自己也没有明确的把握，我的希望减小了，我的所得几乎没有了，而我就是在成功幸运的一刹那间也还觉得是这样，即使把我得到了我以为是所寻求的一切的时候，可是在那里要想寻到我自己不晓得该怎么才能分辨出它的对象来的那个我的心愿的幸福，终也还是不可能的。象这样的就是当弄得我完全与世绝缘的那些大难不幸还未来临之先，一切已经合聚了起来把我的对这世间的种种牵系柔情剥夺了去了。浮沉在贫穷与幸运，贤明与错乱之间，满具着习惯上的恶德而并没有一点恶的倾向存在我的心头，生活在偶然乱杂之中而没有些由我的理性所规定的主义，并且，并不是蔑视义务而忘掉了义务，不过常常实际上并没有了解它们，我就达到了四十岁的这一个年纪。

从我的青年时代起，我就将这一个四十岁的时期决定作我的为立身而努力的一个期限，而决定为我的各种企图的达成期限的；我是曾经十分坚决地决定着的，想达到了这一个年龄之后，不管它我所处在的是任何地位境遇，总不再去奋斗前进，但只日度一日地终老我的余生，不再去为将来而操心费虑了。这期限到来了，我毫无疑难地就实行了这个计划。并且这时候虽则我的幸运似乎还在示我以尚能前进而得一更确实的地位的机兆，但我却非但略无遗恨，反而真正满心愉悦地弃绝了这一个机会。我从这些全部的诱惑，全部的空虚的希望里解脱了出来，而将我己身完

全地付与了无为无虑，付与了灵魂的安休，这无为无虑的灵魂的安息原常是我的最强有力的趣味与最根本的愿望。我弃去了世界和一切世上的繁华。我弃绝了一切华美的服饰与衣装；不再带剑，不再要表，不再用白的袜儿，金的织物，和冠冕之属；一具素朴的鬘和一袭好的粗呢的衣裳也不用了；并且比这些一切更有甚者，就是从我的心里把给与这些我所弃绝的一切以价值的贪欲想念也连根的除去了。我当时所有的那个本来就怎么都不适合于我的位置也抛弃了。于是我就开始着来抄写几文钱一页的乐谱以谋生，对于这一个职业，我却常是有着绝对的趣味的。

我的改革不仅仅止乎在外表的事物之上。我感觉到了这一个改革本身就必然的在要求另一个当然是更为痛苦但却是更为必要的改革在我的心意之中。并且，已经决下了心来，为想一劳永逸使这事情不至于做第二次之故，我就将我的心的内部付了一次严厉无比的检验试探，这严重的试验是往后终我之生可以规定我的心的行程，可以使它变成当我临终之日希望它应当是怎样的那一种状态的。

在我心内起来的一次大大的革命，显示到我的眼前来的一个另外的精神世界；并不曾豫先见到我自己的将如何变作它们的牺牲而已经开始感到无聊不通的那些他人的无意识的判断；文学上的虚荣本来就只须一触着这气息便要使我嫌恶的东西，在这种文学上的虚荣之外的一种另外的善的只在增长起来的要求；比我前半生已经较好地经过了的那条路还更要确实稳固，最后可以使我的余生遵从着它而过去的一条大道的渴望；一切的一切都在督促我实行了这个我已经老早就感到必要的大计划，就是对我自己己身的这次大大的检阅。当时我就把这计划实行了，而我为完满地

实行这计划之故凡在我的能力以内的一切却是一着也不曾放松过。

我的完全把世界弃绝了的日期实在是从这一个时期起的，而这一个强烈的孤独的况味，自从那时候起从还没有离开过我。我所计划的那工作若不在绝对的隐遁之中是不能实行的；它所必要的是长时间的和平的默想，这一着却是在世间社会的喧扰之中所办不到的事情。因此在一个时期里我不得不依着另外的一种生活方法而生活下去，这生活方法我觉得实在是快乐得非常，所以从那时候起除非是被强力所阻止或不得已而暂时中断之外，我马上就一心的重来经营开始，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一刻也不迟延地极容易地将我限住在这生活之中；故而最后当大家迫害着我使我不得不孤独过活的时候，我倒反而觉得在这想使我受苦的放逐之中，他们却为我造成了我自己所想不着得不到的幸福。

我以对于这事情的重要和我所感到的要求两者都相称的一种热心而专心致志地没入在我所企图的那一种工作之中。当时，和我在一道者，系与古代的哲学家等完全不相象的一群现代的哲学家。他们不但没有解答了我所怀疑的疑问与解决了我所不能决的诸问题，并且连我所急宜知道而自以为很有把握的诸点都被他们弄得荧惑不定了。因为他们都是无神论的热心宣传者与很专制的独断论者的一群，凡是对于任何的一点有人敢和他们所想的设或不同者，他们却是决不能抑压愤怒而肯大量相容的。我却老因为不喜争论的缘故，总只很软弱地辩护防御了我自己，又老因为才能的不足不能坚强地支持着我之所信。可是对于他们的那一种那么狂暴的教理我却从来也没有赞同采用过。而对于这些本来是别有他们自家的用意的偏急的人们的反抗，也就是招致他们对我的

敌恨心的大原因的一个。

他们并不曾说服了我，可是他们却使我感到了不安。他们的议论摇动了我，但决不曾使我信服。我从没有找到过一个好好的答辩，可是我却觉得一定是有一个的。我对我自己并不感到是我有谬误，不过是软弱一点罢了，而我的心却比我的理性更满足地答复了他们。

我终于这样的想：我将永远地被这些最有名的雄辩家的诡辩所嘲弄了么？对于这些人所宣传的意见，他们在那样热心地想使他人信服的意见，我却还没有十分地知道，简直不知道这些意见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与为他们自己的。笼罩在他们的教义之上的那些热情，想使人信服这个或那个的他们的那一种关心，简直使人不能够晓得他们自己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对于一党的首领人物们我们究竟能不能够在他们的身上找出真正的信条来的？他们的哲学是为他人的哲学；而我呢却是必须有一个为我自己的哲学的必要。是以且让我去用了全力，当时候还来得及的中间，为在我自己的晚年能得一个确立的行动方针之故去努力寻找罢。现在我是正在我的成熟期的顶点，我是正在我的理解力的全盛的时期；已经也就快临近到衰落的时期去了；我若再待之稍久的话，那以我的迟慢的考虑，恐将不能运用我的力量的全部；我的种种智能恐将已经失去它们的活力了；我的今天所能最善地做到的，将来怕将不能和现在那么完好地做到了；我且来把捉住这一个最好的时机罢；这是我的外部的物质的改革之期，让它也变作了我的智力的精神的改革之期罢。让我且用了诚意一劳永逸地把我的意见我的主义确定下来罢；且让我在我的晚年成一个当熟虑之后正不得不如此的人罢。

这一个计划我徐徐地屡次三番尝试着地把它实现出来了，但系用了我的可能的全部的努力和全部的注意。我确切地感觉到了我的晚年的安心立命和我的运命的全部都是系属于此一举的。最初我陷入了那样的一个混乱，困难，反对，迂曲，黑暗的迷途之中，大约总有二十次的光景儿至于想把一切都抛弃了，我已经打算将那些无益的研钻抛弃，在熟虑之中，去遵行着平常的谨慎的规则做人，而对于费了那么些的困难想阐发出来的主义之类不再去从事追求了；可是这个平常的谨慎对我是那样的无缘，我觉得自家是那样的不能和它适合，想把它拿来作我的向导恰正如既没有舵又没有南针而入大海的怒涛之中，去试寻一座并不能指示给我以湾岸的不可接的灯塔是一个样儿。

我顽强地固执了下去。在我一生之中总算是第一次我奋发起了勇气。对于从那时候起开始包围在我周围的那可怕的运命之所以有能力支持过去者都是这勇气之所赐，虽则在我心中关于它的疑念本来也就一点儿都没有的。经过了一番大约是人类所曾做过的中间的最热烈最真率的研求之后，我才决定了终我之生将牢把着那些对我本来是必要而不可缺的感情意向，并且即使我的行为的结果终是不好的话，那我却确实地知道我这错误并不能算作是我的罪恶；因为我对于罪恶是尽我所有的力量在竭力防止的。我当然也自己知道，这是的确的，就是少年时代的那些偏见和我心里的种种私密的愿望曾使水平的秤衡倾向了最能安慰我的一边。要想禁止一个人对于他自己那样热心地追求的事情不生信仰之心本来是不容易办到的，并且，对于他生的判断或者是嘉纳或者是否拒的利害关系是对于大部分的人各依了他们的希望和恐怖而确定他们的信念的这事情又有谁能够稍怀疑虑呢？这一切或许也会

迷乱我的判断，这事情我是承认的，可是无论如何却总改不了我的真的信念；因为在一切事情之上我只在怕我或欺骗了我自己。假如一切都系包含在这生的种种习惯里的话，那至少当我还来得及的中间，免得完全被他人所欺骗，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为选取对自己最善的部分之故而学知这种种习惯，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我那时候的心的状态之中，对世界所最觉得怕惧者，却是为了这世上的利禄享受之故而把我的灵魂的永久运命去付之孤注一掷的这件事情，这世上的利禄之类，由我看来，原是从来也没有过多大的价值的。

我须自白，我承认对恼乱我的一切疑难常不曾给与以称心的解答，而这些疑难也就是我们的那些哲学家们每以此而来搅扰我的耳鼓的东西。但是，已经决定了最后须在人智所不能捉握的事物上来求解决，而在各方面又逢着了不可入的神秘和不可解的反对，我对每个问题就直接采取了由我看来似乎是最可靠的直觉情意，对于我所不能解的异论也并不曾有过迟疑停顿，这些异论可也是有和它们一样地有力的反对论在相反的方面存在在那里的。在这些事物上的独断的论调不过是适合于诈欺师的论调而已；但是对于一个人的自己必须有一个为自己的情意，而对于它的选取又必须尽用着个人所有的成熟的判断力来行使这几点，却是最紧要也没有的事情。若说此外我们再至陷入谬误的时候，那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罪，我们的因此而受苦难却是不公平的。这就是在我的心之所安的根底里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我的艰勤辛苦的研钻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在萨伏亚末喀(Savoyard Vicar见卢骚所著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中）的信仰告白里所发表的东西，这一部著作在现代虽则是理不该地受了侮辱的亵

渎，但将来若健全的理性和真的信仰能在人类中再生的话，那总有一天是要在人类中唤起革命来的无疑。

自从那时候起，恬静地信赖着在长时间的默考运想之后所采获的根本大义，我就由此而定下了一个对我的行为与信仰的永久的准则，不再为那些我所不能解决的反对论，或我所不能预见而时时更新地显现到我的心里来的反对论等，恼乱我的心身了。它们有时候也曾使我感到过不安，可是它们却从没有使我感到过动摇。我曾屡次的对我自己说过，这些实在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冗论与玄虚，比到那些由我的理性所采取，被我的心意所确定，在我的情感的缄默之中受到我内心赞可的封印的根本原理，则它们是一点儿也不足重轻的东西。在这些决非人之悟性所能企及的事物之中，仅仅的一个我所不能解答的反对议论，那里就能够马上把这样确实坚固的教理全部都推翻呢？这确实坚固的教理系于那么细心的思考和注意之后那样完全地被联系结成的，它对于我的理性，我的心意，我的全存在又是那么适合，而且还是被我觉得是我所独有他人所无的内心的赞可所坚实化了的；这确实坚固的教理又那会被全部推翻呢？不会的，空虚的议论决不会将存在在我的不朽的灵魂与这现世的组织之间的谐调，和在那里支配着的物理的秩序破坏的；在与这物理的秩序相对的精神秩序之中，我寻出了为支持我生命的不幸之故所必需的那些支柱，说起这精神的秩序的方式，原系是由我的研究的结果得来的。处在除此而外的无论那一个方式之内，则我将毫无根据地活着毫无希望地死去了；我将变成一个在生物之中最可怜的动物了。不管那些运命与迫害我的世人们的如何，且让我固守着只此便足使我幸福的唯一方式罢。

这个熟虑和从此而得的这个结论，看起来真是老天爷的意旨，真是为使我对付在前面候着我的运命，与使我处入到对此也能挺忍过去的境地里去的老天爷的意旨。假使，老是没有一个避难之所使我得从毫无宽恕的迫害者们的手里避掉，他们在这世上所加于我的污辱没有伸雪的一天，我所应得的正义终于没有得到的希望，我就不得不眼看着自己的委身于一个比任何人在这世上所受过的还更惨酷的运命的话，那陷入于正在等候着我的可怕的苦恼之中，处身在我晚年不得不在那里过去的这说了也人家不会相信的境遇之内，我可不知道已经变成了怎么的一种样子了，就是今后也不知将变得怎么样哩。在另一方面，我因为自己的洁白故而平心静气地，曾只在梦想着世人对我的尊敬和亲爱的；可是当我的大公面易信人的诚心正在披肝沥胆向朋友弟兄们倾注的中间，谁知有许多阴谋者们已默默地用了在地狱底里炼成的网子将我围捆起来了。在不幸之中为人最所意想不到的不幸，对于一个自尊心很重的人的最可怕的打击。无缘无故也不知是何人的作弄忽然向汙泥里的横被拖入，一个污辱的深渊里的陷落，上面只有邪恶的对象罗列着的黑暗的包围，被这种种所惊骇而压到，当我初次受打击的时候我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了；假如我不是事前曾保存着些倒了之后也能支持我起来的力量在那里的话，那我从那个被这些意想不到的不幸所投入的绝望的渊里怕是再也不能够恢复转来的了。

直到了多年的苦恼烦闷之后，最后终于回复了我的精神，而在开始恢复我自己的时候，我才知道了我所用以抵抗不幸的力量的价值。关于一切概须由我判别的事情都已经下了决断，把我的主义箴言拿来和我所处的境遇地位一比，我看出了我的对于一般

人的无聊的批判与这一个短短的生涯里的许多细事等太看得不相称的重大了；这人生原不过是一种艰难受苦的状态——假使是理数所前定的这些艰难的结果定然会出现．和因此之故，这些艰难来得愈大愈强愈复杂的时候，倒对于如何忍受它们的学知反愈为有益的话，那当然这些艰难的为如何如何的一种等事情是毫没有关系的。无论如何深刻的苦痛，对于一个能在这些苦痛之内看出伟大的必然的报偿来的人是会失去它们的效力的；而对于这一个报偿的确信，却是我从以前的默想里得来的重大的效果。

我觉得在各方面都受着攻击，于无数的凌辱与无限制的轻侮之中，实际上的确是时时有不安与疑惑的时间来摇动我的希望搅乱我的安静的。那些我所不能解答的有力的反对论等，于是就更强而有力地显现到我的心上来了，正当我于已经不能担负运命的重压，势将陷入于绝望之际，这些反对论的出现，却正是来完成我的没落的新力；常常还有那些我所能造成的新的议论会回复到了我的心里，来帮助那些已在苦我的反对论的势头。在心的苦闷已将把我窒死的时候，我曾经叹着说，啊啊！假使在此可怕的运命之中，我在我的理性所给与我的慰藉之内只寻出了妄想；假使象这样的理性破坏了它自己的工作，反背了它所给与我的一切希望和信赖的支持的话，那么更有谁还能救我出绝望的深渊里来呢？在这世上除我之外对什么人也不能给与以慰藉的幻影还能支持点什么呢？现在的这完全的一代，他们在支持我疗养我的情感之中是只能看出错误和偏见来的，他们在和我相反对的方式之中，倒反能够看出真理和实证来，他们并且还不能相信我之取此是出于我的诚意的；而我自身的全心全意地拳拳于此也曾遇着了许多不能抑制的困难，这些困难系我所不能解决而又不能使我不

固持着这所信的。难道在人类之中，只有我是智慧明白的么？只教它们能合我的胃口，就可以相信一切事情是如此的了么？在由他人看来并不确实的外见之上，而在我自己哩若我的心意不支持我的理性之时也觉得是虚幻的外见之上，我究竟是能够予以开明的信仰的么？并不同他们一般的见识而打发他们开去，只在我自己的幻想之下而成为他们的狡计的牺牲者，并不采取他们的主义而用了和他们同样的武器来对抗那些追害者们的我，究竟是胜一筹的事情么？我自信我是聪明的，而实际只是一个空虚的谬误的玩弄物，牺牲者与殉难者而已。

当疑惑与不安袭来的瞬间，我曾经有几多次地预备将已身完全委付给了绝望的深渊！假若是在这一个状态之内我曾经连续经过去一个足月的话，那我的生命我的自身就早已完结了。可是这些危机，其后虽则也常是袭来，但它们的期间却总是很短的；到了现在，虽则我还没有完全从这些危机里解放得了，可是它们已经来得次数非常之少时间非常之速，没有能力再来搅乱我的和平了。它们现在正如一根羽毛的倾落入江而不能改换这江水的流程一样，不过是些决不能再来扰乱我灵魂的小小烦恼而已。我觉得对于从前我已经决定过的诸点，再来加以二次的断定，是对于我自身的一种新的光明的希望，是比在当我苦心研究之时所得者更为完善的判断，与对真理的更挚烈的热情；因为这些见地各异的诸事件之中没有一件是能适合于我自身的，所以无论以如何坚实的理性，我也决不能弃去了当我在壮年时代所采用的那些主义情意，而来适从这些在驱除绝望之时只能增加我的惨苦的种种意见。说到当我壮年时代所采用的那些主义，却正在我的精神全部圆熟之期，是加以最审慎的反省之后，而当我一生之中除了追求认

识真理之外，更没有一个再较为有力的兴味在支配着的沉静期间所得的。到了我的心是为苦痛所绞榨，我的灵魂是为无聊所累疲，我的想象力昏乱到了不可思议，我的头脑是被包围在我周围的许多可怕的秘密所扰乱的现在；到了我的全部能力都为老年与烦闷之故变得十分衰弱而失去了它们的力量的现在，我岂能甘愿地把我所保有的各种资源尽行舍去？我又哪能够为使我自己陷入于不应当受的不幸之故而去信赖我的日就衰落的理性，而对于能将我所不该受的不幸施以报偿的完全的有力的理性反置之不信呢？不然的；我现在比当时将这些大问题下决断的时候并不见变得更为贤明，更为深刻，更有了较确实的信念；我在当时，对于目下在烦扰着我的这些纷争并不是不曾晓得；这些纷争并不曾阻挠住我，假使另外更有我在当时所不曾觉察的新的纷争出现的话，那这些不过是琐碎的形而上学的诡辩，这种诡辩是不能与永久的真理来对立的，是不能够摇动着这个古往今来为所有的圣贤们所承认，为无论那一个民族所共仰，以不可磨灭的文字刻印在世人心上的永久的真理的。我在把这些事情沉思默考的中间，晓得人之悟性各方面都为感觉所局限，是不能把这些事情的全部都包括在内的；所以我只固守着在我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以内，而不去涉及到超出这范围以外的事情。这一个选择是合乎理性的；我在从前就遵守着它了，而我的内心和理智也在承认我如此地固守着它。当这许多有力的动机在使我不得不固守着它的今日，我又凭什么要来弃绝它呢？跟从着它过去我有什么危险呢？弃绝了它我又有什么利益呢？我难道该采用着我的这些迫害者们的主义，而又学取他们的气风道德的么？这气风道德实在只是些无根无果，只由他们在他们的书里卖弄夸耀，或在些舞台的动作上用以

欺炫众人的东西，在这里头是毫无一点物事足以洞入内心深入理性的。或者难道我该学取另外的那种阴秘残酷的气风道德的么？这就是凡系他们的徒党所采用的一种内部的主义的意思，对此则其它的一种只能充作装饰外部的面具面已，这个阴秘内部的气风道德只有他们当行为动作的时候在遵行着，也即是他们对我的时候曾经那么巧妙地运用过的东西。这一种气风道德完全是不适用于防御而带有攻击性的物事，除了用以侵略之外，是什么地方也不能用的。对于处在这一个由他们所迫入的境遇地位里的我，这又有点什么用处呢？在穷愁痛苦之中所藉以支持住我者只有我自身的洁白无辜的一念；假若我自己竟把这唯一的有力的资源来剥夺而代入以一种邪恶的话，那我正不知将陷入于何等更甚的不幸哩？在加害于他人的技术一方面我难道能胜得过他们的么？即使我在这作恶的一方面成了功，那我所能给与他们的一种不幸究竟是甚么东西，难道这就能够安慰着我解放我了么？我怕将因此而失去我的自尊之心，此外怕是一无所得的哩！

是象这样的，我自思自考，终得将我的主义保住而不致被那些诡辩的议论，不可解的反对论，及许多在我的了解力以外，或者简直也可以说是在人的心意所能了解以外的种种纷争所动摇。我的心意立脚在我所能给与的最坚实的地盘之上，在我自己的良心的保护之下习惯稳处得那么之安，终至于或新或旧的奇说异论无论哪一种也不能来使它动摇，就是片时一刻，我的安心静息也不会再被搅乱弄翻了。陷入了精神的倦怠与忧郁之内，我简直把我的信念与格言所由来的那些推理论断都忘掉了；但是从它们那里得来的结论，为我的良心和理性所赞许的这些结论，是永也不会忘记的，我是嗣后一直保守着在这里。让世上的全部哲学家都

来说出对此反对的议论来罢；他们怕将空费掉些他们的时间与劳力而已；终我的余年，在无论哪一点上，我将固守着当我在最适当的位置里而决定的这正当选择的一边。

在这样的安排里静闲息着，我却喜竟得着了对我的境遇上是必要的希望和慰安。这样完全无缺，这样永久不变，而在它的本身又是这样可伤的这一个孤独，现代一代全部的人的那些过敏的活动的敌意，与这一代的人向我不断地在罗织的种种侮辱与欺凌．这一切的一切，要说它们简直一点也不会把我赶入到绝望的深渊里去却是不可能的；有时候简直希望也被摇动，而使人意气沮丧的疑惑也会袭上身来，因这些的时常来复，每致恼乱我的精神而将无边的忧患充填入我的精神的全部。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的心意就不能再行活动，为使我自身再得着安心起见，我就得想起从前的种种决断；为取得这些决断而生的忧虑，注意，和心意的率真等于是得再回到我的记忆中来，而我的信念又得因以复活。我对于一切新的观念的拒绝，如同拒绝邪恶的误谬一样，因为这些是只有一个假的外观，除了扰乱我的静息以外是一点儿也不中用的。

象这样地，在我从前所有的很狭的知识范围里固守着了，我简直象所龙一样的一天一天学着而老下去的这点愉快都无从得到，并且我还更不得不对于今后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十分知道的东西的一种学得欲加以谨戒而使我得脱离那个危险的自负之心。但是即使在有用的知识方面我很少有希望着新的获得，可是在对于我的境遇状态是必要的道德方面，却是有许多重要的获得物在那里的，是在这一方面我将有充分的时间去获得着些东西来丰富与装饰我的灵魂，只有这一种获得是灵魂能够和它本身一道地永久

保持过去的。当冲犯着灵魂而使灵魂盲目的这肉体终焉的时候，看到了真理的最后暴露，灵魂才会看出我们的那些假圣贤们所那么在虚夸着的一切知识的空虚，到此灵魂才会悼伤在这一生中为获得这些知识之故而费去的时间的无益。可是忍耐，柔和，安分知命，廉洁，和不偏的公正等，是我们怀在我们本身上的美德，是可以不断地用以丰富我们自己，就是死的来临也可以不怕致使我们失去价值的美德。我的晚年的余日将对于这一个唯一而又有用的研究来作一个圣神的奉祀。假若我自己已身得渐渐地进步而学得着脱离此生时，虽不会较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比较我初得此生时更为有德的话，那我的快乐幸福就最大也没有的了。

原载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九三一年一、二、四、六、七、八月《现代学生》第一卷第三、四、五、六、八、九、十期

两位日本作家的感想

出家与自杀

细田源吉

今年的五月中旬，宫岛资夫君（宫岛是日本初期的社会主义小说家，仿佛是由劳动界出身的，著有小说多种。——译者注。）出家了。在新闻纸上见到了这消息的一部的时候，觉得他终究是走到了不得不到的地方了。

在这数年间，与宫岛君细谈的机会也不曾有过，但对于他的似乎在细读佛经这一件事情，却曾抱有着若干的兴味。从我这里把《大藏经》拿去的这一回事，总大约是四年以前的事情了罢？

《送夫君去到佛门》，这是宫岛君的夫人丽子在《妇人公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依这一篇文章看来，则宫岛君的出家，似乎是他的多年的宿愿。出家后他送给夫人的信的一节里，有——我想更奋发勇气，早一日透过那放身舍命，大死一番的境地——之

语。并且对他儿女的信中，更有——我的此次的事情，决不是只为了无聊的厌世悲观的结果。只因为想实行决定人生的一件大事的多年宿愿之故，所以奋发志气而到了此地——等语写在那里。

由洛西嵯峨（是日本京都西部，大丛林很多之区。——译者注。）送给家庭的信里，似乎是充满着“若能几回的透过大死一番的大难关而大悟彻底则幸甚，为此之故，虽有无论怎样的苦行，亦有所不辞。”等文字在那里。这一篇足以传达他的出家前后的消息的夫人的手记，是近来使我想到种种事情上去的文件之一。但是对于宫岛君的出家的具体理由，却仍旧是捉摸不到。

宫岛君的怀疑心，本来就是如同两面锋利的宝剑那么的锋锐的。和他在接近的中间，我有许多次因为他的辛辣的批判的难堪，曾有过想远离开他的想头。而他自己，也仿佛是到了一个除非是把自己杀了就另无出路的一个境地。可是在他的身上，更还有那一种对友人炽烈的情谊，使人对于和他的亲近决不至于发生后悔的那一种厚谊在那儿。

在夫人的手记之中，有：

“他是在他的幼时，就曾从他的母亲处，被注入了许多的佛教思想的。一见仿佛是粗野的样子，但却是纤细的神经的保有者，是很强硬的样子却又来得非常之气弱胆小，喜欢孤独而又很怕孤独。富于矛盾，非常复杂的，就是他的性格”等语写在那里。

宫岛君虽多年在辛酸之中，而也还是有同拳头似的强固的自我之人。这拳头似的自我终于到了不得不到的地方去的，就是今日的宫岛君。

安那其主义者的他的前半生，与成了佛徒的他的后半生——而且更是，更是。……

同拳头一样的他的自我，当透过了他的所谓心身脱落，脱落心身，丧命失身的难境之后，究竟将对我们说些什么？现在的我们却只见到了他的在深雾之中而去的一个背影，只在目送他去。而我的足迹，却一步也不想向他的那一个方向而前进。

今年的同一月里，生田春月君在濑户内海里投身死了。宫岛君与生田君是好友，思想的系统也是一样的。宫岛君的出家对生田君究竟给与了些什么，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是象生田君那么使人感到自己的水死水葬的爽快的人怕也是很少的了。

在石川三四郎氏的个人杂志《地那密克》(Dynamic) ——(动力——译者注)——上，载有生田君生前的一首诗：

九十九与一

对九十九之一，

一切就悬在这一之上，

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苦斗，

一切万事之失望，

这在已经是觉悟之前的今日，

既晓得是世上原一切皆空也，

但还要奋发，

还要恶战，

这才是人生的大愚的，

极顶的可尊的地方。

人生的事业的成果，

不过是偶然，

偶尔的一中，
悟到了这般，
就连这一点也不算什么，
啊啊，对九十九之一呀。
…………

仿佛是见到了清澄的生田君的本来的投影的样子，生田君因为想永远把这对九十九之一连系过去而选择了死，在生田君的情形之下，这对九十九之一却是死。

但是——？

在我辈的情形之下，这对九十九之一却是无论如何总须坚持到底的生。从生田君所见到的"不过是偶然"，悟到的"偶尔的一中"之中，我们却非要来看出必然，判别过程不行。

自己短评

叶山嘉树

我在今年所感到的事情，就是连在无产阶级的文学里头，也不曾将无产劳动者与农民的苦痛懊恼说出的这一件事情。

即使是"未来是我们的"，但现在总还在非常的苦恼之中。不把这苦恼如实地来描写，那如何地我们的未来，会带起"不管它怎样，总会得到"的必然性来呢？

只硬好汉似地写小说的人，大约结果只落得同今东光氏一样地去做和尚罢了。

但是但是，光在说说不平之话也是不行的。

我们应当将呈现到我们心中来的由阶级的压迫而起的种种感

情，就是极微细之点也不放松一着，牢牢地把持着了，各将它们的本来面目调查清楚，放藏入底下的抽斗中去才行。然后当创作的时候，就有把这些综合起来，捉住弄清它们的来源根底的必要。

同志爱！阶级的咒诅！

从这些分派出来的数不尽的感情。

这些感情究竟是不是太少，或者是感度太钝，或者是绝望，自己向自己一忖时度是马上就可以晓得的事情。

感度太钝或者是绝望的干杯等辈，断不能映出“物事的姿形来”的。

有的还有光说几句开口白的人，这事情简单地说起来，就系没有自信。肚里没有练足，则每易流于人云亦云地学他人的口吻的。这事情却非要警戒不可。

在开会的时候，以妙语与诡辩或语气来封他人的辩论，也是应该谨慎的一件事情。

有的人是以个人主义为心而加上一层阶级的皮，就拿出来出风头的。象这样的东西，只教把皮剥掉中间就露出个人主义来了。本来皮这一件东西在长久的时间里是一定会剥了的。

对从事于阶级运动的人，最须警戒者，是那些具有嘴上虽在说最有阶级意义的话，而实际的手，却在破坏团体的这种性格的人。

象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东西。他们对他们自己却是最宽大也没有的，而对于同志则简直比检察官还要峻严。我觉得在我们同志之间所必要者，是与此正相反的处心积虑。

还有一种在无论何时在自己的阶级内总要制造出个把敌人来才肯干休的人，这一种人简单地说起来，总每是老只在阻挠阶级运动的人。

我老在反省着自己，问我自己“你究竟是不是这一种人！”我之所以要反省者，就在希望着我自己的不要变得如此。

细田源吉，叶山嘉树，都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中的中坚分子。叶山氏的小说译成中文者已经不少。想读者总已见到过的。不必由我再来多说。上面的两篇感想，系登载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号的《文艺战线》志上的。读后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就译了出来寄给《新学生》的编者以塞责。因为近来伤风咳嗽，创作实在有点做不出来，还须请编者和读者两方原谅我才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达夫附记。

原载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新学生》创刊号

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

〔苏联〕高尔基作

我刚才将寄给你的一封信付邮寄出后——告知“托尔斯泰出走”的电报就到了，现在，重来一次，因为我的思想还在萦绕着你，所以再来写一封信给你。

大约关于这事情的我所欲说的一切，由你看来，或许是乱杂无章的，或者也许简直是近乎粗暴而含恶意的，但你定能恕我。我现在正感觉着仿佛是喉头被谁紧扼住了而几乎要因绞窒而致死的样子。

我和他曾有过多次的长时间的会谈；当他住在克利米亚的轧斯泊拉的时候，我常走访他，他也很喜欢过来看我；我曾满心悦服地爱读过他的各种著作；所以我觉得我十分具有着将我对他所有的意见直说出来的资格，即使我的意见是大胆无忌和世间一般的意见或大不相同的，但我想我却有将它直说出来的权利。和其他的人一样，我原也晓得，世上配称天才两字的人除他而外更没有一个比他再适合的了；在无论那一方面是没有一个比他更复

杂，更矛盾，更伟大的人——是的，在各色各样的方面，我说的伟大，是带有着特异的意义的，广大无边，而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的伟大，在他一身之内，有些地方，简直要使我对无论何人都想大声叫唤的说：“是何等奇异的一个活在这世上的人啊！”因为他是，就这么说罢，总而言之第一着，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我们人类中间的人。

但是在他的行为倾向之中，有点常使我觉得讨厌的地方就是他那一种顽固的专制的倾向。那一种想使莱阿·尼古拉维支（托尔斯泰）伯爵的生涯变作“我们的神父贵族莱阿的圣者似的生涯”的倾向。

你也晓得的，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曾决心想去受苦，后来他对衣·所罗维奥夫和斯勒儿曾表示过怅恨，因为这事情他终于没有做得成功，可是他的想去受苦，并不是单纯的想去受苦，并不是出于想把他的意志的抗拒力，拿来试验试验看的那一种自然的欲望的，不过是为了那个很明显而又——我再说一遍——很专制的目的的缘故。就是为了想增加他自己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加大他自己的教义的重量，可使他所宣传的说教成为不可违抗的东西，在众人的眼里可使这说教因他自己的受苦而变成神圣，于是乎可以强迫着——你明白么，是强迫着的——众人来接受这个说教。何以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自己晓得他的说教是不完全足使众人信服的；你大约总有一天可以在他的日记里读到他对他自己的说教和人格的怀疑的好例。他知道殉教者和受苦难者，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都是暴君般的专制君主然的，——他是什么也知道的——可是他还在对自己说：“可是假如我为了我自己的思想而必须去受苦的话，那这些思想的影响必定会变得大些。”就是这

一点，这就是常使我对他感到讨厌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不得不感到这是一种对我想加以暴力的行为，是一种想紧握住我的良心，用正义之血的光辉来眩惑着它，而加上我的颈项以一种独断的锁轭的欲望。

他对于这人生的彼岸的永生，常在非常地赞美的，但这是因为他在人生的这岸的缘故，所以尤其觉得彼岸的永生之可爱。最真实而又最完备的意义上的民族诗人托尔斯泰，把他所隶属的民族的全部缺点，和因我们的历史的拷问而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损伤，都具体化在他的伟大的灵魂里了，他的朦胧的“无为”与“对恶无抵抗”的说教，默从忍受主义的主张，这些都是中了蒙古民族的宿命论之毒的不健全的旧俄国血液的发酵，与不倦地在从事于创造工作，对于人生诸恶在作积极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的西欧，几乎是生理的相敌对的。所谓“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在本质上根本上不过是我们斯拉夫人种的反国家性的表现，并且实际上这也是国民性的特征之一，系从古代混入在我们的血肉里的只想飘散开去的我们那种游牧性的表现。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这一个四散游牧的意志还是很热烈地沉溺在这里头的，正如你和其他的无论何人所晓得的一样。我们俄国人大家都晓得的，但是人们却还要常常沿着最小的抵抗线而分散开去；我们也知道这是要招致灭亡的，可是我们还在一層远一层地互相爬散开来；这些可悲的蟑螂似的游行，就是所谓“俄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差不多系偶然地纯机械地——真使它的高尚的国民大多数不得不吃一惊的——由伐利亚格人（Variags）鞑靼人，巴尔的沿岸的日耳曼人及地方小警吏等所建设组成的国家的历史。我说国民的大多数是不得不吃一惊的，因为我们在这中间只在不断地“游散开去”，

直到了我们在那里比那些地方更坏的地方是再也寻不出来了——再要走远去是不能够走的了——我们然后才停止了下来，定住了下来。所以这是我们的运命，我们的宿命是注定不得不在雪地里沼泽里住下而与那些野蛮的民族爱耳查（Erza）秋突（Tchood）美而昧（Mervey），魏斯（Vess）牟洛玛（Muroma）相邻接的。可是在我们之中体会到我们的光明必须自西方而来，并不是从东方而来的诸人出现了。而现在，莱阿·尼古拉维支，这一位我们古代历史的完成者的他，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想把他自家象一座高山似地横躺在我们民族的到欧洲之路的中间，这一条到欧洲的积极能动生活之路，原是在对众人严格地要求他们的全部精神力量的最高紧张的。他的对于经验科学的态度，当然也是十分带有民族的色彩的；吾人可以在他之内，很饱满地看到旧俄罗斯乡村的怀疑，从无知而来的怀疑的反映。在他的一切，都是带有民族的色彩的他的说教的全部便是一个对过去的反动，也就是我们已在开始摆脱与克服中隔世遗传。

你且想一想他在一九〇五年写的那封信，“知识阶级，国家与人民！”这是一件何等可憎的，满含着幸灾乐祸的恶意的事情呀！你在这里头可以听到那一种有恶意的含有分派教徒的“我岂不是这样告诉你们过的么？”的口气。我在当时曾以他对我说的他自己的言语为根据而写了一封回驳的信给他；就是他说，他“老早就失掉了关于俄国国民与为俄国国民说话的权利了，”因为我是一个亲眼目睹的证人，对于他的如何地不愿意听取与了解俄国百姓之欲对他来披肝沥胆地谈话者，这一件事情我曾是一个亲眼目睹的证人。我的那封信是很辛辣的，是以结果我终没有把这一封信寄送给他。

是啊，现在他是为想付与他的思想以最高的意义之故，正在试他的或者是最后的一大飞跃。和伐西利·蒲斯拉耶夫（Vassily Buslayev）一样，他本来是爱这种飞跃的，可是总只是为了确立他自己的神圣与得着一个灵耀的后光之故。——虽则他的教义是能因俄国的古代历史与他己身的天才的受难而被认为正当，但这总不免是审判官似地专制的东西。神圣的获得，须与罪恶相周旋，而使意志服从于生活才能办到。人都在想生活，而他却想说服他们而对他们说："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东西。"这对一个俄国人去说是很容易说服他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种懒惰的生物，对于他自己的无为的安息的辩护是比什么也衷心喜欢的呀。全体的说来，当然，一个俄国并不是一个泊拉东·喀喇泰耶夫（Platon Karatayev），也不是一个亚肯姆（Akim），也不是一个培崇希（Bezonkhy），也不是一个内克留道夫（Neklyudov），这些人物全是——并不是完全照托尔斯泰的典型——系由历史与自然造成的产物；托尔斯泰不过为更能强固维持他的教义之故，把他们改订了一番而已。但是，由全体看来，俄国却是毫无疑问的下为丢琳（Tiulin——哥罗伦科小说的主人公）上为奥勃洛莫夫（Oblomov——贡却洛夫小说的主人公）！关于丢琳，有一九〇五年在那里指证，至于奥勃洛莫夫呢，则看看亚力克西·爱奴·托尔斯泰（Alexei N.Tolstoy），看看蒲宁（Bunin），和看看在你周围的随便那一个就可以晓得。畜牲和诈欺者等我们暂且可以不去管他们，虽然我们的畜牲却是带有异常浓厚的国民的性质的（你且看呀，具有了一切的惨酷阴险，这畜牲是何等的丑恶卑怯呀，）诈欺者等，当然，是国际的。

在莱阿·尼古拉维支一身之内有许多地方有时候曾常使我起

过一种对他的几乎近于憎恨的感情，而这种憎恨的恶感曾以压倒的重力压上过我的心头。他的生成得法外强大的个性，简直是一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差不多是丑恶的现象，在他的身内简直具有些象播轧太（Bogatyr）斯维亚掩果尔（Sviatogor——俄国传说中的男士之名）的地方，这男士是地球也载他不起的。是的，他实在是伟大得很！我在深深地信着，相信他在他所说过的一切事情之外，他秘默着不说的地方还多得很，就是在他的日记里也是一样的；他秘默在那里，大约这些他对无论何人将永远地沉默过去。这他所秘默着的"有些事情"，有时候只在他的谈话之中偶尔会透露出一点痕迹来，这些痕迹与暗示在他给我和斯勒儿济兹基看的那两册日记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一切肯定的否定"，是从一处无限的不可救治的绝望与孤独的境地里发生出来的最深刻而最恶毒的虚无主义，这一种绝望与孤独，大约除他而外是没有一个人曾经以这样可怕的清晰明白来身受经验到过的。我常常觉得他在他的灵魂深处对一般人是一个非常顽固地休戚不关的冷淡的人，他是高出在他们之上，远离在他们之外，到了这一个程度，简直可以说他们之于他犹之乎蚊类之于巨人，他们的一切活动由他看来是可笑而可悯的，他离开他们离得太远了，终而至于进入了一处四顾无人的穷荒大漠；在这里，一个人孤独地用了他的全部精神气力的最高努力在深切研钻着"最主要的问题"，研钻着"死"。

他一生之中，是无时不在怕惧着死，憎恶着死，"亚儿萨马斯的恐怖"（The"Arsamasian Terros"）在他的一生之中是常在他的灵魂里颤栗着的——他也不得不死么？全世界，全地球都在瞻仰着他，从中国，印度，美国——从世界的无论那一处都有

活的颤动着的线牵伸到他这里来；他的灵魂是为大家而存在，是永久的。为什么自然就不可以在她的律法之中造一个例外，而给与一个仅一的人以肉体的永生呢？为什么不可以的呢？他当然是很富于理性感觉不至于去相信那些不可能的神异之事的，但是在另一面他却是一个气急的暴徒，一个实验的探险者，和一个为未知的兵营生活的恐怖与绝望所压倒的青年新兵一样，他在顽强狂抗。我还记得，在轧斯泊拉（Gospra）的时候，他把莱阿希世笃夫著的《在尼采与托尔斯泰的教训里的善与恶》（Leo Shestov's Good and Evil in the Teaching of Nietzsche and Talstoi）那本书读了，当安东·契诃夫对他说，他是不喜欢这本书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回答说："我却觉得这书很好玩，虽有一点写得傲大过实，但这是很不错，很有趣的，对于冷笑家们，只教他们是真率的话，我是实实在在爱他们的。希斯笃夫说：'真理是不必要的，'也不是么？他为什么要真理呢？他终究是不得不死的。"

明白看取了他说的话并没有得到了解，他迅速地一笑就又接着加上去说：

"若一个人既学得了思想这玩意儿，那不管他所想的是关于什么的事情，他的想头总老是集中在他自己的死的上头的，无论那一个哲学家都是这样。若有死这一件事情存在那里的话，那在死的上头更有什么真理呢？"

他又继续着说下去，对于无论何人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对上帝之爱。可是关于这问题他说的神气是很冷淡而倦困的。吃过早餐之后，在回廊上他又把希斯笃夫的那本书拿起，寻出了下列的一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对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不给与以回答是不能够活下去的，而对于他们却无论怎样的一

个回答，比完全没有总好些。"他笑了起来并且说：

"这真是一位何等大胆的理发师呀，他竟在直说出来，说我正欺骗了我自己，这就是说我也欺骗了他人。这岂不是很明白的结论么。……"

"为什么——叫理发师？"斯勒儿问他。

"啊，是的，"他沉思着回答说，"这是偶然想起的事情。他实在是很时髦漂亮——却使我想起了那个从墨西哥来的理发师，他是为他的一位农夫叔父的结婚而到乡村里来的。他的态度和举止是最优美不过的，而他也会跳极时髦的跳舞，因此他就看不起另外的无论什么人。"

我想这一段对话的重述，是几几乎一字也没有移易改变的；这是一件我记忆得很牢的事情，我当时并且曾经把它记录下来的，如同我的记录其他的许多感动我的事情一样。斯勒儿济兹基和我曾把托尔斯泰所说的关于许多事情的话写下来过的，但是斯勒儿当他向我住在那里的亚尔萨马斯（Arsamas）来的旅途中把他的笔记遗失了，他素来就是这样粗糙不经心的，虽则他之爱莱阿·尼古拉维支象一个女人的样子，但他对托尔斯泰的态度却很奇怪，简直仿佛是一个优越者对下辈似的态度。我也把我自己的笔记不知放落在什么地方了，终于寻它们不着；大约总系留存在一位在俄国的什么人的手里无疑。我对托尔斯泰是十分精细地守视着他的，因为我过去曾在找寻——现在也还在找寻，而到我的死时为止总也还在找寻的——一个有活的积极的信仰的人。并且也因为有一次安东·契诃夫曾谈到了我们的文化缺乏，他苦诉着说：

"哥德所说的话是一字不遗地被记录在那里。可是托尔斯泰的

思想却将在空中遗亡消散了。这真是，可爱的朋友呀，绝对的俄国人的态度。在他的死后，怕他们都将忙起来，都开始将写关于他的回忆，而来造出许多谎来哩。”

但是且再回转到希斯笃夫的上面“……——‘眼看着可怕的幽灵在前面’——他说——‘人还要活着过去，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从何处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呢？他若知道了的话，他若看见了幽灵的话，那他将不写这些无意义的东西，而去做些认真的事情了，正在佛陀在他一生中所曾做过的一样。”

有人说起，说希斯笃夫是一个犹太人。

“不见得是罢，”莱阿·尼古拉维支怀疑着回答说。“不，他不象是一个犹太人；世上绝没有无信仰的犹太人的，你们总不能举出一个来罢！……不，决没有的。”

有时候似乎觉得这一位老魔术者在和死狎玩，在和死调情，在想试用了底下的言语来欺骗着她：“我是并不在怕你，我在爱你，我在渴待着你，”而同时，又用了他那锋利的小眼守视着死：“你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在你之后究竟是什么？你将完全的将我毁灭么？或者在我之内的有些事物将继续生存下去么？”

从他的言语“我觉得舒服，我觉得非常舒服，我觉得太舒服了”里，每会生出一种奇异的印象来。因为其后马上就是“要去受苦”。去受苦——这在他也完全是真实的事情，对于他的病方半痊的现在，他却真真很愿意去被拘入狱，被处流刑，或者简直说去戴一顶殉难者的荆棘之冠，对这事情，我是半点儿的疑念也没有的。大抵受苦殉难这一件事情多少必能将死合理化一点，必使它从外表的形式的方面看来，觉得很可了解，容易接受一点的。可是他是从来也没有觉得舒服快乐过，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

地方，这我是深信而不疑的；在“智慧的书卷”之中，在“马背”之上，在“妇女的怀里”，他都没有感到过“地上乐园”的完美的快乐。他对此是不能享乐的，因为他的理性太丰富，对人生和人类是晓得太彻底了。这里还有几句他说的话：

“回教主亚勃杜拉曼（The Koliph Abdurahman）一生中曾有过十四天的快活日子，但我却真真的没有这些个快乐的时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也是不能够——为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灵魂而生活过的缘故；我只为了外表——只为了他人在活着呀。”

当我们走开的时候，安东·契诃夫对我说：“我不相信，他是不曾快乐过。”但我却相信的。他从没有过快乐。可是不确的，就是他所说的他只为了外表而活着的那件事情。是的，他曾经把他自己所不要的东西分给了他人，正如一个人的把东西分给许多乞儿们一样。他最喜欢强制他们，强制他们读书，走路，强制他们以菜食为主义，强制他们爱农夫，强制他们信仰莱阿·托尔斯泰的健全合理的宗教思想。对于一般的人必须给他们些或者可以使他们满足或者可以使他们高兴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各走各的路去！请他们离开这一个人，不要来搅乱他的和平，让他在他的习惯的，很苦恼的，但有时却也觉得安适的寂寞里，去和那“最主要的问题”的无底深渊去对面凝视。

俄国的说教者的全部——除了亚伐孔（Avvakum）与或者蒂公·柴同斯基（Tikhon Zadonsky）之外——都是冷淡的人，因为积极的活跃的信仰他们是没有的，当我在“下层深处”里描写着路喀（Luka）的时候，我是正想描写出象那样的一个老人来的，对于各种解答他是都有兴趣的，可是对于一般的人他却不然；当他不可避免地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他就安慰安慰他们，这

原不过是为了可以教他们离开他去而不来搅乱他的和平之故。象这一类人的哲学与说教，都是有一种厌恶之感蒙隐在背后的布施，在他们的说教之后，是有言语在哀求地阴惨地响着的："走你的罢！且敬爱着上帝和你的邻人！但走你的路，诅咒上帝，爱着不相识的疏远的人！可是莫来嬲缠着我！让我独自个儿和平地过活罢，因为我是一个人，是被注定总有一天要死去的人。"

唉，可叹者，是现状如此，而以后将来永久也必是如此的。在过去是非如此不可而现在也不得不如此的，因为人类个个都是疲尽，倦极，可怕地互相离散，都是被系缚在一种摧残灵魂，非要使它枯竭不可的孤独里的缘故。假使莱阿·尼古拉维支真的曾和教会有了一种和解的时候，那对这事情我也决不会感到一点儿惊异。这事情是自有它的论理的；人都是渺小而没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大主教们也是一样。可是实际上严格地说起来，即使真成立了和解，这却也并不是和解；对他自身这行为也不过是合乎论理的一个步骤："我对于憎恶我的人并不怀恨而饶恕他们。"这却是合乎基督教义的行为，在这背后也许伏隐着一种轻快的讥讽的微笑在那儿，这是可以当作聪明人对于愚人的复仇解释的。

我所写的并不是我所欲说的话；我不能够真正地把它表现出来。我的灵魂里有一只狗在号吠，我预觉得仿佛将有些什么不幸的事件要发生的样子。正是现在，恰恰新闻纸类到了，明明白白的在你们那里是"在制造出传说来"了；"从前，一直从前是只生着许多懒惰者与不中用的人们的，而现在却从那里产生出了一位圣者。"你且想想，这对于这个国家，正当这个时候，正当这失望者的人们的头在颓沉下俯，多数者的灵魂完全空虚，最善者的心灵里只充满着悲哀的时候，是如何的有害呀！饥饿得要死受着割裂

的苦痛的他们，是在渴望着一种传说的出现。他们正因为想减轻苦痛，慰抚苦闷而在那么热心地渴望的。于是他们正好造成他一生所曾经愿望着的那一件事情，这对他们却是毫无所用的，——就是一个神圣的人的与圣者的生活。

但实际上的确他是伟大而神圣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是一个类乎疯狂，苦闷得不堪地美丽的人，是一个全人类的人。我在这一点上也许有点自相矛盾，这可是并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是一个并不为自己，而为他人在找寻上帝的人，就此上帝可以让他自己，让他本来是一个人的自己，得在由他自己所择定的沙漠里和平孤独地过去。他因为想使我们可以忘记基督教义里的矛盾之故，给与了我们以福音；他把基督的像单纯化了，将互相冲突的本质缓和了一下，而把那“差遣他来的神意的”谦逊显扬了出来。当然托尔斯泰的福音是比较得容易接受，因为这是可以慰抚俄国民众的“创痍”的缘故。他不得不给与他们些东西，因为他们在那里诉苦而大地在因他们的呻吟而震播，在从“最主要的问题”方而远离开去。但是《战争与和平》和其他的艺术作品全部却不足以慰抚这灰色的俄国的绝望与悲哀。关于《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曾经说过：“老实说来，这是同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一样的东西。”却各羌斯基（M.Y.Tchaikovsky）是曾从他的口里听到过关于“幼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同样的赞词的。

许多新闻记者从拿泊尔（Naples）来到了这里；其中的一位并且还从罗马赶来的。他们问我关于托尔斯泰“逃亡”——这“逃亡”两字是他们用的字眼——的意见。我不愿意和他们接谈。你当然是明了的，晓得我在内心是如何的在起混乱。我并不愿把托尔斯泰当作一位圣者来看；还是让他成一位与有罪恶的全世界的人

心相接近的犯罪者的好，好和我们无论何人的心都接近些。普希金（Pushkin）和他——对我们是世上并没有和这更崇高更亲爱的事物了。

莱阿·托尔斯泰死了。

一个电报到了，只含着最普通的“死了”的两字。

这一个打击直打到了我的心里；我又苦痛又愤怒地恸哭了一场，而现在，在半疯狂的状态里我在回想着他回想着当我认识他而看见他的时候的情形；一种想和他谈谈的欲望几乎把我苦得要死了，我想象着他在他棺木里的样子：他象水底里的一块光石似地躺在那里，而在他的灰白的胡须里一定有一痕孤独的神秘的微笑平静地隐藏着在的。而现在终于他的双手是和平地叠上了；这一双手是已经把它们的艰难的工作做完了的。

我又想起他那双英敏的眼睛——这一双眼睛是把什么都看得穿的——想起他的手指的动作，仿佛是常在从空中捏制些什么东西似的，想起他的言谈，他所说的笑话，他所最喜欢用的农夫的吐属，他的不可捉摸的声气。我看到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是含有着如何地丰富硕大的生命之量，他又是如何地聪明得不象我们人类所应该的样子，真真是要使人怕的样子。

有一次我曾看见他在一个大约是从没有人曾经看见他过的环境里，我是在沿了海滨走向轧斯泊拉的他那里去，而在优索坡夫地产之后，当岸边岩石的中间我看见了他的小小的峻峭的身体，穿着了一套灰色的绉纹很多的粗服，戴了一项折叠痕很显着的帽子。他把两手支着头坐在那里，风在他的手指之间吹动他的雪样的须毛；他正在凝视着海面的远处，小小的绿色的海浪柔和地回

环游泅在他的脚下，仿佛是在对这老魔术者讲述关于它们自身的什么事情的样子。那是一天游云弄日的晴天，云的影子时时飞过岩石之间，和岩石同时这位老人就变得有时而通明有时而黑暗。岩石是很大，也常有裂痕，而气味强烈的海草生满在石上；前一日似乎是刚有过高潮凶浪的。而他也象是一块变了有生命的古岩巨石，是知道一切的事物的原始和终结的，是在思考着一切的岩石，地上的草木，海里的海水，和从世间的石块起一直到天上的太阳为止的凡世间一切的事物的将于何时终结与如何地终结的样子。大海似乎是他的精神的一部分，在他周围的万事万物似乎都是由他而来，从他发出的。在这老人的思考不动的姿势之中我却感到了些永远的，魔术的，直通到他的底下的黑暗中去，又象探海灯一样高伸出在地上高头的蔚蓝空中的事物。正仿佛是他，他的集中的意志，在吸引海浪，驱拨海浪，在支配云和影的行动，于焉激动石块而给与以生命。忽而在热狂的一瞬间，我感到了"这确是可能的，他将站立起来，挥动一挥动他的手，于是海面就可变成为玻璃一样的固体，石块就能开始行动而放出大声的叫唤，在他周围的一切事物就都能得到生命，发出声音，各在它们自己不同的声音里说出关于它们，关于他，和反抗他的话来。"我在那时候与其说是想到毋宁说是感到的一切，简直是没有法子将言语来形容。在我的灵魂里也有喜悦也有惧怕，然后一切就只混合在一个快乐的思想里："当这一位人物生存着的中间，我在地上总还不是一个孤独者。"

我于是竖着脚尖走开了，因为想使脚下的小石块可以不至于跌着发声，而打散他的沉思。可是现在我觉得成了一个孤独者了，一边写着我一边正在号泣——我在从前从没有这样伤心，这

样悲苦绝望地号泣过。我并不晓得我是不是爱他的；可是对他是爱是憎，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曾常常在我的心灵之中搅掀起巨大的狂想的感觉与兴奋；就是被他所挑动的不快和憎恶之感也并不是一种压迫灵魂的东西，倒反是一种开发灵魂，能使它的感受性更为强化，能力更加增大的作用。当他在地上响着他的靴子，仿佛是具有着威严要把地上的崎岖踏平似地，突然间从有些地方，或从门后或从角上出现，用了那种在地上曾行走过许多路的人的短短而又轻又快的步伐走向你这边来的时候，他实在是崇高威严得很的。将两手的大拇指插入在腰间带里，他只须站住立定一分钟，用了他那副无所不包的眼光敏捷地向四周一望；他的眼光就马上能将什么新的事物都吸收进去而立时把一切东西的意义都明白收尽而无余。

“您好罢？”

这儿个字我老是把它们这样的翻译的：“你好么？对我是满足的，可是对于你另外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意义；可仍是，您好么？”

他走出来，看去似乎是很小的样子，而立刻在周围的无论那一个，马上就会变得比他更要渺小。一簇农夫似的胡须，粗硬的可也异样的双手，简单的衣服；这些外面的安乐的平民主义是有许多人要被它欺倒的。而我每看见只认衣裳不认人——这是一种很古的奴隶性的习惯——的我们俄国人等会直泻出一道他们的臭气可厌的本性来，这更适当地说来，实在是可称作媚上骄下的劣根性的。

“啊啊，我们俄国之宝！你真是我们的国宝。多谢上帝的恩惠，我终于及身见到了我国所产的最伟大的人物。愿你长生不老！请你受我现在的这敬礼。”

这是古俄罗斯的俄国人的那种单纯感激的样本，还有另外的一种，可是带着点“自由主义的色彩”的，就是：

“莱阿·尼古拉维支，虽则对于你的宗教的哲学的见解，我不赞同，我可深深地尊敬你这个人，因为你是我们的最伟大的艺术家。”

突然间，在他的农夫髭须下面，在他的平民式的绉折的外衣底下，会现出古代俄国的大地主，庄严贵族的相来。而心理单纯的拜谒者们，或者受过教育的及其他的人们的鼻头便会因难耐的寒冷之故而变成青紫。看着这一位有最纯洁的血液的人物，守视着他的高尚闲雅的举止和骄矜地保留着余地的语气，听着他的强有力的剀切的谈话，真是一件无上快乐的事情。他所显出来的大地主的神气是不多不少在这时候对于这些农奴们正到恰好需要的那一个程度，而当他们把这大地主的神气在托尔斯泰身上唤起的时候，这神气会很容易很自在地显现出来，而把他们压服到颠倒畏缩甚而至于放出悲鸣的声气。

有一天我曾经和一位本系这些心理单纯的俄罗斯人之一的墨西哥人同道，从耶斯那耶·朴利耶那回到墨西哥去，好一晌时候他不能把他的呼吸回复转来，只是悲哀地微笑着，茫然不知所措的再三反复着说：“暖，暖，这真同一场冷浴一样。他真是严厉得很……唉！”

在这当中，他更是明明怀着遗恨似地叫唤着说：“我想他真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大家都在说：‘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我也相信这……”

这个人是一个很富的大工场主，大腹便便，脸色如同生肉；为什么他一定要托尔斯泰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呢？这也是俄国人心理的“深奥的神秘”之一端！

假使莱阿·尼古拉维支想使人欢喜的话，那这事情在他比一位聪明美丽的妇人还更容易做到。他的周围有各色各样的人围坐在那里；大公爵尼古拉·密开洛维支，粉刷油漆师伊利亚(Ilya)从耶尔泰（Yalta）来的社会民主党员，斯东提士教徒派兹克(Patzuk）德国的音乐家，克莱茵密奢尔（Kleinmichel）伯爵夫人的财产管理人，诗人婆尔轧诃夫（Bulgakov）；他们都一样的在用了那一种恍惚热爱的眼光注视着他。他把老子的哲学讲解给他们听，由我看来他简直是一位同时能奏数种乐器而成立一个乐队的奇人：——铜喇叭，大鼓，小风琴，明笛等等。我平常也和其他诸人一样地老是恍惚注视过他的。而现在我还渴想着再见他的一面——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够重见到他了。

新闻记者们来了，在说，罗马有一个"否认托尔斯泰死耗"的电报到来。他们都是很兴奋的，大声的在谈天，而絮语绵绵地在对俄国表示着同情。俄国本国的新闻纸上之所载可已经没有再容疑虑的余地了。

对于他来说谎，即使是出于同情的怜悯他的谎，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是他病到了垂危，人对他也是不能够怜悯的。对于象他那样的一种人而来说怜悯简直是丑恶的冒渎。他们是只能被守视被爱护，而不可以用了那种破损的无诚意的言语之尘来加上他们的身去的。

他老爱问人："你不喜欢我么？"人却应该是如此的答："嗳，我不喜欢你。"

"你不爱我么？"——"是的，今天我可不爱你。"

他在他的问语里是厉害得丝毫无顾惜的，而在他的回答里却

总是保留着余地，真不失为一个聪明的人的样子。

关于过去的事情他讲得美丽动人，尤其是关于杜葛纳夫（Turgenev）的事情曾说得很多。说到斐德则他总是带着一种好人物的微笑说些滑稽的事情，对涅克拉梭夫他是冷淡的，怀疑的。可是关于全部的作家他说的时候总仿佛他们全是他的小孩，而为父亲的他是满知道他们的过失的，——您瞧！——他总先指出他们的缺点在说到他们的好处之前。每次他说到什么人的坏处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好象是在对听话者们给以布施，因为他们是贫困的缘故；听取他的批评判断，是一件不大舒服的事情；在他的那种锋利的微笑之下教人不得不把眼睑俯下来的，——而在记忆里却是什么东西也难以保持得住。

有一次他热烈地主张着说，乌斯班斯基（G.Y.Uspansky）是用土拉（Tula）的方言写的东西，是一点儿才能也没有的。而又有一次我听见他对安东·契诃夫说及关于乌斯班斯基说："他才是一个作家！他的真挚之处要令人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来，不过陀斯妥耶夫斯基要施狡计奇策——并且还要卖弄风骚。乌斯班斯基却比他纯粹比他正直。假使他是信仰上帝的话，那他或许会变成一个分派教徒（Sectarian）。"

"但是你曾经说过他是一位土拉作家而没有才能的。"

他把他的毛丛丛的眉毛蹙下盖住眼睛说："他写得笨拙。他所用的真是什么语言呀？句读符号比文字还要来得多。才能——那就是爱。爱的人是有才能的人。且看看恋爱者们，他们都是有才能者。"

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只是勉强地，不得已似地说到，说的时候也仿佛在回避些什么，努力抗抑些什么的样子。"倘若是他

曾经听到过孔子或佛教徒的教义的话，那在他还要好些，因为这些教义可以使他镇静一点。无论何人先应该晓得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本是一个有叛逆狂暴性在他的血肉里的人；发怒的时候他的秃头上马上会胀起肿瘤来，他的耳朵也就会摇摆起来的。他的感情特别地丰富而思想可真不足。他的思想是从富利哀社会主义者（Fourierist）们和婆他奢维支（Butashevich）及其他诸人那里学来的，可是后来终其生他却恨他们恨得切齿。他的血液里是有点犹太气质在那里的。他每是无理由的怀疑人家，野心很大，笨重得很而又是不幸之至。爱读他的人会如此之多，真也是一件奇事，我真懂不得这个理由。他的东西都是那么笨重而无用的，因为他的那些白痴们，青年们，拉斯可儿尼可夫们(Raskolnikovs)及其他的许多人在实际上都不是那样的，真还要比较单纯，比较容易懂得。大家的不大爱读烈式诃夫是一件可痛的事情，他是一个真真的作家——你读过他的么？"

"是的，我很喜欢他的。尤其是他的言语。"

"他的运用言语之技巧实在是可以惊叹的，技巧洗练得精之又精。你的喜欢读他却也有些奇怪；你倒是有些非俄罗斯式的地方的，你的思想是非俄罗斯式的，对不对，我这样的说大约你总不会生气罢？我是一个老人了，或者对于现代的文学许再也没有理解的能力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不是俄国的文学。现在他们开始写一种奇怪的诗；我简直不明白这些是什么的诗，也不晓得是为何人而写的。大凡学写诗总非从普希金，替皆夫（Tiutchev）和斐德学起不可。可是你哩？"他转向了契诃夫，——"你倒是纯俄国式的。是的，是非常，非常之俄国式的。"

慈爱地微笑着，他把他的手按上了契诃夫的肩头，契诃夫有

点觉得难为情了，便用了低音开始说了些关于他的平屋和粗鄙人的事情。

他是很爱契诃夫的，当他放眼看他的时候，他的双眼总满含着慈爱，似乎在抚拂安东·保罗维支的脸部的样子。有一次，安东·保罗维支在花园草地上和亚力克山特拉·里伏夫那（Alexandra Lvovna）在散步，那时候托尔斯泰的病没有好，坐在回廊上的一张椅子上面，他把身子向着他们伸伏了出去守视着他们，嘴里轻轻地念着说："啊，是何等美丽可爱的一位男子汉呵，谦虚沉静得象一个女孩儿。而他的走路也象是一位女孩子。他真是一个值得惊叹的人。"

有一天傍晚将近黄昏的时候，他半闭着眼睛动着眉毛，朗读了一段《神父赛儿纽斯》中的当那女人去引诱那位隐遁者的情景给我们听；他把它通通读完了之后，随即举起头来闭上了眼睛，很清晰地说："这老头儿把这写得真出色，真出色。"

这是用那么令人可惊的单纯从他的口里叫出来的话，他的对于所读的文字之美的愉悦又是如此地纯真，致使我一生中把这时候所感到的欢喜永也不会忘掉，对这一种欢喜我简直不知道要如何才可以说出来，对这欢喜的制驭我却不得不费去一番绝大的奋勉，我的心暂时停止了一刻跳跃，——而觉得周围的一切事物就变得新鲜活泼，都带着了生气的样子。

人若想了解他那种特异的不可言说的言辞之美，必须亲自听见他的说话才行；——那是，在某种意义上许是不正确的，对一个同一的语句时常在再三重复着的，而又满盛着些乡下老的单纯。他的言语的效力并不是单纯于他的说话的音调和颜面的表情，但也从他那双眼睛的活动和光辉上来的，这一双眼睛是我平生

所见到的最雄辩的眼睛，在他的两只眼睛里莱阿·尼古拉维支却有着千万的眼睛。

有一次，斯勒儿，赛儿该·里伏维支（Sergei Lvovich），契诃夫和另外还有几个人坐在花园里谈论到了女人；他默默地倾听了好久，然后突然间说：

"我当我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的时候，当说出关于女人的真相来，那时候我说出了真情，就马上往我的棺材里一跳，把盖子盖上，——将对她们说：'好，由你们来怎么奈何我罢！'"那时候他的眼光是那么的阴惨，那么的可怕，致使大家不得不沉默了好久。

我想在他的一身之内含着有些伐斯喀·蒲斯拉耶夫（Vaska Buslaiev）般的喜穿凿的，凶恶的野性和泊洛都朴泊·亚伐孔（Protopop Avvakum）般的心的顽固在那里的；在这上面或旁边可又隐伏着一味却大耶夫（Tchaadayev）的怀疑主义。他的亚伐孔的本质在用了说教而苛责虐榨着他的艺术家的灵魂；诺芜哥洛特（Novgorod）的凶恶的野性者把在他里面的莎士比亚（Shapespeare）和但丁（Dante）打倒了；同时却大耶夫的分子又在嘲弄他的灵魂上的愉快，并且也在嘲弄他的苦痛。在他里面的旧俄罗斯人的气质一击之下，把科学和国家的思想压伏了，这俄罗斯人的气质因他的硬想造成一个较善的人类生活的全部努力的失败，而驱他入了消极的无政府主义。

真也是奇怪之至！在托尔斯泰之内的这一重蒲斯拉耶夫的性格，却会被《新泊利雪西姆斯》（Simplicissimus）志的漫画家奥拉夫·古儿勃兰生（Olaf Gulbranson）的神秘的直觉所发见的。你且仔细地看一看他的画；真是如何可惊地他把真实的托尔

斯泰的像画出在那里吓，在那一张有深藏隐伏着的眼睛的脸上，真有几许的大胆的理智力流露在那里吓，——在这一双眼睛里，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决不相信“喷嚏，梦兆，或鸟的啼声”的。

这一位老魔术者立在我的面前，对谁都是生疏，凡是思想的荒野，他为找寻一种可以包括一切的真理之故，都走遍了的这一位孤独行旅者，这真理可终于没有找到的这一位老魔术者，立在我的面前，——我在守视着他，里则因为他的丧失而在感到绝大的悲痛，但因我是曾经见过这个人的缘故面感到的一种可以傲人的骄气却减轻了我的苦痛与哀伤。

立在托尔斯泰宗徒之间的莱阿·尼古拉维支，看起来真有点特异；在那里特立着一座伟大的钟楼，钟声不断地在向全世界响着，而在它的周围奔走着一群微小的胆怯的狗类，对着钟声各在腾叫，同时又互相猜忌地在斜睨同类，仿佛是在说：“谁叫得最好！”我时常在想，耶斯那耶·朴利耶那的房子，伯爵夫人派宁（Countess Panin）的第宅都被这一群人的伪善，卑怯，贪欲与微贱的商人根性，以及争夺遗产的精神所玷污了。这些“托尔斯泰宗徒们”有些地方真和那些在俄国各处的暗角落里游行乞食的和尚差仿不多，他们是常在把狗骨头当作了神圣的遗骨而示人，贩卖着“埃及的黑暗”与“圣母的眼泪”的，我记得有一位这样的托尔斯泰宗徒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则为怕加害于母鸡之故而不食鸡蛋，但在土拉的车站上则很有味道似的在吞食肉类，还要说：“那老头儿是在说过实的大话！”他们的全部差不多都喜欢发发叹声，互相亲亲嘴的，他们都具有着一双汗湿的无骨的肉手和两只在说谎的眼睛。同时他们又都是善于实际事务的人，处理他们

的俗务是很巧妙的。

当然，莱阿·尼古拉维支也很晓得这些托尔斯泰宗徒们的真价的，而托尔斯泰非常慈和地爱他，常是含着了青年般的热情和喜悦在说到他的斯勒儿济兹基也知道得十分明白。有一次这些宗徒们中间的一个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雄辩地说明着说，自从他接受了托尔斯泰的教义以后，他的生活就变得如何地快乐，他的精神变得如何地纯洁了。莱阿·尼古拉维支靠近了我轻轻地对我说："这家伙，他是只在说着谎话，可是这谎却只是因为想使我欢喜之故而说的。"

有许多人在努力想使他欢喜，可是我却没有看见过一个能够好好地巧妙地把这做得成功。他和我差不多是从没有谈起过那些他所常谈的问题——如一般的宽容，对邻人之爱，福音书，和佛教之类。这是明明因为他老早就看取了这些对我是不配我的胃口的缘故。而我对于他的这一点却是觉得很感激的。

他若是愿意的话，那也能够做得到特别的优美，易感，而柔和可爱。他的话语是要使人恍惚般地单纯而优美，但有时候听他也觉得要感到苦痛而不快的。我每不喜欢听到他讲的关于女人的话，——那真是不可言说地粗俗得厉害，在他的言语里是有些故意造作的，不认真的地方在那里的，可是同时也觉得是很富于他的个性的。这仿佛是因为他曾经受过了一次凌辱，而到现在也不能够忘记，不能够宽恕的样子。我第一次认识他的那一天晚上，他领我到他的书室里去，——那是在墨西哥的喀墨夫尼克（Khamovnik）——教我和他面对面的坐下之后，他就开始讲到了《伐连加·奥理梭伐》和《二十六个男子与一个女人》。我被他的语调所惑乱，简直觉得不知所措了，——他是单纯残酷地在说着，说

一个强健的女子是不晓得有羞耻之心的。“假如一个女子到了十五岁而是身体强健的话，那她是在渴望着被触动被拥抱的。她的心是还在对那未知的事情和她所不懂的事情感怀着恐惧；这就是被一般人称作羞耻心和纯洁的地方。可是她的肉体是已经晓得了，晓得那件还不懂的事情是正当的，合乎理法的，是以，不管她的心在怎么样恐惧，而肉体却在要求这理法的实践。而你的描写伐连加·奥理梭伐，身体是强健的，但她的感觉却是有贫血病般的——那却不是真实的事情。”

然后他又讲到了《二十六个男子与一个女人》中的那个少女极单纯地用了一大串猥亵的言语，在我听来觉得是对我的冷嘲，我简直在心里头感到了一种愤怒。到后来我才了解，他的所以要用那些平常所不用的言辞者，单因为想把意义说得更确切更适合一点；但在当时听他那么的讲却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当时并不回答他一句话，马上他就变得很注意的，就很诚恳地开始问起我的生活来，问我在研究些什么，曾经读过些什么东西。

“我听见说你是读书读得很多的，是真的么？哥罗伦科是不是一位音乐家？”

“我想他不是的；不过我也不的确知道。”

“你不晓得么？你喜不喜欢他的小说的？”

“我是喜欢的，很喜欢的。”

“这是大约因为相对称的关系。他是抒情的，而你却不然。你曾经读过魏耳脱曼（Weltmann）没有？”

“读过的。”

“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吓，是不是？简切，正确，而没有浮夸。他有时候比郭果尔（Gogol）还要好些。他是认识巴尔札

克（Balzae）的。郭果尔可只学了马零斯基（Marlinsky）。”

当我说郭果尔或者是受了霍夫曼，斯敦（Steine）或迭更司的影响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问我说："这是你在什么地方读过的么？不是的么？那是不确的。郭果尔怕简直没有知道迭更司。可是你真读书读得很多；不过要注意吓，这是危险的。科儿涉夫（Kolzov）就因此而破灭的。”

当他送我到门口将分手的时候，他抱住了我和我亲了一个嘴说："你真是实实在在的农民。大约处身在诸作家之中做人，你将感觉到十分的困难。可是不必管它，不要惧怕，常把你想说的说出来，就是粗俗一点也不要紧的。感觉锐敏的人总会懂得。”

这一个初次的会见给与了我两个印象，就是我感到了一种喜悦与自豪，因为曾经见到了托尔斯泰；可是他的谈话使我有些想到了一种考试，而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看出他是一位《哥萨克》（Cossacks）《河儿斯托米爱》（Kholstomier）《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但看出了他是一位大地主，屈身俯就来和我谈话，而觉得对我非用一种平民的言语，就是在街头和市场上所用的言语来交谈不可的样子。这把我对他所有的一种理想倾覆了，这理想是我所深深地怀着而对我是非常之贵重的。

第二次的见他是在耶斯那耶·朴利耶那。那是一天阴郁在下细雨的秋日，他穿的是一件厚重的外套和一双深深的革制的雨靴，他带了我走上白桦树林里去散步。他同小孩子一样地跳越过了许多沟渠和水荡，把树枝上的水滴摇震摇震，很美丽地把斐德曾在此地树林之中如何将叔本华讲给他听过的事情述说了给我听。极仁爱地他用手抚拂了一回白桦树的湿着而发丝光的树干。并且说："我新近不知在那里读到了一首诗：

蕈类是早已无存。但临谷底

还留着它们潮湿的深沉的香气。

非常之好，非常之真实。”

突然间在我们的脚下跳出了一只兔子来。莱阿·尼古拉维支兴奋着高跳起来了，脸上罩上了一层红光，象一位实在的老猎师似地叫出了一种呼声。然后，含着了一脸奇异的微笑注视着我，而放出了一种明敏的为一般人所通有的大笑。在这一瞬间，他真是值得惊叹地使人可爱。

另外一次他在庭园里注视一只老鹰。这只老鹰飞翔在家畜小舍之上的空中在画大圈子，极轻地摇动它的两翼几乎是停住了的样子，它仿佛还決不下心来，这时刻究竟好不好飞下来而施一袭击。莱阿·尼古拉维支用手遮着眼睛直立在那里，感到了兴奋喃喃地在说：“这家伙在看想我们的小鸡。啊吓，啊吓……它是来了……喔，它在那里怕。大约车夫是在那里，大约总是的罢？我可得叫他……”

于是他大声叫了一声车夫。当他叫的时候老鹰惊骇了，飞翔了起来，退缩到了一边，就不见了。莱阿·尼古拉维支叹了一口气，显然是责备自己似的说：“我又何必那么的叫呢，不叫总也是会飞逃开去的。……”

有一次在告诉他铁夫列斯（Tiflis）的中间我提起了弗来洛夫斯基—白耳未（V.V.Flerovsky-Bervi）的名字。“你认得他么？”莱阿·尼古拉维支很有兴趣似地讯问着说：“请告诉我，他是怎么的一个样子？”

我告诉了他关于弗来洛夫斯基的一切；身材很高，有长胡子生着，身体是瘦瘦的，很大的一双眼睛。又他如何的穿了一件长

的帆布的外衣，只以带在腰带上的一包在赤酒里煮过的米包和一柄很大的洋伞为武装，而和我两人曾徒步在屈阑斯—高加细亚（Traus-Caucasia）的山道上跋涉过；如何的有一次我们在狭路上突然遇到了一只野牛，一边用了张开的洋伞威胁着它，一边我们冒了一步不慎就要从危岩坠入到深渊中去的大险而谨慎地退走了的话，我也都叙述了给他听。忽而我看见托尔斯泰的眼里充满了眼泪，我因此就感到了困惑停住不说下去了。

"不要紧的！"他说，"你且说下去罢，说下去罢！我很喜欢，喜欢听到关于一个好人物的事情。我也在想他大约总是这个样子的，真是一位和他人不同的有趣味的人物。在全部的过激派文学家中，他是最成熟最聪明的一个。在他的《启蒙书》（A.B.C.）里，他真很明确地把我们的全部文明是野蛮的，文化是和平怯弱的民族的产物，可是强有力的民族所造成的，生存竞争这句话是为辩护作恶之故而创造出来的谎语等证实在那里。当然，你总不赞同这些见解的罢？可是都德（Daudet）却是赞同的，你知道么，你记得保罗·亚斯谛爱（Paul Astier）么？"

"可是吾人譬如将诺耳曼民族在欧洲历史上所演的史实拿来一看，则这将如何的和弗来洛夫斯基的理论相一致呢？"

"诺耳曼民族？那却不同。"

当他不愿意回答人家的质问的时候，他总老只说着："那却不同的。"

我时常觉得——而我也相信这是不会错的——莱阿·尼古拉维支是不大喜欢谈论文学的，可是他对于一个作者的个性却是非常的感有兴趣．"你认得他么？他是象怎么样的一种样子的？是生在什么地方的？"这些问语，我时常从他的嘴里听到的。而差不

多他的意见的全部又每能把一个所说的人的性格从特别的方面来给以一个新的意义。

关于哥罗伦科他深沉思考着似地说："他不是一个大俄罗斯人；所以他一定须把我们的生活看得比我们自己还更正确更好一点。"关于他所很爱的契诃夫则："医学阻碍了他的路；假使他不是一个医生的话，那他许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作家。"关于青年作家中的一个则："他在装作着是一个英国人的样子；可是在这资格上一个墨西哥人却最不容易成功。"对我他有一次说："你是一位发明家；你的那些枯伐耳大式的人物（Kuvaldas）都是由你的空想里制造出来的。"当我回答他，枯伐耳大是实际的人物的时候，他说："且告诉我，你是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

当我把在喀山裁判官科诺伐洛夫（Konovalov）的裁判室里——是在这里我初次见到了那个后来以枯伐耳大的名字描写出来的人物，——的情景说给他听的时候，他呵呵地大笑了起来。"是青的血！"他笑着以手揩拭着眼泪说："那真是——青的血。可是何等的漂亮，何等的有趣！你说起来比你写的还更好些。是的，你真是一位发明家，是一个浪漫者，你可不得不承认你是。"

我说大抵的作家到相当的程度为止大约都是发明家，他们描写人物都照他们的想这些人物在实生活上应当是如此地在描写的。我又说，我是喜欢那些不问用了怎么样的手段而决然想抗拒人生之恶的积极的人物的，就是用了暴力也不要紧。

"暴力就是最大的恶！"他挽住了我的手臂叫着说。"你将如何的脱出那一个矛盾呢，你这发明家？但你那'旅伴'（My Travelling Companion）却不是空想发明出来的，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就好。可是你若一运用思想，那你就要产生出英雄武士来，如亚

马提斯（Amadis）和齐格弗利特（Siegfried）等。”

我说，当我们不得不住在那些具着人形的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旅伴的狭圈里的中间，我们所造的一切都系建筑在流沙之上和敌对的环境之中的。

他苦笑了起来，以手臂轻轻地向我一突说："从这里可以有非常，非常危险的结论演绎得出来。你是一位很有疑问的社会主义者！你是浪漫主义者，而浪漫主义者却都是君主主义者，那是一定的。”

“那么于俄（Hugo）呢？”

“于俄？那却不同。我不喜欢他，他是一个狂噪者。”

他时常问我，我在读的是什么书，而常常非难我，假如我选择了些照他的意见说来是不好的书的时候。

“吉朋（Gibbon）比可斯托马洛夫（Kostomarov）更坏。你必须读孟姆生（Mommsen）的；他的书虽则要使人厌倦，可是非常稳确的。”

他听见了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生轧恩诺弟兄》(The Brothers Semganno)，简直是发了怒的样子："你晓得么？这一本坏小说！把你弄坏了的就是这小说。法国有三个作家，斯丹达儿（Stendhal），巴尔札克，弗劳培儿（Flaubert）；或者还有一个莫泊桑（Maupassnt），可是契诃夫要比他好得多。龚果儿弟兄（The Goncourts）不过是丑角儿罢了，他们只在装作正经。他们只在从书本上研究人生，这些书本是由同他们一样的发明者们所写的。这书本上的人生他们却以为是了不得的认真的事情。这对于无论何人都是没有用处的。”

我不赞成他的这意见，这使莱阿·尼古拉维支有点不自在的

样子。他是不大能够容认反对论的，而有些时候他的意见却实在是奇妙不过，是一时任性的意见。

"世上是无所谓'退化'（Degeneration）的这一件事情的。"他有一次说，"这是由那个意大利人郎勃洛梭（Lombroso）捏造出来的，而其后那犹太人诺儿道（Nordau）就学了他的样，象一只鹦鹉似地在叫着。意大利是出大骗子和浪漫冒险者们的国家：象亚伦铁诺（Arentino），喀萨诺伐（Casanova），喀格利奥斯屈洛（Cagliostro），和其他象这样的许多人之类都是生在意大利的。"

"那么轧利罢耳提（Garbaldi）呢？"

"那是政治，那却不同。"

对于从俄国的一家商人家族的生活中摘取下来的一全串事实他也回答说："这可不是真实的；这不过是在聪明的书本上写在那里的事情。"

我就告诉了他一家我所知道的商人家族的三代的实际事情，是一段退化的原理真特别惨酷地在起作用的历史。于是他也兴奋了起来，拖着我的袖子激励我把它叙写出来，对我说："是的，这倒是真实的。我也晓得这样的一回事；在土拉有两个家族是象那样的。这是应该要写出来才行。务须要写得简洁，但尽够一大部长篇小说了，你说对不对？你必须要把它写出来。"他的眼睛兴奋得放起光来了。

"可是，那么，英雄武士们势将出现，莱阿·尼古拉维支！"

"别说这个。这真是非常真率的事情。那一个为全家族之故而去出家祈祷的和尚，——这真是可惊异的。那是真真的实在；你们犯罪，我去出家，为消灭你们的罪孽之故而去祈祷。还有另

外的那一个，那个对万事都厌倦的，爱钱如命的这一家族的创始者，——这也是真实的。他是一个大饮酒家，禽兽，放荡儿，——但对什么人他都有爱，而突然间却犯了杀人的罪——啊啊，这真好。这你可非写出来不可。向盗贼和乞儿中间去寻英雄是不可以的，你可真不该去。英雄——这是谎语，是假造出来的东西。世上只有人，平常的人，另外是什么也没有的。”

他常在指摘我的小说中间的夸大过实处而加以非难。可是有一次——讲到了《死灵》(Dead Souls)的第二部的时候，——他却好好先生似的微笑着对我说：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爱捏造作伪的发明者。我自己当写东西的时候，忽而会对一个书中人物感觉起怜悯来，于是我就只好给他些好的性质，或从别的人物身上除去些好的性质，可以使他和另外的人比较起来不至于变得十分太坏。”

其后马上用了象硬直的裁判官似地严厉的声气说：“所以我说艺术是虚言，是随作者之意的欺骗，是对人有害的东西。一个人所写的并不是实际的人生，但是是他一己在想的人生。我如何的看这一座塔，或那个海，或这一个鞑靼人，这对人又有一点什么用处呢？这又有什么趣味或什么必要呢？”

有几次我觉得他的思想感情是瞬忽善变的，简直是故意弄得奇矫歪曲似的。但尤其是常常因了他的思想的毫无顾忌地严烈之故，一般人致被他颠倒被他惊服，正如人之怕对于严酷的上帝也并不恐惧的责问者的约伯(Job)一样。

有一次他说：

“五月末的有一天我遵沿了克爱夫(Kiev)街道在走。地上真是乐园，万物都在欢愉，空中一点儿云影也没有，鸟儿在唱歌，蜂

儿在哼着，太阳照得再灿烂也没有的了，——周围的一切都是同在过赛会日似的，富有人情的，美丽得很。我被感动得几乎要流眼泪；我感到自己仿佛也同一只凡世上最美的许多鲜花都被给与了它的蜜蜂一样，觉得上帝是近在我的灵魂的咫尺之间了。忽而我看向了边上，路旁灌木丛下却躺着了一对圣地巡礼的男女信徒，甜蜜地拥抱着在那里；两人都是灰色的。肮脏的，非常年老的；他们同虫类一样曲拥在一块，嘘嘘地喘息着气呢喃地轻谈着话……而太阳却一无顾忌地直照在他们的青灰光裸的腿脚和干枯的身体之上！这真象是直打到我心里的迎头的一击！啊啊！上帝，一切美的物事的创造者，你难道不晓得羞耻的么！我实在是难过极了……

“是的，这是普通的事情。自然——抱古密耳（Bogmilen）派把这当作恶魔的一种工作看的——残酷地冷嘲地在苦弄着人，从人身上剥夺去力量，而只留剩下这欲念。这——对于有活的心灵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有人不得不经验到全部的羞耻和附着在他的肉体之内的苦闷的恐怖。我们在我们之内肩负着这个正好象是不能避免的罪罚。可是为了什么罪孽呢？”

当他在说述这事情的当中，他的眼色奇特地变过了——起初是小孩子似的怪可怜的，然后冷冷地放出了钢铁似的光。他的嘴唇在颤动，胡须竖立了起来。他把这事情说完之后，就从他的长衣袋里拿出了一块手帕来很起劲地擦了一回脸，虽则他的脸上本来是干燥无汗的。然后用了他的农夫似地强固的如钩的手指，拉梳他的胡须而轻轻地重复着说：“是的，为了什么罪孽呢？”

有一次我和他在从“杜耳白”向“爱托道儿”去的下低街道上走路。他同一位青年似的轻快地在走着，一边比平时更为兴奋一点

地说："性欲应该是精神的服从的走狗才行。应该听从一切精神的命令；但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如何呢？性欲在狂乱反叛，而精神只无力地悲惨地跟随着它而已。"

他用力擦擦他的心脏上面的胸部，蹙起了眉毛，随后似乎记起了些旧事，他就说："有一年秋天在墨西哥斯喀利奥夫门（The Sukhariov Gate）近旁的一条支路上，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醉的妇人躺在道旁的沟里。从一家人家的庭前流出来的污水正冲在这妇人的颈上背上。她睡在这冰冷的水里，嘴里在咕哝着什么，身上在发抖，在水里抽动着她的身体，她可终于站不起来。"

他骇了似地摇震了一下，绉紧了眼睛，摇摇头，轻柔地说："让我们在这里坐一歇罢……一个醉了酒的妇人，实在是最可怕，最可厌的东西。当时我真很想去帮扶她站起来，但终不能够；我感到了十分的厌恶。她的身体变得那么湿滑粘污了，我觉得若我去和她接触一下，则我的双手将经一月也洗不干净——真真可怕！而在步道边沿的石上，却有一个很活泼的眼睛灰色的小孩坐在那里，脸上流满了眼泪；他一边啜泣一边在反复无力地叫：——娘……娘……您站起来罢！——她动动她的手臂，喉头咯咯地响响，稍稍把头举起了一下，但又——她的颈项又掉入了污水之中。"

他沉默了，既而向四边望了一望，几乎听不出来似地又反复着说："是的，是的，真可怕！你总见过不少的醉倒的妇人的罢？很多？我的天吓！你可断不要写，你断不要把这写出来。"

"为什么呢？"

他直视着我，微笑着，重复了一遍"为什么"落后又思考似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只偶尔说出的……不过写这些丑恶的事情，

是一种羞耻……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写的呢？是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写的必要的，无论什么事情。”

他的眼睛里涌出了眼泪。他擦去了眼泪，微笑着在注视他的手帕，眼泪又重新流下来了，流过了他脸上的皱涡。“我在哭，”他说：“我是一个老人了。当我想起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总要直逼到我的心胸里去。”

很柔和地以臂角微触触我，他说：“你总也要变得这样的——你将一直活过去到老年，而一切物事将同旧日一样地仍复是那么的样子，然后你怕也要哭，哭得比我还厉害，将哭得‘泪似河流’象那些农妇们之所说。但无论什么都非写不行，无论什么。否则那个活泼的小孩也许会感到不快而责难我们——‘这是不真实的，这不是真实的全部，’他将说。他是很严谨地在要求真实的。”

突然间他全身震摇了一下，用了极和善的声气要求着我说：“现在请你讲个故事给我听听罢，你是讲得很好的。讲些关于小孩子的事情，关于你的幼年时代的事情。要相信你曾经是一个小孩子过这事情可真不容易。你是一个奇怪的人，正仿佛是生下地来的时候你就是这么长大的似的。在你的思想里却有许多小孩似的未熟的观念在那里的，不过你的知道人生却在十足以上——比这再丰富的智识是可以不必的了。来，讲罢……”

他舒畅地躺下在一株松树的露出的根株之上，守视着许多蚂蚁在灰色枯叶中间忙碌奔走的样子。

在南方的天地里，一切都在各自争强地茂盛着，色彩斑斓的无制限的植物满长在四围，这南方的自然对于一个北方的人是奇异地不大调和的，在这里，他，托尔斯泰——他的名字就在表示着这人的内部的力量——似乎是一个渺小的人了，但全身节瘤很

多，却是从地下深处的坚强的根株里绱生出来的人的样子；在克利米亚的斑斓夸耀的自然之中，我说，托尔斯泰似乎是不大适合的而同时却又是很适合的。他象是一个很古的古代的人，象是这环境附近一带的主人公；象一个主人，创造者，离乡出去了一百年之后，重回到了他自己所造的领地邸宅里来的样子。他已经忘掉了许多这里所有的物事了，有许多物事对他是新奇的；一切都按着应分的秩序整列在那里，但也不是完完全全是如此的，而他所以必须要马上来看出什么是不专的和为什么使它不对的理由。

他用着一个老练的地球探险者的忙碌的迅速的步伐，在大街小巷上行走；用着一副锐利的眼睛，从这双眼睛里是一块小石一个思想也隐藏不过去的，他在观察，计算，测验和比较。而在他的周围他在散播着他的不能驯服的有生命的思想的种子。他有一次对斯勒儿说："你，莱阿夫式加，是什么书也不读的，那可不行，这是你的自己过信；而高尔基却读得太多，那也不行，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我写得太多，那也是不好的，因为这是一个老人的野心，想使大家都有着同我一样的思想。当然，我的思考，是对我有益的，而高尔基的思考却是对他有害的，但是你呢，却完全什么也不想，你只在开闭着眼睛等着什么东西掉到你的手把里来。许有一天你将捉握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这在你是曾经有过的事情，你将把你的手爪伸出去将它抓住些时候，可是当它将从你手里滑走的时候，你也不想牢捉着它。契诃夫有一篇很好的短篇，叫作《心肝宝贝》（The Darling），你简直是象那一个'杜奢趣喀'（Dusehetschka）。"

"在那一点？"斯勒儿笑着问他。

"你爱是能爱的，但是选择——你却不能，你是不能够选择

的，你只在些无聊的细事上费了你的工夫。”

“是无论那一个都象那样的么？”

“无论那一个？”莱阿·尼古拉维支重复着说：“不，不是的。”

而突然之间他就问我，这正象是他故意乘我的不备而施的一击，说：“你为什么不信仰上帝呢？”

“我是没有信念的，莱阿·尼古拉维支。”

“这是不真实的。你天生成是一个信者，你无上帝将不能过去。这大约你总有一天会感到的。你的不信是从倔强顽固来的，因为这世界是不同你所想望那么地创造在那里，所以你生了气了。另外还有许多人是因为怕羞而不敢信仰上帝；在年轻的人中间大抵是如此的；譬如他们崇拜一个女人，但因为怕她不能了解，一半也因为自己没有勇气，他们就不敢把这崇拜之心显示出来。信念同恋爱一样，是要勇气和大胆的。一个人必须先向自己说：‘我是信仰的，’——然后一切都顺当了，一切都将如你心之所欲地出现了，自然你会了解，而牵引住你。你现在对很多的物事是感到爱的，信念不过是更大一点的爱罢了；你必须爱得更强烈一点，然后你的爱自然会变作信念。当一个人爱一个女人的时候，这女人总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这就是信念。一个无信念的人是不能够恋爱的；今天他爱这一个女人，下一年他就要爱上另外一个了。象这一种人的灵魂是同浮浪者一样的，他们的生活是无益的沙漠里的生活——那是不好的。可是你却是一个天生的信者，——你真可以不必对你自己来反抗。是的，你可以说，‘美，’——什么是美呢？最高的最完美的却是上帝。”

以前关于这问题他却从没有和我讲到过，而它的严肃性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一种突发性使我完全陷入了困惑的当中。我沉默

了一歇。

他两脚整然地坐在沙发上，一脸胜利的微笑隐现在他的胡须的中间，他把手指向我威胁似地摇动着说：“你光是沉默着不响是不成功的，不可以的。”

而我哩，不信上帝的我哩，不晓为了什么只非常谨慎地注视着他，且感到了一点畏惧。我注视着他而心里在想：“这一个人真有点象上帝的样子。”

原载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新学生》第一卷第二期

理 发 匠

〔美〕马克·土苑作

世间万事，都有变易的，而理发匠们独不然，他们的风习样子，他们的环境周围，凡此种种，总永不会变。一个人在头一次进一家理发铺时所身历经验过的事情，后来他每逢进无论那家理发铺时总还是要同样地身历经验到，直到他的生命的末日为止。

今天早晨，我同平时一样的去理发铺修了脸，当我从大街走向理发铺的门去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正从琼斯街走向这理发铺的门来，——这原是常有的事情。我加紧赶快了脚步，但已经不中用了；他真正只比我快了一小步走进了那间理发铺的门，我接踵跟在他的后而进去，只好眼看着他占坐了那个唯一的空座儿，是这铺子里最好的一位理发师理发的座位。天下的事情，总往往是如此的。我坐了下去等着，心里暗暗在希望或者可以继承那一个，在其余两个理发师中比较本领好一点的人的座位，因为他已经在替客人梳掠头发了，而他的那位同事，那位本领差一点的人呢，还正在替客人擦卷发上油。我用了十二分的注意，在守视着

这或者可能的机会。当我看见第二号理发师将要追及第一号的时候，我的注意变成了隐忧。当第一号理发师为对一位新来的顾客的浴券找钱而停了一息，在竞争上稍稍落后的时候，我的隐忧变成了心痛。当第一号重新追了上去，他和他那同事同时把围在客人颈上的手巾拿开，脸上的粉刷下，正不知那一个将先叫"请其次的客人！"的时候，我为了期待的紧张之故，几乎把气都塞住在喉头了。可是到了最后危急的一瞬间，第一号又停住用梳子在他顾客的眉间梳了两下，我知道他是因最后的这一二秒钟之故，竞争完全输了；生了气，为怕落到了第二号的手里，站起身我就出了那家铺子；因为那一种可羡的坚决性，就是使人能泰然朝着一位在等待着的理发师说："我是要等你那位同事来理发的"这种坚决性，我是没有的。

我在外面逗留了十五分钟，又走了回去，希望这一次的运气该好一点儿。当然，这一忽儿铺子里的座位自然是没得空了啦，并且此外还有四个人坐在那里等着，默默地，悻悻的，没精打采，象是无聊得了不得的样子，大凡在理发铺里等空座的到来的人，又有那一个不常是这样的呢？我在一张铁骨板硬的旧沙发的格子里坐了下去，读读装在柜子里的各种骗钱的染发药品的广告，以暂时驱遣时间。然后又读了些写在贱酒精香水瓶上油光光的各人私用的名字；读了些号在剃脸杯上的各人私用的名字与号数，这些杯子是搁在鸽子箱似的架上的；看了些墙上挂着的污秽破损的廉价版的画幅，有战争，有先代的总统们，有淫猥而斜躺着的回教国的妃嫔，更有那无聊的老是那一个样子的小姑娘戴上了老祖父的大眼镜，在我的心里，也私私在诅咒着那只快活的金丝雀与讨厌的鹦鹉，这两件动物，差不多是没有一家理发铺会不备在那里

的。最后，从中间的那张龌龊的桌子上的乱堆里，我检出了一张较为完整的去年的画报，读了些已成陈迹，早就被人忘了的异乎寻常地歪曲的记事与说明。

终于也轮到了我了。一声“请其次的客人！”发后，我当然又落到了第二号的手里。世事原常是如此的。我只羞缩地说了一声：“要快一点才行，我有急事”，这话可给了他一个正如毫没有听到似地的反响。他把我的头推得高高，在项下塞进了一块围布。把他的手指头挖进了我的领里，又塞入了一块手巾。用了手指甲在我的头发里耙搔了一下，他说，这要剪过才行。我说我不要剪。他又耙搔了一下说，照现在流行的样子，这是太长了，——要好，总得剪去一点；尤其是后面。我说我是在一礼拜前刚剪过的。他深沉地沉思了一会，显露着轻侮的神情，问说：是谁剪的？我立时就回报他说：“是你——”这他可被我难倒了。于是他就去开始调他的肥皂，又把自家照入了镜子，时时更停下来，走近一点，细看看照在镜里的他的颊部，摸摸一颗瘰粒。然后他把我颜面的一面全用肥皂涂上了，正要涂另一面的时候，窗外面两只狗的打架，却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跑近窗边，立在那里看它们相打的结果。同另外的理发师猜赌着那一只胜那一只负，结果却输了两个先令（合一块半钱）。这事情，倒使我感到了无上的满足。他用刷子涂完了我的脸，总算刷子只在我的嘴里闯进了两次就完了事，然后他用手擦起我脸上的皂沫来了。可是因为他侧转了头，在和另外的理发师们评论着这次狗的打架，一边擦着，自然把许多皂沫，塞进了我的嘴里，他当然是不晓得的，但我又岂有不晓得之理？

他现在开始在一条吊带上磨起剃刀来了，但因为谈论到了前

晚他曾参加的那个浅薄的假装跳舞会，穿着红的木棉布与假的貂皮，首成一种象帝王似的样子，他的磨刀工作又耽搁了半天。他的同事们同他开玩笑，说及了跳舞会里一位女子的被他的爱娇所迷倒，乐得他心花怒放，用了种种法子，只想把这一个话头牵长，继续谈论过去，假装作是被同事们的玩笑开得生气了，就是这时候的法门之一。这一次事情的结果，使他更仔细地到镜子里去对自已打量了一回，索性把手里的剃刀搁下，用了极细心的注意，刷了刷他头上的头发，将一簇弓形的卷发粘上了额前，后面顶上，头发分开的地方，弄得整整洁洁，两翼的头发，向前刷将下去，正盖在耳上，金光油滑，一点儿差错都没有。在这中间，我脸上涂在那里的皂沫，可渐渐儿的干了，明明吃入了我的脏腑，真正要了我的命。

现在他开始剃起来了，为把脸上的皮伸直之故，他把手指头掘入了我的肉里；时时还把我的鼻头当作了一把柄用，随他修剃的便利，将我的头牵到了这面移上了那面，并且在这中间他还要高高兴兴地不断的咳不断的吐痰。他在我的脸上的比较老一点的地方刮剃的时候，我还不觉得什么痛，但当他耙，掘，削到我软软的颊上的时候，我的眼泪水来了。他的俯身下来，贴得我那么近，我倒满不在乎；他的大葱气味，我倒也不在乎，因为理发师是个个吃大葱的，我想；但是另外还有一点外加的怪味，使我不得不想到他人虽活着但内部已在溃烂，这可真使我十分的难受。他为剃我上嘴唇的两角之故将他的手指插入了我的嘴里，由这一件偶然的实据，我却发见了他在铺子里的任务之一，就是煤油灯类是归他擦的。我在无聊的时候，自己原也常在研究，理发铺里的这工作究竟是归伙计做的呢还是归老板做的？

当这时候，我在心里自寻快乐，试猜想想他大约将在何处割我一刀，但当我的猜疑还没有决定之先，他却早赶上了前把我的下颚部一刀割了。于是他马上就磨起他的剃刀来——这是他早该做的事情。

我并不喜欢在皮上刮得太干净的，所以不愿教他再来刮第二次。因为怕我颚边上最柔薄最犯忌的一块地方，在这地方若加两次剃刀是一定要出毛病的，因为怕他要剃上我这地方去，我所以想劝他把剃刀搁下，不要再剃了；但他说他只须把一小小的粗处剃一剃平就对，同时他就把剃刀溜入了那块禁地，而我所怕所忌的净剃的结果定要红胀的地方就高了起来痛了起来，如音之答响，一点儿也没有迟疑。于是他就把手巾浸了浸贱酒精香水，向我脸上满脸地乱扑乱抹起来，真是，人类中间，有那一个人洗脸是这样洗过的？再把手巾的干的一头，扑将过来，仿佛谁都应该照这样把脸擦燥似地他擦干了我的脸，但是理发师是不大会当你是一个基督徒般地替你洗擦的。其次，他就把贱酒精香水用手巾倒上了那割破的地方，然后又将浆粉塞上破处，使它干燥，其后再把酒精倒上了些，要它湿润，无疑的，我若不提出抗议，请他罢休的话，他将老是用酒精来弄湿，用浆粉来弄燥地牵弄过去。

他现在将我的全面部都上了粉，把我身体竖了起来，沉思着将手梳了梳我的头发，又很仔细的端详了一回他的手指。他说，我的头要洗了，非洗不可，真正是非洗不可。我说，我昨天洗澡的时候，是我自己很仔细地把头皮洗过的，到这里他又（没有了话说）"被我难倒"了。于是他又推荐给我以"斯密司氏的美发香油"，要我买取一瓶。我拒绝了。他又称赞"琼斯氏的化装乐趣"的香水的好，要卖些给我。我又拒绝了。他更把他自己发

明的一种恶劣不堪的洗牙水拿出来要我买，我拒绝之后，又说要我买几柄小洋刀回去试试。

等他的这一个最后的买卖也失败之后，只好再回到他自己的本行上去了，先把我的满身，脚上身上，都洒满了香水，更不顾我的反对而把我的头发全涂上了油，再擦着掘着，把许多头发从根挖了起来，将其余的梳了梳刷了刷好，后面顶上分得清清楚楚，前面的那簇永久不变的弓形卷发粘下去贴上了额前。等他把我的疏疏的眉毛梳掠过加上了油，讲出了一串他的一只六温司重的棕黑狗的成功的故事时，我听到了十二点钟的汽笛，而知道我想赶的那趟火车已经迟了五分钟了。于是他把手巾从我的项下开扯，轻轻地向我面上刷了一下，重把梳子把我的眉毛梳了一遍，而唱出了一声"请其次的客人！"

两个钟头之后这个理发师蹶倒了，因脑溢血而死去。我为复仇之故，想索性等满一天，去送他的葬。

译自伦敦Chatto and Windus一九零六年发行的Mark Twain's Sketches中之About Barbers(五七页至六二页)，因《论语》上已有同样的译稿（忘了译者之名），发表过了，故存在手头，打算于出美国作家短篇集时再收进去。《黄钟》编者大慈兄来索稿，愧无以应，即以此塞责，一文两译，在外国亦很平常也。

原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黄钟》第六卷第一期

徒 然 草

〔日〕兼好法师作

序 段

信无聊的自然，弄笔砚以终永日，将印上心来的无聊琐事，浑浑沌沌，写将下来，希奇古怪，倒著实也有点儿疯狂的别趣。

第 一 段

却说，人生斯世，谁也免不了有万千的愿望。天皇位居至尊，实在是诚惶诚恐，高不敢攀。皇族的枝枝叶叶，决非人间的凡种，其尊其贵，也是当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关白（朝廷重镇，以现代官制来翻译，应是执掌全权的内阁；辅成王的周公，挟天子的曹操，庶几可以当得。）的行状，更可不必提起；就是寻常的朝贵，凡由天子敕赐随身护卫之臣的，都是尊

严无比之属；他们的子子孙孙，即使沦落，也总带有些娇羞的风趣，别著幽闲。自此以下，若随他风云的身分，逢时得令之辈，则虽装得满面骄矜，自鸣得意，由旁边的冷眼看来，可真一无足取了。

象做僧侣的法师那么不为人所欣羡的人，世上原也很少。清少纳言（枕草纸的作家，清原元辅之女，仕一条天皇皇后定子，与日本有数之女诗人紫式部齐名。）所说的"被人家视同木屑"之话，真是一点儿也不错。假令声势喧赫，即使做了有官有位的红僧，也不见得怎么样的了不得；正如增贺（参议橘恒平之子，系大和多武峰的高僧。）圣僧之所言，徒囿役于世上的名闻，得毋背于佛爷的御教！不过一心专念，修道弃世之人，倒也颇有为我们所欣羡的地方。

容貌丰采的超群，原是凡人都在愿望的盛事。发言有致，而趣味津津，话不多谈，而使人相对不厌，岂非很好。至若外貌堂堂，而语言乏味，终于被人看出下劣的本性，那又是痛心的恨事了。

人品容貌原是天生成的，可是人的心，却为什么不可以贤之更贤，精益求精地改移呢？本来是容貌根性都好的人，若没有了才学，交错入人品不高，容颜卑恶的群中，并且还更比他们不上而被压倒的时候，这才真是意外的丑事。

真正的可贵可慕之事，是有用的实学，文字的制作，和歌的赋咏，音乐弦管的才能，故实礼义的精通与夫朝廷典礼的谙熟，要使都足为人家的模范，才有意思。手笔佳灵而流利，歌声嘹亮而中拍，逢人劝酒，谦让有加，一若非辞不可的苦事，但结果倒也能倾吞下三杯两盏的男子，才是真真的好汉。

第 三 段

凡百事情样样堪能，而独不解好色的男子，实在是太孤冷的人，大约同一只玉杯的无底，是一样的风情。要每被晨霜朝露所淋沾，彷徨漂泊无定所，心怀着父母的训诫，社会的讥讪，时时刻刻方寸不安，并且还要常常也成独宿的孤眠，而不能安睡终宵者，才觉得其味无穷。可是，也不要一昧的惑于女色，由女人看来觉得也不是轻易可以到手的男子，那才是更妙更佳的神技。

第 五 段

并非是为了身逢不幸，沉入忧思，即使毫无远虑地落发而为僧，但将禅门常闭，使人不知主人的在否，别无期待，只一个人朝朝暮暮在那里过活下去，就此行径，岂不甚美。善哉显基中纳言（即权中纳言源显基，为大纳言俊贤之次子，仕后一条天皇，皇崩后，在大原出家为僧。）之言，他似乎这么的说过：“要并无罪名，而在极边的徒流之所，看天而玩月。”这话实在说得不错。

第 六 段

无论已身高贵的人，更况且并不足道的常人，总还是没有儿子的好。前中书王（即兼明亲王，醍醐天皇的皇子，善诗文，仕至中务卿，故曰中书。）九条的太政大臣（即藤原伊通，仕二条天皇，有二子，俱早殁。）花园的左大臣（即源有仁，辅仁亲

王之子，历仕鸟羽，崇德，近卫的三朝，保延二年进位左大臣。）都愿意没有子孙。大镜的作者，也借世继翁所谈的故事，评染殿的大臣说："子孙总是没有的好，后代的不振，实在是一件坏事。"圣德太子（用明天皇的长子，入承推古天皇，为皇太子，日本佛教的兴隆，实圣德太子一人之功。）于生前筑生圹的时候，据说也曾这样的说过："这儿把我切了，那儿把我开断了，我原不想有子孙的。"

第 七 段

爱宕山野的朝露，鸟部山麓的青烟，若永无消失的时候，为人在世，也象这样的长活下去，那人生的风趣，还有什么？正唯其人世之无常，才感得到人生的有味。

统观生物，只有人最长命。蜉蝣不知朝暮，夏蝉不识春秋。胸怀旷达，悠悠而但过一年，也已经是无上的妙境了。贪多无厌，虽过千年，也不过象是一宵的短梦。在这一个住不到头的世界，徒赢得了衰迟的丑相，终于有何益处？寿命长了，耻辱也多。最多是活上了将近四十而死，那便是顶漂亮的处置。

过了这一个年纪，就再也没有自惭形秽之心，只想在人前露面，直到夕阳的晚境，还爱子孙，预测着儿孙的腾达飞黄，徒深贪图苟活的心思，凡百的情趣，一概不知，老年丑态，就将毕露了。

第 八 段

人世上惑人之事，无如色欲，人心真是愚妄的东西。香料的

熏添，本属假暂，明知衣上的浓香，为时不久，但对于难耐的芳馨，也必势难自禁，少不得鹿冲心头。久米仙人见了水边洗物的女人白腿，便失神通，实在是为了手足皮肤的纯美，肥白光鲜，不同凡艳，他的从空下坠，也是应该。

（注） 元亨释书十八：久米仙人，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学仙法，食松叶，服薜荔。一旦腾空，飞过故里，会妇人以足踏浣衣，其胫甚白，忽生染心，即时坠落。

原载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宇宙风》第十期，郁达夫选译。

中国的出海新路

修拉·堪曼作

当美国大使詹森对记者们谈到他自新都重庆直驰至缅甸仰光的经验，谓系在那条新辟的滇越路上经过的第一人时，他曾唤起了世界对这一条新路建筑工程的注意。这一条可以由仰光用载重汽车将必要的军器运至万山重叠的重庆去的新路，有二千一百英里的长度，系在一年之内，完全由原始的人工与简单的造路工具所造成的。

在几个月之前，我也曾由此路从中国而到了缅甸；这一条新路的大部分，却是曾经由马各保罗行走过的旧日的欧亚孔道，所谓外使来朝的入贡之路。那时候，这条新路还在建筑中；所以，从云南到腊（纳）戍，我虽则没有经过全程的路线，但我却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竟看到了那些工人在作工的情形。

当一九二七年最后一批共产军离开那里而转赴西北之后，那条连上缅甸新路的重庆公路，就通车了。在一九三八年正月，我们沿此路从重庆经贵阳而去昆明时，载重汽车简直因山中的冰雪

而不能通过，并且已经有好儿辆车曾经出了乱子。四百年前所造的那条架在贵州盘江上的铁索老桥，正在换建钢骨的新桥，所以，公共汽车，运货汽车到了桥下，货物座客都要下车，苦力来搬行李货物，座客则不得不步行而过此桥。这老桥的铁索，在二月里——正当我们经过那里之后的一礼拜中，——终因一位公共汽车司机的不肯卸落货物而折断了，致两个月中间，当现在的这条新桥未完成前，从云南到东北各省的直接唯一交通，就不得不靠航空的飞机。

在去年冬天，我曾坐了公共汽车，在这滇越新路的初段里——就是昆明与大理南面的下关之间——来往过好几次。这一段路，是在两年之前造好的，从前自昆明至下关，雇驮马而行，要十三天可到的路程，因公共汽车的开行而缩短到了三天可达。但现在则有几段的路基，都已为要通过载重军用车之故而改筑加强，许多木头桥梁也都已改筑成了钢骨水泥的大桥了。

在中国南部的公路维持护养上，最成问题的，是当夏初雨季的几个月中，路面变成泥浆，山洪冲断桥梁路基。所以从下关以下的各段新路，不得不用这样的技术去造，要使雨过后马上能干，而大水时也不至轻易被冲而致破坏。

成千成万的工人，男的、女的，小孩子们。或是一家，或是一族，把一块一块的大石在搬聚拢来，在路旁叠成了石子的长城，重一点的大石，是用旧式的牛车搬运了来的。每一段的石子长城上，都写上了搬运者的家族的姓氏，有些是出自百家姓里的，有些也是部落的族名。第二步的事情，是把这些石子敲碎来的工作了，这些大抵是老爹爹们或从山区来的生大脚疯病的残疾者们在那里干。大一点的石块，平铺上了地面，石子和石子的隙

处，再填上以细石末屑，用粗重的碾石机碾平之后，面上再铺以细石，再碾平后，路就成了。但因系汽车来往的频繁，工人们不得不时时辍工，让汽车过去，又加以汽车一过石头屑末，不得不都被车轮压坏带走，工人又不得不重新做过。所以，工人们对司机者及坐汽车者们，当然是不会有好感的。

有许多工人，是从离开公路线有好几天路程之外的乡村里来的，所以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汽车，他们在起初，对汽车是有些恐惧的观念，但是习熟了却又变成了钝感，等汽车喇叭叫到了他们身边，还不肯让路。司机先生们，致有时不得不愤极欲狂，因为在中国，汽车撞死了人，司机者是常常要被罚的缘故。有一次，在傍晚之前，我们的公共汽车，就撞倒了一个人，原因，是在他看见了我们车子的头灯的闪光而忘记了躲开，群众们聚集了拢来，对司机者大发了一场怒，幸喜那一个人并没有伤，仅仅是被骇僵了的，总算是和平无事的过去了。

在那一条简陋初筑，尚未完成的公路上行车，实在颠跳得很厉害。去年冬天，当我们在那里旅行的时候，每有到了晚上，或终不能达目的地之虞。有一次，自下关至昆明，我们换坐了三次公共汽车，走了四天半才兹走到。

坐在后面二等车里的满挤的旅客，与行李等被闭锁在一道，外面的景物，一点儿也看不见，总没有一个不被弄得头昏脑涨，要晕要吐的。转的弯实在太多，山坡也实在太陡。他们曾说有一位神经纤弱的女传教师从昆明到下关，一路上差不多是绝叫地惊怖着不曾稍停一忽儿。有一次，我们的汽车的司机，当下一条很难行的山岭之前，在山顶上的一家烟馆里，不得不吸几口鸦片，以镇定他的神经。山上的路，只有仅仅能容来往两车那么的宽，在

山坡上遇到对面来的车相交的时候，真是危险万分，不过两车相交时，大抵总是里面的一乘车停着不开，先让外面的一乘过去。

从大理站的下关起，新路一直到永昌（保山）为止，大体是遵由那条古代的欧亚交通的入贡路线的。从永昌起，到滇缅边境的滚弄站，就可以接上腊戍。从腊戍到曼德勒，有火车十小时可达，同时也有公路。本来，英国就打算将此铁路延长，接至扬子江两岸，以完成印度和扬子江流域的连系的。在英国大卫少校的领导下，也曾试过几次路线测量的远征，但是这计划终没有实现。而两月以前，这新路完成之后，中国和缅甸的通商要道，就只是由石子铺成的这一条窄路了，从昆明经过下关，永昌，腾越，而直达伊洛瓦底河上的八莫。（八莫就是诸葛公五月渡卢，深入“不毛”之八莫。）

去年四月，在大理住了一星期，看了西藏的物产展览之后，我曾一个人，延了这一条入贡的古道，到过缅甸。这贡道的名称，系因蒙古人征服了缅甸以后，缅甸年年须由此路而去北京入贡的原因而得来。在下关出发之前，曾有人告诉我说，我若能稍稍等一二天的话，或者有一辆公共汽车开到永昌去，只教有一天，就可以到了。但当时公共汽车还没有正式开行，所以也有人说这是不可靠的，于是我就雇了一只驮马，搬载我的床具，米，杂品，以及两只装书籍原稿和衣服的箱子，——这是我在中国住了三年而离开时所有的一切——而出发了。走了八天，到了永昌，但一打听，则公共汽车终于没有开来。我也在想，照我经过的那段正在建筑中的公路情形看来，不晓得要更有几个礼拜，才得通车哩。很长的有几段路，正还是动了初步的工，而一堆一堆的大石堆，却有很多还横亘在路上。

从下关到腊戍的一段路，都待从新都起，山路要开，低洼的地方要搬用石子和土去填。这一段路，与从昆明到下关的一段不同，路面要填得平平，而弯处要使宽而易走。在下关有一位中国的技师曾告诉我说，“我们在造这公路的中间，还须顾虑到将来延此线而造铁路的计划呢！”

下关以西的初段路的建筑，实在是最费周折的一段。离城一英里的低地里，就是一排很坚硬的岩石小山岭，路是不得不从这中间去开辟出来的。山岭的两旁，各有炮台，数千年来，就是保护这低洼富饶的大理府谷的天然要隘。为筑路之故，这山岭的一大部分，不得不用火药来轰炸。筑路工人，尤其是那些部落里的族人等，喜欢听爆炸的声音，与夫看随后就飞起的尘灰与大石的狂涛，总老不管当局者的警告，爱立得很近很近；而点火药的孩子们呢，又是没有经验的居多；所以，结果，在这一段路工程里，牺牲者比较得多。而只有在这一段那么的地方，我偶然见到了近代的机械，（当然，在造桥的地方，机器一定还要多些，但我却不曾见到，）那就是在岩石中打洞装炸药的穿孔机。除此以外，则一切用具，差不多完全是二千年以来所习用的旧式的工具。

云南龙主席曾对英国方面有过这样的约定，就是假如在滇缅交界的地方，缅甸境若要筑路的话，他愿意供给人工的劳动者。这一条路的筑路工人，除了技师和测量队员——大部分是云南大学的毕业生，——以外，都是沿路附近的居民自愿的征工，不给工薪的。有几处居民稀少的地方，不得不远征到离路线有好几日路程的村落或苗瑶等部落里去的时候，当然老百姓们也不见得喜欢；但因为是在两国交战的非常时期，这也非得强制执行不可。

除了象永昌，龙陵的几处，是路线上的主要县市，人口比较繁密之外，新路全线两旁的地方，居民是很稀少的。在偶尔逢着的几个小村，以及可以投宿驻马的数处旅舍小集之间，我们每有行走几英里路而不见人烟的时候，这中间尽是密密的松林和石南树的丛莽，间或有个把老妪，在道旁卖茶，但数目也并不很多。有些小市镇的居民，对这公路的开通，当然是很欢迎，因为他们将来在商业上，是很便利而更有希望了，可是对于离路线稍远的乡村里的老百姓们呢，倒也不见得怎样喜欢这公路，因为他们是要被征去服役的缘故。照理讲来，对公路最应该反对的，当是赶驮马的那些回教徒了；但是征之过去，在二三年内，省内的公路虽则开得很多，可是对他们的生计，却仍旧是毫无影响，驮马所走的路，是旧日的行旅的路，有时候也和新路相交，有时候也并行在一道或至一英里之长。当两路并行之际，于三四十匹载重驮马的行列之旁，汽车飞驰而过的时候，行列中的或骡或马，自然不得不因惊惶而或有跳上山坡，或有播落所负货物的举动。有一次我在八莫的附近，就遭际过这样的经验，所以，赶驮马的主人们和汽车的司机们之间，感情当然是不会融洽的。

当我在旅行的时候，沿路老有成群结队的工人们遇到。坐公共汽车去下关的那一日，后来沿了路跟了驮马上永昌去的那几日中，都遇到了许多从山区的他们部落下来的罗罗黎瑶等的大队人伕，他们都背负着米包或床具之类，有的也系用扁挑担着的。他们的中间，也有些女人，行路的时候，虽在一道，但做工和开夜的时候，却分开在两处；他们和她们的宿舍，有时老隔着一条溪而相对。路旁的工人临时宿舍，所用的材料，也有种种；不过大抵总是以茅草或稻草盖成的为最多，离开昆明有一天路程的地

方，我们看见有些穴居的洞舍，开在道旁的坚实的黄泥壁里。和河南陕西的穴居情形，差仿不多，到了南部近热带的地方，则有许多村落里，房屋是用芦席盖的了；大约是比较得凉爽一点，可是容易着火，我们在道旁曾经看见有好几处黑黑的烧痕。

在去永昌的途中，我曾进这样的草舍参观过，草舍中的唯一器具，是几张离地有一二尺高的竹床，竹床上铺的是很厚的草席。间或有一二张一样高的木头凳子，摆在床的左右。烧饭，是在草舍中间，地板下挖一个洞以代灶的，所以烧饭时炊烟满屋，烟的出路，大抵是从门里走的。到了午后，他们散工之后，我去参观他们的几间大一点的宿舍，往往见到他们或躺在竹床上息着，或在补他们的布衣服，同时也在和同伴们谈天笑乐，也有的在铺他们的地板。在路上工作的时候，他们大半是很轻松快活，时常地和他们的同伴开玩笑的。当工头来的时候，却又不同了。有一天，我在路上转弯处，看见有一群男人在向一个带着奇形高冠的女子头上倒沙泥，这女子也笑着在向男人们抛掷泥沙。可是当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看见有一个怪样短装的外国人来了，他们就停止了这玩意儿，排列了起来，大笑着来看我了。

云南省的人种复杂，是有名的，各种原人的分辨，实在很不容易。我雇的那个马童，凡看见汉族以外的人，一例地叫他们作罗罗，倘若遇见一位能说中国普通话的部落中人的时候呢，他总要声明他是汉人，与那些野蛮种族，是不相干的。可是日子既久，我也粗粗地能分别出一个大概来了，大抵昆明一带的罗罗，多数是和中国北方的住民，形象是很相象的。只有在永昌附近的黎人，容貌稍为不同，略带灰黑色。大理附近的“民家”女子，装饰奇特。高鼻的回教徒们，当然是波斯种，缅甸界内的许多工

人，又是交趾种了。

当我在那一路上旅行的时候，路是已经筑好了，只有在澜沧江及萨伦河上的许多桥梁，还没有完工。我们所通过的桥，还是些旧式的铁索桥，在永昌，听见那些瑞典的传教师们说，萨伦河上的新桥，也已经架好，可是几礼拜之后，在八莫，又听说桥脚的一面坍了，技师们正在另一地方打桩造一所新的桥。

可是，现在，几个月之后，这路是完全造好，已经开始行车了。这远处在内地的新要南，因此路的一通，与近代文化有了接触的机会，将起一个大大的变化，是毫无疑问的。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马尔泰岛

李良·克来格作

早晨——一片青玉色的海，天上没有微云，阳光照得通明。一只定期航海的船，慢慢地，谨慎地，进一步退一步在从各种海船的中间，驶进马尔泰的大海港去，四面八方，尽是从海面直立的花岗岩的巨石，炮台点缀在它们的中间。有天然的炮垒，有人工的炮垒，它们屹立在那里，正象是从海面上涌出来的大块磐石，花岗石的危岩和海面成一直角，壁立着又象似房屋的围墙。在这岛的另有些部分，凡是石灰岩形成的地方，岩壁为海浪所冲击，便成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与岩穴，自然造成了很多的船只停泊处，——但是这些好地方，却是从海港之外，丝毫也看不出来的。

常被比作雄狮之卧坐，有直扑非洲之势的直布罗陀，实际上，比到这一座金汤永固的岛城，在庄严险峻的外观上，还差得许多。

在这里，目之所接，上下左右，尽是些炮台。新的，旧的，已

经废弃的，正在加紧活跃的，英人所筑的，法人所筑的，总之，尽是些数不清的炮台。

在有史以前，当非洲和欧洲还连接着，而地中海还没有的时候，马尔泰也许是一条连山的高峰，为河马之群所出没的地方，峰上也许有同山羊似的象群，与绝大的海鼠在游行。从已经变了化石的这些兽类的遗骨，与海港的高深度来看，这一个假定，当然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不问马尔泰的究竟是否曾为连山的高峰，而大自然对于它的形成，确觉得有些得天独厚之处。

一座炮垒的岛屿，四面环绕着透明的海水，水里面游竞着无数的鱼群，——这确是一个绝好的开端。

然后，大自然更在此山的高处，赋与了一大块同海绵似的珊瑚质的地方。下面又有一层蓝青色的粘土，——是海水所渗不透的。雨水落在珊瑚质的土上，渗沥下去，到了粘土层而积住。最后，这些雨水就变成了无数的清泉，终年不断，涌出地上，更被汇聚成众多的水道，就成了农民们所最宝贵的灌溉的命脉。此外——为完成她这一创造工作之故，更给与这海岛以一种适于健康的气候，以及宜于种植的腴土，致使每年有三次两次的农作物好种，而果实，蔬菜，花卉等又最容易在这里发荣而滋长。

假使在春夏的时候，你去游历马尔泰岛的话，那你在空气里，就可以闻到紫罗兰的香气。蓝色的白头翁花与毛茛花，开遍在路的边沿。马尔泰特有的石楠灌木，到处都是。以绝大的人工筑起了花坛，被那些清泉所灌溉，绯红的罂粟花枝尽在青绿的农作物中间摇摆着演作波纹。在花园里呢，著花的灌木与一年生草各排列着大胆的阵形；而从大树的枝头哩，则紫藤的长蔓，又垂

垂悬挂到要触地的样子。这不是象一座真正的乐园了么？但是，可不，——也大大地不然！同伊甸的乐园一样，马尔泰岛上，也有它的蛇类（有两大种类，但并非毒蛇），蜥蜴，刺猬与鼬鼠可说是岛上的特产——但是它们却不会去诱惑一个马尔泰的夏娃——两百种不同的候鸟，使果树园的管理人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开花容易，结果自然也不烦难。马尔泰的无花果，桃子，杏子，橘子，与葡萄是世无其匹，而忙蜂从这些花中采酿的蜂蜜，也是天下无双的。除了群鸟向果树的袭击以外，马尔泰人还须要防护着赤道上的花信狂风，这狂风的暴力，可以使船舶与种植物同受摧残。远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有一次暴风将六百个居民葬送到了海里。现在，可有一条完善的防波堤在保护船只了。

从停泊在海港中的船上，象上面所说的那些极度丰腴的景状，是一点儿也看不出的。在四面周围，眼睛所接触到的，只是些坚固的岩石，除非要伸长脖子，远远还望得到首府伐来措的轮廓，刻划在天空。即使你对那些意大利的高城——市镇与乡村——是看惯了的人，对于这一座高踞在花岗岩顶上的城镇，可也不得不起望洋兴叹的心思，因为从表面看来，明明是无法可以攀援上去的。可是，码头一过，你瞧，这不是一架升降机么！升降机上升了，四面包围住你的，尽是些坚固的岩石。上升，上升，在阴沉沉的半黑暗之中再上升。时间一分一分过去。终于升降机停了，旅客们步行出来，便到了上层罢拉加的走廊地带：围着这走廊的，是美丽的石柱与靠胸的栏杆。这里俯视下去的高度，可以使你头晕，但是远眺开去的景色，又可以使你惊奇。下面哩，是两个海港，前面哩，是闪耀着的地中海的微波。

马尔泰的历史，可以远溯到纪元前十六世纪，当腓尼基人在

这岛上定住的时候，因为地处在地中海的中心，它一向是战略上所必争之地，一朝一朝的文化创造者无不视之为禁脔，咸欲得之而甘心，所以希腊兴起之后，就从腓尼基人手里争夺了过来，其后便转转循环，从希腊人的手里到了加他基人，罗马人，戈斯人，娩惭丁人，慕尔人，诺尔曼人与亚拉贡人的手里。到了纪元后的十六世纪，它就变作了那有名的圣约翰武士团的堡垒。然后，在一七九八年，又为拿破仑所征服。他虽只仅仅占据了这岛六天日子，但当他离开该岛之日，却尽携去了那些由他的兵士向宝库和教堂中所虏掠得来的珍奇遗品与珠宝之类。二年之后，法国为英国所屈服，其后有一时候马尔泰成了独立的自治领，也变作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大本营。到了现在，马尔泰可完全是英国的了。在伐来搭的皇宫广场上，刻着既深且大的一些拉丁文字，是在表示马尔泰对英国的忠诚的："给与伟大而常胜的英国，这些岛屿，是由马尔泰人的爱以及欧洲的公意而给与的。"在公共汽车与揭示牌上，都揭着："马尔泰是英国的。英国万岁！"等标语。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被这许多民族所占领过的结果，所以伐来搭的建筑式样，是很醒目而互不相同的。那里有许多很精致的旅店，两个瑰丽的教堂，（但多么残酷啊，它们现在可都被兽机炸毁了！）一间很合适的歌剧戏院，在数英里之外，则更有那座旧日的首府城堡，叫作"雪塔·物基阿"。处处都富有奇趣，处处都值得一看，尤其是那座圣约翰的伽蓝寺院。这座寺院的外面虽则是很朴素而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但是外来的旅人，没有一个不会被内部的富丽装饰所惊倒的。有色大理石，精工镶嵌品，以及无数的无价名画，触目皆是，在这一切珍奇之上，更镇座着那一座世界有名的银制的神坛。这教堂虽曾被拿破仑的士兵所劫掠，也惨无人道地被摧

毁了一部分，但纪念那四百个耶路撒冷圣约翰宗教团有名的武士团员的墓门巨石，却依然地无恙。这地层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墓穴。

在市府的中间只有一条宽广的大路，是一条阶段很多的街，也没有平坦的马路，也没有石砌的铺道，只是一级一级的阶段而已！阶段的两侧，鳞比着屋宇，其余可多是曲巷斜街，有点儿象意国的拿波里了。岛上有的是公园，都是设计得很好，管理得很好，花木种植得很好的；也有一个跑马场，现在可暂时权代作了一大蔬菜的种植处。坐在一驾马尔泰特有的马车里，跑到伐来搭郊外的“弗洛灵那”去看许多花园和圣安敦尼奥的种橙橘的场圃，真是一个有趣味的好历程。一到了乡村，路就尽在绿色的稻田里转来转去，石墙的外廓，会使人想起英国的乡村，而在远处哩，又是水道的桥梁，描画出一个图画似的背景。那种小小的马尔泰特有的马车，是一种英国旧时的邮车和四轮马车之间的车子。被一只强壮的驴子拖着，四面是开敞的，头上有一个白色的车盖，车上可以坐四个人。前面高高的箱座上坐着驾车的御者。若遇必要，他会以柔软的，慰抚的语气，促那小小的驴子往前赶路。

在那些精致的旅店之中，喀斯蒂尔旅店却特别占有那地方的荣誉，因为这里曾经是耶路撒冷圣约翰宗教团武士们及该团大团长多年的住所。这一个有名的宗教团体，于十一世纪在巴列斯坦成立以后，一直继续维持到了十八世纪。该团的团员，大抵是欧洲各信旧教的贵族中的出身，当英国占有马尔泰的时候，这团体还是由二十四名家出身的团员们所组成的呢！这宗教团体的目的，是在保护与照顾那些参拜圣墓的耶教信徒巡礼者，他们于参加入该团为团员而起誓的时候，还加有保持着高洁，清贫，与服从等戒律的誓言，该团的标帜，是一件黑的袍服及一顶僧帽，与

戴在左胸的一个八角形的十字徽章，就是那有名的马尔泰十字章。在十二世纪中形成军队化了以后，他们对于几次三番的攻击——大抵是回教徒的攻击——都保全了他们的权利。在数世纪之间，他们在爱格儿，在罗慈群岛，在脱里波利，都曾和土耳其人交过锋，可是他们都不曾得到胜利。为了他们所有的财富与威权（这当然是和他们的誓约相背的）之故，他们大为欧西的各君主们所嫉视，而在一八三八年，亨利八世且还没收了他们在英国的财产。他们的在马尔泰定住，是与马丁路德的提倡宗教改革是同一时期的，可最后他们终于把全部力量集中到了马尔泰，于是便成了举世闻名的马尔泰武士团。而也是在这里，于一五六五年，他们曾经抵御了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大包围。这次的敌国也是土耳其，不过这孤岛上的堡垒，却比爱格儿，罗慈群岛，脱里波利全都难攻，最后终于因西西利的援军开到被解了围，敌人伤亡无虑有两万五千人之多。

凡是到过马尔泰的人，总不会不到圣保罗教堂下面的岩洞去一游的，因为保罗使徒在这岛上屯留的三个月中间，所住的就是这一个岩洞。

在这东地中海的区域里，历史与神话是携着手在并行的。圣保罗与优力栖斯简直突然都变成是有血有肉的人。在人生努力的一点上是天下无匹的圣保罗，从克里特岛出发之后，就由披枷锁的一囚徒而突变成了一员斗士。地中海的狂风巨浪使那一只脆弱的小舟全作了苍天庇佑下的可怜虫，历时有两星期之久。在小舟上的人全部，除了圣保罗以外，都相信他们是已经没有命了，可是马尔泰终于在望了，而那只小舟也便被风浪卷进了现在是被叫作圣保罗湾的海港里。在这湾的进口处有一个叫作赛儿蒙的小

岛，这一位使徒的巨像，直到现在，还雄立在这一个岛上。

至于马尔泰人呢，他们却是一个可爱而优秀的民族，身体结实，不高不矮，皮色比大部意大利人还要白，有着一双黑色的瞳神和一种高雅的丰彩。他们似乎和西西里人不同，完全没有沾染到黑色人种的混血。他们都是克勤克俭·性情幽默，印象极佳的人。他们对他们的家畜特别喜欢夸耀，这些家畜也象他们自己一样，是很结实的，又强壮又美丽。

岛上通用的通货是英币，六分之一的人是说英国话的。法庭上用的是英语，而大部分的教科书也是用英语写成的。而同时在他们自己之间，则无论高下，说的都是腓尼基系的马尔泰语，这和意大利语又完全不同。对于教育的提倡，真也可说是无微不至了，有小学，中学，日校，夜校，并且还有一所大学，学费都是极低极低的。

马尔泰的花边织物，是不待赘说地世界著名的，可是对于作药品用时是很名贵的鸦片，却产自马尔泰岛，以及对这药品的制作保藏，又是很费苦心的两事，可不大有人知道了。

当一只定期航行的大轮船慢慢从那大海港驶出来的时候，夜阴也渐渐地笼罩下来了。海水已不是深蓝，而带着夕阳残照的余辉。它们变成暗黑，给人以沉静与苍凉的感觉，从岛上投下来的许多长影，会交错在波头。轮船的行驶一经加速，当引擎发出振声的时候，一切就会变得模糊。不久之间，这岛就只会剩一个岛屿本身的轮廓，以及一种强而有力的巨大印象在你的脑里，这就是马尔泰岛的全貌。

译者附注，此稿同时在《华侨周报》十期发表。

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四——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幽默的谈话

史蒂芬·利科克作

我所记住的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的朋友阿元在他的洗衣作后面的一个小屋子里告诉我的。

阿元是一个中国青年，有着一副庄重沉默的脸色，有一种沮丧而沉思的癖性，如在他的同伴之间差不多时常可以发现的。我和他已有几年的友谊，并且老是长夜的在他洗衣作后面那个灯光黯淡的屋子里一道儿吸着烟陷入沉静的默想中，我完全为我这位朋友的性情和想象力迷惑住，我相信这是东方民族的特性，使他忘却他的卑陋职业面苦恼创出另一种内心生活来。这样，直到我写下这篇故事的那天晚上以前，对于他的心理的分析，我还是徒徒茫然的。

我们所在的那个屋子既小又黯，除去所坐的椅子和一张小桌子，没有其他家具。一支蜡炬的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它，我们吸着烟，让烟丝雾般的迷漫着。在墙上，粘贴着一些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粗俗的图画，用它解除四壁的空虚。这其中有一幅钢笔画的人像，

从任何方面看来，都是引人注意的，那是一个漂亮的青年的面孔，面却表现出无穷的愁闷。不知怎的，我老早就知道，阿元有一个深重的悲哀而且事实上跟这幅画有点关系，好几次我打算问他都不如意，直到那一天晚上，我才明白了这张画像的小史。

当阿元打开他的话匣子时，我们已在沉默中吸过了一忽儿烟，我的朋友是一个受过教育而且有相当学问的人，他的英国话，句法结构虽然很好，但发音方面却是那么的滞慢平板，脱离不了他的土腔，这一点我却模仿不出来呢！

他说："我晓得你已经调查过我这位不幸的朋友五十六号的画像，但我并没有将我的心灵的丧失告诉你，今晚是他的遇难年纪念，我很愿意抽一点儿时间来跟你谈一谈。"

阿元停了下来，我再吸燃我的烟，点点头，表示我在聚精会神的听。

他继续说："我记不清楚五十六号踏入我的生命中的正确时间，查查我的帐簿便全晓得的。但我没有那么麻烦过，在当初我对他并没有比任何其他顾客发生更大的兴趣——这或许是由于我们发生关系期间，他多是叫一个小孩子送衣衫来而他自己从未来过的原因。后来，我察出他已成为我的经常顾客，于是，我便分给他一个号码：五十六号，并且开始推测他是怎样一个人和干的什么事。对于我这位不认识的顾客获得了一些结论，他的亚麻布的衣服，可以表示即使他不是一个富人，起码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并且，从他每星期六晚上送来同样数目的衣服，从他一周穿一次礼服的衬衫推测，能够知道他是一个过着规律的宗教的生活而且参加着正常的社交的青年，其次我还可以告诉你，在性情方面他是一个谦恭有礼的人，因为他的白领只有二吋高。"

我惊奇的注视着阿元。一位可爱的小说家所发表的作品（福尔摩斯侦探案）使我熟悉于一种分析和推理的过程。但是，这位东方朋友的显示，却是我意料不到的。

“当我起初认识他时，”阿元继续说下去。“五十六号是一个大学生，自然，关于这点，我是好久不知道的，不过在相当的时间，四个月暑假他离开了镇上，当大学举行考试的时候，他的衬衣袖头送来我洗时发现有年月日，法则和几何定理，从这些事实我可以推想得出。

“他的大学事业，我是抱着极大的兴趣关怀他，在这大学的四年中，每星期我都给他洗衣衫。由于我和他的长久有规律的关系和我的观察所得，我可以知道这个人具有可爱的德性，因此，我起初对他的那种尊敬，进而变为一种极亲热的友谊，对他事业的成功，更异常的系念着，每次考试，我都是尽力的协助他，把他的衬衣浆硬到肘部，让他在可能范围内有抄写夹带的余地。

“当他最后一次的考试时，我心中的忧念，这里我打算叙述，只单从这一点看来；当那次考试时他不自觉的用手帕当作了笔拭，我可以推想到他的学校生活是进入了一个严重阶段。经过这次考试后，他的道德是比以前进步多了，因为他领头上的注释过去是抄上那么的多，而现在只是一些普通所不易记忆的纲要。

“在六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我在他送来的洗衣包中发现一件胸襟密洒着酒迹的绵纱衬衫，这样我明白五十六号已经参加过一个文学士的聚餐，我简直欢狂起来了！

“就在这年的冬天，我注意到他用手帕当着笔拭的习惯，在他最后几次考试时几乎成为一件常事，由此我知道他是再进而研究法律了。在这一年中，他每周送来的洗衣包中多是不见有精致

的衬衫，我可以推得出来他是正在尽心的研究的。

“然而，就在研究法律的第二年冬天，他的生命的悲剧开始了。

“以前，每个星期一次，顶多也不过两次的衬衫，现在增加到四次了，同时，丝质的手帕代替了过去的棉质的，我明白他有另外的缘故，显然的五十六号放弃了他的紧张学生的生活参加社交了。立刻我又更深刻的明白五十六号陷入恋爱生活了，这是用不着怀疑的。他一个星期换七次衬衫，麻布的手帕在他的洗衣包内是不见了，白领子由二吋增高到二又四分之一吋，最后竟增高到三吋。那个时期他的洗衣账的清单可以告知你，他于他的衣冠是多么的慎密和讲究。在那些日子中，我记得光明的希望和黑暗的绝望是交互的占据了他的心坎。

“每个星期六的那天，我总是怀着热情的战栗打开他的洗衣包来，迅速的首先望上那么一眼，看看他求爱的反应如何；一方面，尽力所及用种种方法来帮助我的朋友，他的衬衣和白领子简直是我的艺术的杰作，当我用粉浆洗的时候，我的手是兴奋得发抖啦！

“他的爱人，我可以知道是一个勇敢华贵的女子，由于她的影响，提高了五十六号的整个性子，他觉察到那些活的袖头和前衬衫（衬衣之仅有前部穿西装时用之时）是一种不屑的欺骗行为，首先是抛弃了前衬衫，过后在他的热情之下，活的袖头也废弃了。现在，我是不堪回忆起那些爱情顺利地进行着的光明快乐的日子。

“那时候，五十六号的快乐似乎占据了我的整个生命，我只有星期六星期六的生活下去，我心中的希望和绝望是随着他的假

期前衬衫的隐现而降。

“那是在冬天快变成暖和的春天的时候，五十六号凭了他自己的勇气应付他的命运，一个星期六，他送一副崭新的白背心，一件精美的衣服，这些，直到现在是给他的谦逊的性子避免未用的。我明白其中的用意，我尽了我全力的艺术技巧来整新它。在第二个星期六，这些，又送来了，我发现一个温暖的小手的痕印，亲热的留在右肩上，我可以知道五十六号恋爱成功了，我简直高兴得要掉出泪来了。”

阿元又停了下来，沉默着，他的烟斗已发出一丝细微的声音熄灭了，冷冷的握在他的手中。目光凝视住那为烛光照耀得闪动着模糊的影子底墙上。后来他继续说下去：

“我不愿追思那个随来的快乐的日子——夏天用的华丽的领带，白的背心，洁净的衬衫，高的领子，为这挑剔的爱人只用过一天，我们的快乐是完全的，从命运里我不会再有要求。唉！快乐毕竟没给注定延续下去。

“当那光明的夏天凋残到秋天时，对于他和她的一个偶然的吵架，我是感到悲哀了，——只是衬衣又减下到四件，或者被遗弃的领口和前衬衫又出现了。不过随便调解了，在白背心的肩膀上，有着懊悔的泪痕，而且七件衬衫也再送来了。然而，这个争吵竟扩展成一种常有的动情的大吵，背心上留下的遗迹是钮扣给撕破了，衬衣又减到三件，然后二件，领子也降低到一又四分之三吋。

“我对他的最大的关怀，对他的每一种调解的努力，及那种尽量将他的衬衣和领子浆洗得发光的苦心，现在我才明白都是徒然的。

“一个可怕的月份过去了，那些假的衬衫和活的袖头，统统送来了，象是这情人以虚伪光荣一般，终于在一个凄惨的晚上，打开他的洗衣包发现一大堆假象牙质的硬领，我心里明白，她是已经弃了他啦，当这时我那可怜朋友的苦痛我不能给你一个清晰的观念，只说他由用假象牙变而用蓝色法兰绒的衬衫再由蓝色而改用灰色的衬衫便可想而知的了。最后，在他的洗衣包中有一条红的手帕，这是告诉我，失恋的刺激，使他神经失常了，我最担心着他生命的危机。

“然后，一个痛苦的期间到了，足足有三个星期他没有送衣衫来洗，过后，突然的他送来我从未接收过的那么一大包，象是他的财产全消灭在这里了。在这时给了我一个莫大的恐惧，我发现一件衬衫的胸部被鲜红的血染污了，而且还给穿通一个洞，这是表示一颗枪弹穿过他的心胸烧焦了的。

“我记得，两个星期以前，听到街头的小孩子嚷着一个可怕的自杀底消息，我断定那必然是他，一时我悲伤得全身痉挛起来。一阵悲哀，过后我为使他永恒存在我的记忆中，是有相当的熟练，完全抓住了他的容貌的表情。这帧画，自然为你所知道的，是想象中所成，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五十六号。”

说到这里，店铺外门的门铃响了起来，进来一个顾客，阿元带着一副逸静的神态走了出去，并且在店铺里逗留了一些时刻；当他再进来时，似乎没有心情，再叙述关于他的失去的友人的事啦，立刻我便离开了他，怀着满腔的哀痛回到宿舍里来。

在归途上，我是如何的失神于我的那东方朋友的悬想的同情力，但是一块重铅压住我的心头，——我极愿告诉他一些事，但我又不忍述及了，因为我不愿破坏他那种空中楼阁的幻想。

虽然我的性情是孤寂而不好交际，也没有过义我的朋友所想象的恋爱生活，但是，我的脑子里萦绕着一个清晰的记忆：一年前，我曾给他一个大的洗衣包，那是因为我离开镇上三星期，所以比平常的大些。而且，倘若我的记忆没有错，那末在那个洗衣包中有一件因放在手提箱中给一瓶打破了的红墨水染污的衬衫，并且当我扎包时，从我的雪茄烟掉下的烟灰烧破了一个洞。再说吧，即使我这些记忆不一定可靠，但至少我知道一年以前，直到我把我的生意换到一家更时髦的洗衣铺时，我在阿元处洗衣的号码是五十六号了吧。

一九四一年冬寄自新加坡

原载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成都《创作月刊》创刊号

其 它

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创造社同人　田　汉　成仿吾
郁达夫　郭沫若
张资平　郑伯奇
穆木天

（上名以笔画简繁为次）

社址马霍路德福里三百念号

第一期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

创刊号内容一斑：

棠棣之花（诗剧）　郭沫若

圆明园之秋夜（小说）　郁达夫

离婚（戏剧）　成仿吾

怅望着祖国之天野（小说） 张资平

咖啡店之一夜（戏剧） 田 汉

初之一课（小说） 郑伯奇

一个流浪人之新年（小说） 成仿吾

春潮（小说） 郁达夫

诗若干首

文艺批评

读书杂记

读者俱乐部（专供新进作家发表创作及交换智识之用）

原载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第一版

郁达夫启事

我平常做的东西很少，这很少的作品也只在《创造》上发表，并且发表时都署我的真名。近来有许多朋友写信来问我，以为某报上的两篇小说是我做的，我不得不在此地声明一句，"我并没有做那两篇小说。"我更要请我的朋友注意，我是从来不用雅号的，请请君不要弄错了。

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创造》第一卷第四期

《创造日》出版预告

最近上海《中华新报》将扩张篇幅，愿专辟一栏以登载我们的文字，我们是乐于承应了。我们定名为《创造日》，一周之内将与爱好我们的读者诸君相见。

我们除《季刊》、《周报》仍照常进行外，于今又添此日刊，我们一方面虽感受着责任之艰剧，然于别方面亦乐得多辟一片荒场，足供天下的无名作家们栽种。

朋友们哟，梅雨期快要过了，“自然”的威势已经达到了最高潮，我们的精神不是沉潜的时候。

朋友们哟，来！来！我们每日地开荒播种。

原载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创造周报》第十号，题名《特别启事》

《现代评论》出版预告

国内的空气，近来更觉沉寂了。无论在那一方面，我们觉得非有一番强大的变革不可；本评论就是为成就这种使命而产生的。拟每周出十六开三十页的小志一册，内分政治文学两部，执笔者除太平洋杂志社及创造社同人外，尚有多人，出版期日，决定后再行登报公布。

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创造周报》第五十二号，题为《<现代评论>启事》

预告《读了〈广州事情〉》

刚寄到的仿吾的一篇《读了〈广州事情〉》，虽由编者立交印刷所，但因这期急于上印，实无余地插排。除在这里预告一下外，并向作者致歉。

原载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七期

达夫启事

达夫因旧病复发，拟暂赴乡间静养。以后所有出版部编辑事务，暂由王独清君负责。前此所投各稿件，因堆积众多，拟逐次选择登载，望投稿诸君原谅。

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新消息》第三号

郁达夫启事

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由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

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申报》第一版

郁达夫启事

达夫卧病经年，蛰居乡下，交游断绝，与世无缘。即偶尔有二三青年，远道赐访，亦大抵因病而不能接见。穷极无奈，虽亦学作一二无聊文字，以易柴米。然此等文字，皆系末路者之商品，其目的在求免于冻馁，与任何社团，集会，杂志，个人等，固不发生丝毫关系。近闻宁波，上海等处，颇有不良青年．或以书函，或以稿件，或以个人口头，大事宣传，横施诳骗，实令达夫汗惭无地，愧对中外诸相识及未识之友朋。因特借北新刊物余白，登此启事，敬告诸君：一，达夫从不作介绍说项等书函。二，达夫与任何集团，个人，久不发生关系，一切责务断不肩负。三，达夫向人告贷，支取款项时，大抵亲自扶病前往，决不以书类托人代取。四，达夫有稿出售，皆系由达夫直接交稿，决不托任何人代售代交。上举四事，系言其大者，至如奇异难测之新法诳骗，则又告不胜告，深望知达夫者及时审度，严行戒备为幸。

原载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九号

私窃创作原稿者赐鉴

谨告者：郁达夫先生未完之创作原稿《没落》的头上数页，不识被何人窃去。现郁先生因欲续成此稿，急在找寻。如有人能将该稿送还，或告以私窃人姓名者，本局当予以相当酬报。报知信件乞寄至北新书局编辑所内。

原载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申报》第二版

《开明英文读本》评语

这几本读本，我觉得是看过的及用过的各种教本中最完善的东西。

原载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中学生》第十四号

军阀的阴谋　消灭异己的政策

这是国内军阀间的阴谋，乃利用外国的武力，以遂消灭异己的政策。

原载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上海《文艺新闻》第二九号"日本占领东三省屠杀中国民众　文化界的观察与意见"栏

寻找鲁迅的启事

前北京大学教授周豫才，原寓北四川路，自上月二十九日事变后，即与戚友相隔绝，闻有人曾见周君被日浪人凶殴。周君至戚冯式文，因不知周君是否已脱险境，深为悬念，昨晚特来本馆，请求代为登报，征询周君住址。冯君现寓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如有知周君下落者，可即函知冯君。

原载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上海《申报》临时专刊“脱险与失踪”栏，题为编者所加

黄山札要

一九三四年（甲戌）三月，应东南五省周览会之邀，想去黄山。但一则因天寒雨雪，不便于行，二则因同去者，都不愿去。所以只在齐云岩下，遥望了几处黄山的峰顶。闻安徽建设厅，在赶筑公路，使游人能坐汽车至黄山脚下，可免去自徽州或歙县去的百余里路陆道，则此后去黄山的机会更多了，迟早总打算去一次的，现在先把从各志书及游记上抄落来的黄山形势里程等条，暂事整理在此，好供日后登山时的参考。

摘自《安徽通志》的记录

黄山在徽州府西北三十里，（歙县西北六十里，）旧名黟山，唐改今名。山高三千七百余丈，盘亘三百里，当徽宁二府界，世传黄帝尝与容成子，浮丘公炼丹于此，其后又有仙人曹阮之属栖焉。汉末，会稽太守陈业，亦遁迹于此山。《舆地纪胜》云，黄山诸峰，有如削成，烟霭无

际，雷雨在其下。又时有铺海之奇，白云四合，弥望如海，忽迸散，山高出云外，天宇旷然。山有三十六峰，水源如之。（旧志不载峰名，今补注之：有天都，青鸾，紫石，石人，桃北，莲花，硃砂，叠嶂，芙蓉，炼丹，丹霞，云门，紫云，云际，云外，棋石，采石，石门，石床，石柱，仙人，仙都，望仙，上升，浮邱，轅轩，容成，圣泉，清潭，布水，九龙，飞龙，狮子，松林，翠微，掷钵等，凡三十六峰。又别有始信峰，一培塿耳，白鹅峰即李白送温处士归者，皆在三十六峰之外。石人或曰老人，掷钵或曰钵盂，叠嶂或讹胜莲，云门或讹鹅刀。炼丹峰里许曰海门，光明顶为前海，狮子林为后海。）又有二十四溪，十二洞八岩，详具山志。《郡国志》称天目高二万仞，而低于黄山者；以徽郡已与天目齐，而此山又特高也。山中多黄连紫术，有汤泉，出香溪中，常涌丹沙，浴之愈疾。西北类太华，故前世亦名小华山。

游黄山记

元汪泽民婺源人

黄山在宣歙境，雄镇东南。山之阳，逾百里，为歙郡治，其北，三十里，为太平县，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当通都大邑舟车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余始得游焉。山西之麓，田土广衍，曰焦村，莲峰丹碧，峭拔攒蹙，若植圭，若侧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开，云烟晴雨，晨夕万状。由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汤岭，仰

视群峰，犹在霄汉间。冈阜蟠结，凿石开径，嵚崟欹危，瀑布声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飞泉洒巾袂，当新暑，凄然而秋。又十里，憩祥符寺。寺前淙流，走万石间，山皆直松名杉，藤络髟被，蓊蔓茏茸。下有灵泉，自硃砂峰来，依岩通二小池，上池莹澈，广可七尺，深半之，毫发可鉴。泉出石底，累累如贯珠不绝，气氤氲若汤，酌之甘芳，盖非他硫黄泉比也。明日遂试浴，垢旋流出，纤麈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气爽体舒。相传沈疴者，澡雪立瘥，理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名灵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额。又龙池距寺左三里许，奔流喷薄，泻石潭中，亭午照烛，五色璀璨，诚灵物所居。夜闻啼禽声甚异，若歌若答，节奏疾徐，名山乐鸟，下山咸无有。行寺旁，近见数峰凌空，僧指云，“芙蓉、硃砂，其尤高者，天都峰也。”上多名药，采者裹粮以上，三日达峰顶。予心甚欲游，而鸟道如线，不可，乃止。凡再宿寺中，还至焦村之三日，行三十里，游翠微寺。古松修耸，石涧横道，僧桥焉，覆之屋，以息游者，清冷静邃，已隔尘杂，余为榜曰“翼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此麻衣师卓锡处”，泉亦清美，不涸不溢，一峰卓然独秀，直峙东南隅，曰翠微峰。其条支回互，寺居盘中，故诸峰俱隐不见。明发，行十五里，过白沙岭；往往攀崖壁，牵萝蔓，或小木贴岩若栈而度，几不容武，旁临绝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窥。又七里，至绝顶；顶平广，倍寻方，据石少休，时晴雨旭霁，气象澄洁，环视数百里，冈峦墟落，历历可数。九华绿翠，若莲开陆，焦村向所见峰，皆平揖座间。俄顷，白云滃起，遥山近岭，如出没

海涛，仅余绝顶槎浒天汉中，倏又敛藏如扫，如是者三，可谓奇观矣。日暮抵寺，亦信宿焉。又二日，从村北十里，登仙源观。至元中，新安吴万竹习静兹壤，尝衔易宛陵，夸诩其胜，余赠诗还山，今竹存而吴遁已久。林阜周密，南列翠峰，链形引年者，固其所栽。既还，憩吾宗公仲云松楼。越十日，逾兴岭而南，所谓三十六峰者，骈列舒张，横绝天表，众岫叠岭，效奇献秀，尽在一览，行田畴竟，乃登楼岭，陟小邱，道左竹杉阴森中，小径萦纡，屋才数间，一僧奇庞近八十，煮茗进果，自言结构力田，闲时持经翫空，历二十闰矣。门外营草亭，往来休焉，庳陋且坏，余将改筑，亭之右丈余，南峰翔舞迎乎前，北陇奔跃驻乎后，左右翼如景益清，名之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岩曲折，抵白龙潭，巨石硿谺，汹湧冲击，深不可测，岁旱祷雨立至。又度板桥，有小庵，食濇苦修数辈居焉；尝有逃空谷者，出奇方，疗人疾颇众，既亡，瘗浮图中。余特征夫山水缪绕，自为奥区于高峰之下，由兴岭抵此，四十五里，人迹辽邈，可屏尘事，遂宿焉，听泉而去。道途为里若干，皆樵牧负贩者，隐度云然，非有嵘以步而计也。昔大德戊戌岁，得兹山图经，神思飞越，而因循皓首，甫幸一至，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时，宿云收雨，紫翠如沐，山下之人，皆以为山川灵英，有相之者。时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岁也。

（见《重修安徽通志》卷二十五）

黄山三十六峰，以天都，莲花两峰为最高，光明顶为全山正

中绝顶，文字上最初之登莲花峰而留有纪录者，似以南宋吴龙翰的那篇美文为最早，现在抄在底下：

游黄山记

南宋吴龙翰字式贤歙县人

咸淳戊辰（一二六八）十月既望，鲁齐鲍云龙，古梅吴龙翰，足庵宋复一，来观黄山。蹑蹻登高，餐胡麻饭，掬泉饮之，不火者三日，从者皆无人色，率不能从。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霜月洗空，一碧万里；古梅谈玄，鲁齐诵史，足庵歌游仙招隐之章；少焉，吹铁笛，赋新诗，飘然有遗世独立之兴。次蹑炼丹峰，过仙人石桥，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纡路游水帘洞，踏月夜归，少憩兰若，把酒临风，对天都而酹之曰："吾辈与若为熟识，他年志愿，俱毕，无忘此山。"昔欧阳永叔，谢希深辈游嵩山，吹箫歌古调，吾辈倡酬之乐似之。韩退之登华山顶，邑令百计取之得下。吾辈冒万险，人迹所不到，其狂又似之。然韩有诗，谢有书，以纪其奇也，吾辈可无一语，留作此山公案乎？于是乎书。

（见《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十一《艺文志》）

明吴廷简，亦曾登莲花峰绝顶，所著《黄游纪略》，文字亦美丽，因后附有较详的黄肇敏《黄山纪游》一卷，所以将吴著的《黄游纪略》及《黄游续纪》略去。至若徐霞客之两记，亦较黄记为简，不录。

近人黄炎培氏，曾于十数年前去黄山，著有游记，亦至详

尽，唯未到西海门，似乎稍有缺恨。他的游记里，也曾提起过，说《黄山志》外间已绝少。伊去时所见之本，系从僧性海处借得者，“康熙间僧弘济编，十之八为文艺，其言方向位置，皆不了了。志首插图数幅，则侧面风景画万峰如海而无名，愈读愈增迷惘，”反不若黄肇敏纪游之确切。本拟将这两黄的游记，同时抄出，附录于后，但因恐篇幅过长反为不美，所以只将黄炎培氏游记中之总结一段，抄在下面：

“……黄山大概，吾略能言之。天海为中心，其南玉屏峰，左右为天都及莲花。天海之北，为光明顶，为狮子峰；硃砂紫云诸峰，在其东部；云门九龙诸峰，在其西部。上黄山之道，其西吾不知，东南自汤口入，以紫云庵为憩息所，自歙往者，率由此。北自北海门入，以狮子林为憩息所，自太平往者，率由此。其东自苦竹溪入，宜以云谷寺为憩息所，今圮矣。余之行，则自东南入，以捣其中，旋向北行，于临北海处，复折而东南，自山之东路下。第一天，自紫云庵至文殊院，行十八里；第二天，至狮子林，行二十里；第三天，至苦竹溪，二十五里，复至紫云庵十里。……”

（见《中华新游记汇刊》卷二十）

关于黄山的记载，除诸家之游记及明潘之恒之《黄海》六十卷与清闵麟嗣之《黄山志》外，还有一部康熙年间歙县汪于鼎洪度著之《黄山领要录》。上下两卷，共文四十余篇，记黄山各处景物兴革，分条别类，至为详尽，《知不足斋丛书》中有刊本，头上还有

王渔洋宋牧仲的两篇叙文。黄肇敏游时，似亦时时以此录为向导，但究因年代湮远，恐与现在的黄山建筑路线等，有些不符了；并且文胜于质，领要录所注重的考沿革，叙景色等处，又都为我们所想略去的部分，现在只将它的头一篇，象总序似的《黄山》抄出，以示一斑：

黄　山

汪洪度

黄山聚千百奇峰，劈地摩天于数百里内，四面周圆，无偏欹缺陷。正面东南向，玲珑萧散，秀绝人区，然古未有黄山名；后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浙江又北历黝山县，居山之阳，故县氏之。”宋罗愿《新安志》云：“黄山名黟山，在县西北百二十八里，高千一百八十仞。东南则歙，西南为休宁，西北则蔽于宁国府之太平县。相传黄帝曾与容成子浮丘公合丹于此，后又有仙人曹阮之属，故峰有容成浮丘，溪有曹溪阮溪之名。天宝六年六月，敕改为黄山。按江南诸大山，有天目天台之属，《郡国志》称天目高万八千丈，仅及黟山之麓，而黟山又特高；然则邻郡诸山，皆此山支脉也。山有峰三十六，水源亦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有二，岩八，灵迹不可胜数。水流而下，合扬之水，为浙江之源。”愚按《寰宇志》亦称北黟山，黝即黟也；色微青黑之谓黝，色黑而泽之谓黟。山肤剥尽，而骨仅存，空青所凝，遥望成黛；又肌理细腻，苍润鲜华，以黟名山，允为不易。自唐好道家之说，伪撰《周书异记》，引黄帝改称黄山，嗣后遂

因之。明赵昉，则谓黄山隤然中居，委和四表，有坤道焉，故名。亦足洗异记之陋。尝考《水经注》，载上虞陈业，值汉之季，洁身清行，遁迹黟山；会稽典录，谓其隐于黟歙，志怀霜雪，正亮之性，同操柳下；呜呼，此古之表名山者，所为独称述斯人也，人之入是山者，尚亦审所自处哉！

原载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履痕处处》

参观吴山聋哑学校题词

哑者能言，聋者能听，中国无废人矣。

甲戌初夏参观吴山聋哑学校书赠导游诸同学

郁达夫

据手迹编入

参观平津书画版画联合展览会题词

肇野的技巧，唐达的精细（杨叙才、李捷克等的平面版书式的木刻，在中国最能吸引大众），王氏一家，天才辈出，沈福文的遒劲，皆可推荐给大众的。

走马看花的印象

郁达夫

手迹原载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北京《北辰报》“荒草”木运专刊第三十四期

儿童节题词

儿童是复兴民族的后备军

郁达夫

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福州《求是报·私立文华小学庆祝儿童节暨恳亲展览游艺大会特刊》

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

鲁迅：《野草》。

茅盾：《子夜》。

沈从文：《阿丽思漫游中国》。

原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福州《小民报·新村·每周文坛》"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特辑"

祝　辞

在广义的国防之下，文艺当然是重要的一面。《回声》同人，在过去曾有不少的成绩，希望将来，更能够突飞猛进，为复兴民族的先驱。

郁达夫

九月廿四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福州《福建民报·回声》第四卷第一期

对于鲁迅死的感想

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永在。

郁达夫

十月廿一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三日上海《辛报》第一版和十月三十日上海《海燕报》第二十四期

题《福建民报·节约运动特刊》

多难可以兴邦
节约乃能救国

郁达夫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福州《福建民报·节约运动特刊》

厦门馥香堂题词

垂帘不卷留此香也

郁达夫

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题词

黄花岗烈士为建国而殉，
宝山滕县诸烈士为卫国而殉，
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之日是诸烈偿愿之时。

郁达夫在汉口
廿七年三月廿五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九日广州《救亡日报》第一七四号

题《救亡日报》

抗敌救亡　坚持到底

郁达夫

五月十二日

手迹原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广州《救亡日报》第一八一号

《晨星》、《文艺》征稿简约

一、本栏欢迎短小精悍的论文，随笔，小说与独幕剧等。

二、本栏来稿，恕不一一寄还，请投稿诸君豫录副本，自存稿底，庶免错落失去。但篇幅较长或有特殊情形之稿件，请于来稿时附寄邮票，事前声明，不用时亦能代为寄返。

三、来稿经刊载后，当略具薄酬，于每月底结算，每月初支付，另有稿费单奉寄，到后请签名盖章，本埠投稿诸君，请向本报会计处，外埠请向本报代理处领取。

四、稿件用笔名时，请以真名实姓及通信地址告知编者，以便通信。

五、不愿受酬者，请于稿上注明。

六、译稿请附寄原书，当负责重为寄还。

分则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星洲日报·晨星》和一月十五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希望于投稿诸君者！

《晨星》园地，承诸君不弃，得有今日；以后更想再进一步，得如来汉脱 Leigh Hunt 说诗时的主张，成一多样统一的美观；所以深望投稿诸君，于游记、随笔、速写、论文之外，多方面的去采取材料。如书评、人物论、报告、图画（木刻、照相等）等方面，都可以去试一试看。还有小说，无奈长稿太多，短小在几千字以内的独少，这一方面，亦希望努力一下，得产生出如法国人所谓的Conte出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再告投稿诸君

自从达夫来接编《晨星》以后，承诸君的不弃，投来的稿子，特别的多。达夫因为初任编辑，看稿未惯。对一篇稿子，总要反反复复，细看三五次，才能编定，所以费时间特别的长，而诸君心急。每有投函来催促的，说“登即早登，不登亦请发还！”这些催促，原也即是诸位热心的表现，但可苦了我这看稿者，幸得废寝忘餐，头昏脑胀地患了神经衰弱症了。故而特别在此声明一句，暂请诸君静候些时，将来定有令诸君满意的答复！

又有几位投稿的同志，以划一栏地方，为久登续稿之计为请；这事情却很难办到。因为《晨星》领域本来不大，而投稿者大抵也都有割据之心。若一块一块的划定之后，恐后来者无处插足。所以，我想还是照常的散排下去，择时择地，请信用着我，我总不会孤负诸位来投稿的好意。

此外，由长稿太多，实在很难刊出，因为日报上登连续的作品，是一般读者所不乐意的。匆匆敬告。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星焰》周刊发刊祝词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复兴巨业　不弃微言
群策群力　正义是尊
播之众口　悬之国门

郁达夫

手迹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福州《星焰》第四期

编 者 启 事

这一回，因为楚琨先生在《狮声》上赐教的结果，收到的第二者们来信极多，当时因为恐大家意气用事，要弄得读者只听见骂声，不能读到真正与文化有关的副刊文字，所以一律停止发表。并且，我是向来喜欢单枪匹马，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充实自已的，很不愿意拉旁人也掉在无谓的泥浆里纠缠。直到现在为止，这一种文字越积越多了，不得已，就只能选出几篇来登载一下。好在事情，已经隔了几日，大家的头脑，总该冷静了一点了，旁观者清，无谓的议论，大约总能够不再发生。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星洲文艺半月刊》出版预告

为沟通南洋与祖国的文化起见，来出个纯文艺半月刊的计划，是老早就定下的。但一则因为和国内的通信不便，再则因编辑副刊的事情也太忙碌，所以，一直搁下，直到了现在。

我们国内各作家的聚集地，大致是在上海、香港、重庆、昆明、桂林、延安、迪化等处，我于上月向各处的友人发了许多信后，只上海、香港两地的友人，已来了稿件；而重庆、迪化等处，恐怕我的去信，也还在路上，若要等大家的回信和稿件到后，再来编印，恐怕时间上要迟得很久，所以，现在决计于四月十日，先发刊第一期的创刊号。

有许多南洋的稿子，本来是写得很好的，但多因字数太多，日刊容纳不下，现在也还在我的手头，这些当按期地分载入半月刊去。

半月刊的内容，当然是评论、创作（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小品）、翻译都有的，但为求贯彻宣扬文化的初衷起见，翻译自然只能每期容纳五分之一。

剧本存在我这里的特别的多，因地位的关系，半月刊里无论如何也登载不下的缘故。

小说，则长篇的也可以登，但总以短篇或中篇为适宜。

诗歌的创作，本来是很难，并且可用的存稿也很少，深望投稿诸君，在这一方面，再加以充分的努力。

先在这里，做一个预告，希望读者、投稿者，都能和我来做一下有意义的合作。

三月四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编者启事

因为登载了同事郑卓群，即铁抗，金鉴先生的一篇文字之后，致来回往复，不得不登彼此的答辩。结果《晨星》仅有的半面篇幅，全部不得不为这些占去。编者在这里，首先得向读者诸君道歉。

其次，更有许多作品，是预备逐渐在《晨星》上发表的，但因此结果，都不得不暂时搁起，编者在这里又不得不向投稿诸君深深地道歉。

最后，关于此次的论争，当以谛克先生寄来的这一篇为最后的文字。将谛克先生的文字登载完后，当请两方有辩论必要时，可用书面来往，不再割《晨星》的地位，作公开的战场了。

郁达夫　谨启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文协近讯

最近接到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来信，并《抗战文艺》三十二号，三三、三四合刊号两册(系三卷八期，与九、十期合刊)。因系在重庆印的刊物，所以纸质极坏。《晨星》的今明两日，特将其中有价值之文字，转载两篇。《抗战文艺》，现已成为我国抗战期间有全国性、统一性的唯一刊物，在本埠的推销，正在与各书店接洽中。

此外，则文协已于四月五日举行投票改选理事，决定由在渝的百七八十位会员中，举出三十人，另由散居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襄樊、嘉定、香港、陕西、上海、福建、广东、湖南、南洋、新疆等地之会员中，选举十五人，共举四十五人为二届理事。

其余情报，当待下次接信后，再来报告。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九一记者节演剧筹赈宣言

溯自倭夷入寇，国社西迁，我中枢奋威以御强，时已历二年又二月，诸将士请缨以赴义，众岂只一旅与一成？近则捷传晋陇，师逼羊城。江东子弟，行将卷土以重来，淮右英豪，亦既枕戈而待旦。敌困屯沿海，怨结诸邻。诚捉襟而肘见，正日暮而途穷。阿兹胜利将临之日，实我全民效命之秋。同人等有志从戎，无由投笔。漫天烽火，目迷北渚之云，遍野哀鸿，泪坠南枝之雁，思老弱之转填沟壑。谁无父母，念弟兄之飘泊东南，同是天涯。爰决于记者节九月一日，借座皇宫大戏院公演话剧以筹赈。恳乞侨贤共襄义举。推己饥己溺之心，尽为国为民之责，庶几万间庐，因寒士而庇及天下苍生，七级浮屠，救一命而泽润中原大地矣。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星洲日报》

致重庆国民政府电

国民政府林主席、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暨全国各军政长官钧鉴：

新加坡华报记者全体同人，誓以至忱，拥护固定国策，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到底，谨电奉闻。

新加坡华文报记者纪念

九一节筹赈大会主席郁达夫叩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星洲日报》

子和黎公像赞

卓尔黎公，南国之英。
少怀大志，壮仕槟城。
樽俎折冲，功比晏婴。
亦儒亦贾，复擅经营。
林泉退隐，邑里增荣。
古稀上寿，天丧老成。
予生也晚，恨未识荆。
遗容瞻拜，寅感交并。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

曾公锦棠墓铭

曾公义士，泽被乡邻。
忠信笃敬，以德服人。
亦耕亦读，润屋润身。
我友其子，因识其亲。
九原可作，教益请遵。
无惭志墓，郭泰纯真。

原载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

编者启事

昨日本栏曾转载香港《大光报》副刊《大地》中冬江君一文，其中所谈我国内地婚姻风俗，查系过去并非限于一地之陋习，且亦属不常有之事。作者或系关心世道，愿供一得。然事属传闻，又系不确，当为更正于此，并志编者疏忽之歉意。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報·繁星》

介绍杜迪希

杜迪希（Karl Duldig）先生，系奥国之名雕刻家。此次被希脱勒所逐，先来马来亚住，达夫曾与友善，并为介绍雕刻工作。此次去澳洲，深望我国同胞亦能加以爱顾。此间胡文虎、文豹先生，曾乞以为塑铜像也。

郁达夫具

一九四〇、九、一六在星加坡。

据手迹编入，题为编者所加

邝公恒质像赞

天南钟秀，笃生邝公。
幼攻书史，既慧且聪。
弱冠远渡，志比鸿鹄。
忠信勤恳，中外钦崇。
朱提手辟，货殖自丰。
宅心慈惠，乐济困穷。
予生恨晚，未接仁风。
遗容瞻拜，铭感五衷。

原载一九四一年五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

再来提倡《马来亚的一日》

自从很久以前，有人提倡过集体创作，《马来亚的一日》以后，虽则响应者也时时有人，但終于因为工作太艰巨，计划太广大，后来就也被大家所搁置。不过我想，这事情若必须做的话，那不问规模的大小，我们总须想出法子来去做才好。小规模的做，比不做总要好些。现在，我们想和总汇报联合起来，订定一个简单易举的方法，先来试办一下。譬如，各地的读者，不问是从事那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妨先试来写出一日的工作思想行动，投寄给我们。由我们先行逐渐的在晨星和文汇上发表。稿子积得多了，再来选择编订，集合起来出书。

我们因为想使马来亚的作者，在这战事紧张之际，都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所以，重行提出此议，读者诸君，若有更简单更切实的方法，也不妨写出来供大家的讨论。指定那一日的日期，就说“八月一日”罢。

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是好的事情，就应该急做。读者诸君，于读了这一短短的提议之后，若以为这《马来亚的一日》，是值得

一写的，则不妨马上拟定办法，寄给我们，以后在本栏里，我们将特设一栏，登载这关于“一日”的稿件。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马来亚的一日》试征规约

关于《马来亚的一日》，我们想小规模的来试办一下，虽则规模太小，成绩或不能令人满意，但假使这事情是值得一做的话，那不管是大做小做，做了总比不做好些。我们本此精神，现在想和总汇报联合起来试办一下，现在先将征稿规约，简列在下面，希望马来亚各地的各阶层同志，都能抽出一点时间来，来共同帮助此举。

一，一日的时间，先定八月十五日为标准。写作者不限定文艺作家，各地各阶层各职业之男女，能将这一日各人自己的思想，行动，环境及观察等写出者，都可投稿。

二，来稿每篇以一千字至二千字为限。

三，稿到后，先由星洲总汇两报择尤在副刊发表，稿费照给。

四，来稿截止期暂定九月十五。

五，稿子过多时，当由两报组织编审委员会，连同已发表及未发表各稿，编印单行本，凡投稿而被采用者，每人赠送两本。

上举五条简约，取其轻而易举，读者诸君，若有高见，亦请

提出来讨论，凡在八月十五日前三日投到者，我们可以一一刊登。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马来亚的一日》的补充

关于征集《马来亚一日》的稿件的事情，星期六的本栏，已与总汇报的文汇刊登了共同的征文启事。我们的做此事，并不是为出风头，也不是为发大财，实际上只是赔时间与精力的工作。所以，我们想请全马的各报馆，各文化机关，都能牺牲一点点工夫与篇幅，来共同襄助此举。就是请各地的报馆及文化机关能尽一点提倡，集稿之责。此外若能也有副刊篇幅刊登，则直接登载，否则能于截止期的九月十五以后，为化一点邮费，将收到的稿子，邮寄星洲或总汇报，则我们就感激不尽。各地个人，若能襄助此举，则我们尤为感激。

至于印单行本的办法，在马来亚若因统制纸张法令，而不能印书，或出版时，则我们可以想法到香港去印。印刷费用，当由星洲总汇两报筹措。若更有其他的困难时，我们也当想法子来打破这些难关。

总之，我们是为了想对马华文化界服一点务，在我们个人所能负得起的牺牲，我们是愿意牺牲的，若这牺牲范围，超过了我

们的能力时，我们也当另外想出法子来，以期这事的能够实现。虽然，成绩的能不能够使大家满意，当然还是一个疑问；不过我们总以为一件事是应该做的话，做了总比不做好些。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关于《一日》的展期

《马来亚一日》的标准日期，本拟定为八月一日，但后经同人等商谈的结果，都以为时间太接近了，恐怕作者没有多大的预备与思索的工夫，所以展期到八月的“十五”。

本来已存心欲助成此举的人，想拿起笔来写一天的经过，是无所谓准备工作的。不过我们若能把如何写法，一天中间的大事，当捉住那几个要点来写出等，多想一想，则自然下笔时能有更好的成绩。

我们既然定了八月十五为写《马来亚一日》的标准日子，自然希望在这一日的全马来亚同胞，都能够不要轻轻放过这机会，而加以观察，考虑，和反省。当日不写，隔日也可以写，隔日不写，过两天也可以写。总之，要把这一天的一段生活全景写出来才可以。

我们的编订方法，当参考各已成的《一日》巨作，将它们的优点，全般学取。在马来亚地方若有特殊之点，我们也将顾到，须增删者增删，须特别提及的提及。

当日发行的各地英巫印报，若收罗得全，自然也想全部收罗，制版附入。

此外，则读者大众，如有建议，我们也当尽量容纳，以期这一个小小的尝试，或可以得到几分之几的成功。

总之，独木非林，众擎易举，大家若认为这事情是值得一做的事情，而都能加以一臂的助力，则将来的成绩，或者也可以有一点可观。我们并不希望一举成功，我们只希望即使失败，也能从失败中获取教训，而准备于第二次尝试时得有寸进。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马来亚一日》征稿启事

一、时间：定八月十五日为标准，写作者不限定文艺工作者，各阶层、各职业之男女，能将这日各人自己之思想、行动、环境及观察等写出皆可投稿。

二、截稿日期：九月半止。

三、字数：来稿每一篇最好以一千字至二千字为限。

四、稿费：稿到后，先由《星洲》《总汇》两报择优在副刊发表，稿费照给。

五、稿子过多时，当由两报组编审委员会，将已发表及未发表稿子，编印单行本，发刊时各作者每人赠送二本。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关于《一日》的稿件

《马来亚一日》的稿件，截至现在为止，收到的已有一千三百七十余件。《总汇报》所收到的总数，大约也不相上下。所以，两报合计起来，已经有两千余篇了。我们每天披阅，当然一时不能阅毕，故而在两报上已发表的诸作，并不是说系从全部稿件中择优而先发表的。因常有投稿者写信来问，故特先在这里，作一总复。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遗 嘱

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得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百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

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衖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尚有子三：飞，云，均，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问讯亦末由及也。余以笔名录之著作，凡十余种，迄今十余年来，版税一文未取，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则三子之在国内者，犹可得数万元。然此乃未知之数，非确定财产，故不必书。

乙酉年元旦

原载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文潮月刊》第三卷第四期